摘　译

（外国文艺）

1976年第12期（总第81期）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5　字数126,000

1976年12月第1版　1976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0.44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编者的话

——写在苏修短篇小说《费多西娅·伊凡诺芙娜》、《小勺子》的前面 ……（1）

费多西娅·伊凡诺芙娜（苏修短篇小说）……（2）

小勺子（苏修短篇小说）……（17）

飞去来器（苏修短篇小说）……（28）

轻松的悲剧（苏修独幕剧剧本）……（36）

美国的"鲨鱼热"与"灾难文学" ……翟　平（56）

鲨颚（美国电影故事）……（58）

资　料：美国报刊对影片《鲨颚》的评论 ……（75）

暮年的爱情（美国短篇小说）……（79）

雨中的无人售票车（日本短剧剧本）……（96）

日本战后三十年的思想文化〔续〕

（日本评论文章）……（126）

《摘译》（外国文艺）[illegible]目录 ……（166）

编者的话

——写在苏修短篇小说《费多西娅·伊凡诺芙娜》、《小勺子》的前面

本刊这期译载的苏修两个短篇小说，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今日苏联社会劳动者的境遇。《费多西娅·伊凡诺芙娜》中的寡妇费多西娅·伊凡诺芙娜，为了维持一家八口的生活，当牛做马，承受着极其沉重的体力与精神负担。《小勺子》中的克秀莎，也迫于生活，沦为她的叔叔、某木材仓库经理的雇工。劳动群众的这种境遇，在苏联现实生活中触目皆是，而且还要悲惨得多。这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

同苏修叛徒们是一丘之貉的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妄图篡夺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使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悲剧在中国重演。以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领导我们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使中国革命避免了一次大曲折，中国历史避免了一次大倒退，中国人民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我们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但艰巨的斗争还在后头。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去夺取深揭猛批"四人帮"斗争的更大胜利。

费多西娅·伊凡诺芙娜

（苏修短篇小说）

作者　瓦西里·列别杰夫

载苏修《我们同时代人》杂志 1974 年第 8 期

早晨，儿子的病情并未减轻，呼吸更加微弱和短促了。长得象母亲一样的、颧骨高高的脸庞陷了下去。母亲心里很明白，儿子紫青色的脸正象火一样在燃烧着。

“妈没照料好你，列夫卡，我亲爱的孩子！”费多西娅轻轻地说道。她把自己的嘴唇紧紧地贴着儿子的嘴唇，她用这样的方法来测量儿子的体温从来都是很准确的。

孩子的睫毛微微抖动了一下，他那苍白的面孔在枕头上摆来摆去，但仍然昏迷不醒。

“我不是说过，不要到河边去，不要那么早就去洗澡，可是不听，可现在都让我一个人受罪，你们这些废料！”

她后悔不应该讲出最后一句话来。也许是为了表示忏悔，她俯身凑近儿子的面孔——他还在发烧啊！她用脚摸到了被子的边缘，然后把被子从身上掀开，拉下挂在椅子上的长罩衫，一步一步跨过女孩子们的双腿。她们睡在铺在地板上的一张大的床垫上。费多西娅走到外室，在一只小钱包里挖了好久：一个两戈比的硬币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大概米什卡拿了。”她恼火地想了想。“一定是的。他拿了！”

她走进另外一间房间，绕过帆布床。帆布床上睡着她最小的一个儿子瓦季克。傍晚，他就开始耍脾气了，他已经习惯睡在母亲的腋下，可是昨天这个温暖的地方，根据病人享有的权利，被列夫卡占了。他哭了总有半个钟点，直到母亲打了他为止。

大孩子米什卡已经十六岁了。当他的姐姐娜塔莉娅秋天出嫁以后，他就睡到最舒适的地方——沙发上去了。现在他在梦里也想到自己是老大。你看他睡的样子就象一个名副其实的男子汉：一只手露在外面，被子不象被子，而是裹在床单里的一堆杂乱无章的棉絮。他的前额顶在沙发的靠背上，全身蜷缩着。他父亲从前也是这样睡的。

费多西娅俯下身去，发现在他的头发里有两块白色的木头碎片。她没有去叫醒儿子。她走开了。今天这个小家伙还得到职业技术学校的工场里去，有得他累的……她抖了抖儿子的长裤，掏了掏裤子的口袋——一盒火柴，一包还没有完全压扁的烟卷，还有两个十戈比的硬币。在上衣的口袋里也没有找到打电话用的硬币。“用掉了。”母亲看了看他裤子的暗袋，“一定是用掉了，又给他那个红头发的姑娘打电话了。”

在他们住的套间里还有一间房间。入秋以来，就住着一对新婚夫妇。男的是数学研究生，女的将从音乐学院毕业。两个都是外地人。费多西娅曾经怀疑，象他们这种人能不能住得下去。不过还好，由于他们回家只是睡睡觉，而晚上屋子里不闹，所以没有产生什么问题。如果现在，早晨四点半去唤醒他们要两个戈比，那谁也不会责怪她的。但是说实在的，他们每天早晨已经够受的了：她的一群“突击队员”醒过来以后，就开始瓜分鞋子、帽子、短裤、饭碗，抢坐位……不，还是去求别的邻居吧。

在这层楼上还有五套房间，在她家这一头靠左面住着一家工人；右面是一套单间住宅，夫妻两人本来住在公共住宅里，现

在享受着安静的生活。女的是传送带上的安装工，男的刚领退休金。他们两家都等着装电话，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编号，都在等着装。在楼的另一头，三户人家都装上电话了。费多西娅当然知道什么叫打断好梦，但是还得去。

楼梯左面的第一套房间里住的一家，人很多，但同邻居们很少往来。当房子刚开始住人的时候，那套房间里的孩子就夸口说他们的父亲是房管所的，说他们的套间肯定将比谁家的都好。孩子们照例由于说了真话而受到惩罚，但他们的父亲真的把房间重新整修了一番，而且整修得不好意思让邻居们进去。从此，费多西娅也没能进去过。

下一户人家是在走廊的另一头，正好是费多西娅一家的对门。那里住着一位化学工程师，人很安静，喜欢听体育节目，但爱喝酒。他经常瞒着妻子偷偷借几个卢布，虽然没有一次不按时归还的。本来可以上他那儿借打一个电话的，但他的妻子即使在白天接待你的那种样子，也会使你没踏上门槛，就把要办的事情忘光了。

第三套套间(总的算起来是第六套)里住的是一对生活过得很好的夫妇。男的是年轻的退伍军人，女的是装饰公墓的专家。他们人很客气，很热情。从各方面观察，他们生活得很愉快，很轻松。还是上他们家去……可是只要门铃一响，他们家的狗就叫得整个楼都听得见。费多西娅认为，这条小狗挺美，又干净，到了冬天还穿着大衣在外面散步。可是一叫起来，声音就刺耳。

汽车沙的一声，停在楼下大门前面。

“也许医生到谁家去了？”费多西娅感到一阵高兴。“这样用不到打电话请了，求他来看看列夫卡……”

她跑下楼梯走到电梯旁边，透过楼梯间的窗口，发现那是一

辆空的出租汽车正在掉头转弯。希望落空了。

现在她站在第三层和第四层楼之间的楼梯上。在三层楼上她知道只有两户人家安上了电话。不知为什么她对三层楼倒有比较大的勇气。

这里是一个有三间房间的大套间。一个画家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妻子、丈母娘住在里面。人倒是很和气。但是根据各方面判断，却不一定靠得住。费多西娅还记得，他们把发工资的一天叫做"联欢日"。这种欢乐的情景很难不引人注目。他的画家朋友们纷纷来参加"联欢日"。他家的孩子们拿着糖果跑上跑下，分给小朋友们吃。画家们玩得很欢，但是不失体统。因此当早上或夜里画家的妻子在阳台上轻轻地叫住客人，扔给他们帽子、手套和围巾的时候，邻居们也从不见怪他们。

"在哪儿找到的？"下面的客人惊奇地问道。

"在吊灯架上。"

有一次，费多西娅上他家去刚好碰上"联欢日"。她是去借打电话的。有一个画家看到她，瞪大眼睛叫了起来：

"她简直是贵族夫人莫罗佐娃！你们看，那一双眼睛，还有颧骨！颧骨！"

费多西娅不喜欢这一套：彼此之间高声议论，就象议论一匹马一样。她没有留下来打电话，虽然当时她很想知道，附近的铁路上有没有新到的车皮。卸车皮，这不是她的职业，而是一项额外收入。她的职业很明确：纺纱制线联合工厂女工……"进去打电话吗？不，不必去打扰了。铃声一响会把大家都惊醒的。还是上那个老太婆那儿去。她同一个孙子和女儿住在一起。在她那儿听不到一句多余的话，看不到别人斜视的目光，而且她的女儿，在邮局里工作的叶夫盖尼娅·瓦西利耶夫娜……"

楼下传来了脚步声，越来越近。最后一个拐弯了，脚步不是

很沉重，也不象喝醉酒的样子。

“啊，碰上你真巧啊！”

“你好，叶夫盖尼娅·瓦西利耶夫娜！我正惦记着你呐……是你乘出租汽车回来的？”

“是我。你瞧，我象个放荡的女人，四点多钟才回来。祝贺别人的生日不能走得太早。”她吃力地，但满足地叹了口气。

“一点不错……”

“市区方圆几十公里大，喊不到出租汽车，再加上桥都拉开了，涅瓦河可跳不过去啊。你为什么穿着睡衣站在这儿？”

“列瓦病了。我想去打一个电话。唉，米什卡，这孩子啥事也不会做……”

“那上我们家打吧。我知道妈妈反正睡不着，来吧！来吧！”看得出来，她讲的话不是出于客套，而是出自内心。她那深棕色的眼珠闪烁着幸福的目光。她岁数不会超过三十，可已经被选上了苏维埃代表，愿她幸福……

医生是六点左右来的。这个年轻人费多西娅是很熟悉的。今天他精神很好。现在五月底了，流行性感冒最盛行的季节大概已经过去了，所以夜里值班还能睡上一觉。医生诊断的结果是肺炎。对费多西娅来说，不经诊断也很清楚：几个孩子都生过这种病啊！医生说，病不很严重，他开了药，建议用静卧疗法来治。

“还好今天是星期五。”费多西娅思忖着。“明天和后天我自己可以来照料。”

“病假单？”医生问道。

“不，不要！”

六点一刻费多西娅准备上班了。她叫醒了大女儿——五年级学生奥莉加，并且把一切嘱咐好。这时三年级学生伊琳卡醒过

来了，她最爱烫衣服，但经常把衣服给烧坏了。大孩子米什卡把沙发压得轧轧响，他伸伸腰，用脚蹬了蹬帆布床。小瓦季克就象听到命令似的立刻从床上跳起来，冲到洗脸间。一会儿他跑了出来，抓抓肚子，意识到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对母亲说：

“我跳了下去，可马上就爬上来了，可是列夫卡，游到了对岸，我对他说：傻瓜。我喊着，可他游到了对岸。”

“我要你尝尝滋味，看你游到对岸！”费多西娅一面做事，一面用吓唬的口气说道。她又用了大约五分钟的时间发命令。

“还有面包，不要忘了买！”她嘱咐着，一面从钱包里拿零钱。她给米什卡十个戈比路上用。“奥莉加，你第一件事情是快到药店去跑一次，然后一切照我对你说过的那样去做。”

“上学去吗？”

“今天不要去上学了！我没有拿假条。月底了，而我拿了假条坐在家里，这样的工人要被厂里赶出去的。假如列夫卡出什么事情，就快去找叶夫盖尼娅·瓦西利耶夫娜，她妈妈会去叫医生的。懂了吗？”

奥莉加只是点点头。奥莉加真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她学习总是五分，从来没有得过别的分数。有时因为生病脱课了，但总能赶上……离费多西娅上班时间还剩下三分钟左右。她穿上绿色的外套，看了看门槛旁边的一堆鞋子。每一双鞋子一找到自己的主人，无形中就具备了主人的性格。你看，奥莉加的鞋子，刷得干干净净的，鞋尖整齐地靠在墙上；而那双是伊琳卡的，一只朝东，一只朝西，鞋带都扯断了。列夫卡的鞋子只看到一只。瓦季克的鞋子好象是个可怜虫，被压在米什卡的下面。佩季卡的鞋子侧躺在地板上，右脚的那只踢足球的鞋子前面都开口了。

“米什卡，给这个野孩子缝缝鞋子，要不，鞋底都要掉了。听见吗？”

米什卡在沙发上坐起来，用脚踢了踢佩季卡睡的另一只帆布床。佩季卡马上醒了过来，用斜视的目光看了看大家，就跑到前室去了。他是一个长得高高的小家伙，今年十四岁，勉强读到七年级。他身上有一点什么使费多西娅不喜欢，但是哪有功夫去仔细分析。费多西娅再一次地跑到病人跟前，听了听他的呼吸，就走了。

早晨，阳光灿烂，生机勃勃。这样的早晨通常出现在五月末的列宁格勒。这时，正是春光明媚的时节，青草茂密，树木向四面伸展出象铜板那样大小的新叶，刚刚用皮管喷过水的叶子在初升的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散发出清新的香味。未来的这一天显得格外长，即将来临的夏天似乎是没有尽头的。

“费多西娅·伊凡诺芙娜！”这是一个扫院子的女工。她走近来，轻轻地说：“这是民警局给你的通知。昨天晚上很晚才送来的。”

扫院子的从绿色上装的口袋里拿出了通知，看了看站在大门口打呵欠的牵狗人，然后把通知偷偷地塞给了费多西娅。

“上面写着到少年犯管理室。”打扫院子的女人发现了通知上写的字，伤心地咬咬嘴唇。

“是的，到少年犯管理室。”费多西娅象回声一样地应道，而心里却砰的一跳：佩季卡！

她想说什么，但这时从身旁走来一个牵狗的退休老头子。

“这天气啊！”他笑了笑。“到不到南方去还得想一想啊！”

两个钟点了，工作还没有走上正轨。不是机器出故障，就是莫名其妙地断头，而纱照常地纺，车间里的一切也都和往常一样：认认真真，热气腾腾。助理技师在机器旁边走来走去；纺纱工——妇女和小姑娘们熟识的面孔时而在这儿、时而在那儿闪

来闪去。现在有多少新工人进厂啊！回首往年，费多西娅进厂的时候也是个小姑娘。她抓着纺机上的纱线，就象抓着自己的生命一样，而这根线确实没有作弄她。虽然米哈伊尔挣钱不多，可费多西娅还是拚着命生了七个孩子。带着这么一大群孩子就谈不上娇生惯养、生活富裕，但似乎也不比别人差。

这时她不由想起了民警局的通知。她感到眼睛突然发黑，胸口冰冷。她马上关掉机器，一架，两架……她看到工人们在朝她看，并且似乎在说："要帮忙吗？"不，她们没有来帮助费多西娅……她站了一分钟，打开了开关，机器又启动了。她思忖了一下：也许佩季卡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她觉得人好受了一点，胸口也不那么冰冷了。工作又正常了。她赶上了生产定额——她不是新手……

吃午饭时她想到小店去买点什么，可是一想到米哈伊尔是生胃病死的，就转身到食堂去了——没有必要用啃干点心来摧残自己。

"斯米尔诺娃！到我这儿来！"叫她的是车间主任。

费多西娅望了望：桌上只坐着车间主任一个人，而周围的桌上都坐满了人。于是，费多西娅端了汤和一碟红焖牛肉朝她那儿走去。

"干吗喊得跟菜场上一样？你看，大家对你有点怕了。谁也不跟你在一张桌上吃饭。"费多西娅提醒她说。

"让他们怕去，只要尊敬我就行！"

"受尊敬的人是不会使人害怕的。"

"斯米尔诺娃，真讲不过你啊！选进了厂工会，舌头也长长了！"

费多西娅拿起盘子径直向前面走去，可是位子都坐满了。当她看到车间主任走了，就又转过身来。姑娘们在背后笑她。这

些长腿的小山羊啊！

“费多西娅大婶，到我们桌上来吧！”

这时，车间主任好象从地里突然钻出来一样，又走到了跟前。她用手指顶着桌边，就象在大会上做报告一样开腔了：

“是这么回事，斯米尔诺娃。骄傲归骄傲，工作归工作。星期六上班吗？”

“任务紧吗？”

“紧！这一个月七个人怀孕没上班，简直疯了。”

“你也不妨怀怀孕。”

“为什么？”

“生了孩子，你会变得善良些。”

“够了！你说，上班吗？”

“有什么办法呢！……”费多西娅想了想，回答道。

午饭时她抽空打了个电话给家里的邻居，知道列夫卡的病情稍有好转。她内心里的一团黑影顿时消失。她舒展一下双肩。接着她打了个电话给货站，问一下需要卸货的车皮到了没有。但是因通知而产生的疑团却始终挂在心上。“唉，佩季卡！唉，佩季卡，你这块废料，到底闯下了什么祸了？”下班以前，这个念头一直在她脑子里盘旋，再加上列夫卡生病，家长会议，又想到了佩季卡……但愿能把这些念头一下子拿掉，就象一下子从车上落下纱管一样，但这不行啊……人只要活着，就不能不想，费多西娅也不能不想。

“你到这儿来还太早了。我说过，如果你一定要跟我来，就在这儿等着！”

瓦季克就朝石阶上一坐。在他的头顶上面正好挂着“民警分局”的牌子。瓦季克脱下凉鞋，开始抓脚后跟。费多西娅回过

头来看看儿子没有闹，就进门去了。当她刚刚在走廊里摸清方向，走进一间小接待室的时候，在那儿等着她的四个家长顿时活跃起来，把折椅弄得格格作响。

“到底来了！她儿子带的头，把我们的都引坏了，现在还让我们等她！”

很清楚，这四个人——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已经搞熟，并且商谈好了，打算联合起来对付缺席者（这是很容易的事！），把一切罪过统统推到她的身上。

少年犯管理室的工作是由一个外表看来很严厉的、不讲情面的女民警大尉主持的。

“我已经同你们的孩子谈过了。”大尉说。她往旁边推了推公文夹，把手臂搁到桌子上。

“为什么叫我们来？”费多西娅不耐烦地问道。

“天哪！马上就会说的！”胖女人责备她道。费多西娅曾经在班级家长会议上见到过她，在会上她比老师讲得还多。

“你们的宝贝儿子被控告犯有偷窃罪行！”

“偷窃罪行！”那个埋怨费多西娅的女人拍着举得很高的双手叫起来。“我的儿子从来不……”

“大家先别嚷！”一个男人带着忧郁的神色制止道。

“根据蔬菜店经理的报告，他们偷了六桶黄瓜，每人一桶，多下来的一桶大家分了。”

这时费多西娅回忆起，上星期佩季卡身上确有黄瓜味。微微的颤抖从双手传到了全身。她用手指紧紧地抓住椅子。

“他们把这许多的东西藏在哪儿？”费多西娅疑惑地问道。

“现在搞清楚了，孩子们拿走了一桶，其余的几桶叫经理借着东西被窃的好机会偷偷地卖掉了。他们把一桶黄瓜弄到小花园里，把桶子砸开，吃饱了，然后向过路人扔黄瓜。可笑吗？”

“不可笑！”胖女人立刻收去脸上的笑容；尽管如此，这是一种充满希望的微笑，因为大尉所说的一切不是那样可怕。

“我是在校长室里和孩子们谈过话后再通知你们来的。这次他们是初犯。就这样说吧。所以只要求你们在三天之内付出一桶黄瓜的价钱！每桶的价钱是四十二卢布。”

“也就是说，每人八卢布四十戈比！”胖女人立刻插了一句。

“我们立刻把钱凑起来！”另一个女人表示支持。“怎么啦？你们没带钱？我来付。当然，以后你们得还我。那你呢？”

“我不打算付钱！”费多西娅本来想这样回答的，但是她默默地走了。

学校家长会确定在明天星期六召开，所以费多西娅今天晚上可以处理一下家务。她很快做好晚饭，安排全家吃好。佩季卡没有吃，他躺在床上，鼻子和嘴唇都给打伤了——这是大儿子米什卡干的好事。可是费多西娅的心里却向着佩季卡。等大家吃好了，他另外给佩季卡做了一顿更好吃的晚饭，可嘴里还在唠叨：

“今天就去找叶夫盖尼娅·瓦西利耶夫娜，求她让你每天晚上送电报。明白吗？”

佩季卡点了点头。

“挣了钱，自己送到店里去，明白吗？你这块废料！”

“都明白了……”

“不，你不全明白！你再到民警局去，找那个头发和皮肤都长得黑黑的女大尉，并且对她说……”费多西娅自己也不知道要叫儿子说些什么。他对自己迟钝的脑子感到很生气。“你就对她说，你是一个吊儿郎当的、只会吃饭的人。明白吗？”

佩季卡点了点头。

看来一切都很妥贴了。训斥了佩季卡；列夫卡的病也好转了；奥莉加说伊琳卡只有三个三分；米什卡为了偷黄瓜的事狠狠地揍了一顿弟弟，而在这之前，他就告诉母亲，说他在职业技术学校里很快就能独立操作机床了。费多西娅很相信他的话，因为上个星期老师傅就对她说过，小伙子已经能对付木头了，把木头刨得象天鹅绒一样。

八点还差十分。到货站去的路上正好只要十分钟。她打过电话了。人家对她说，这次运来的水泥不是袋装的，是散装的。早在回家的路上她就盘算了：今天风很小，灰不会很大的。

在货站里费多西娅算得上一个老手了。在办公室旁边搭出来的更衣室里，她急急忙忙地换上工作服，拍掉橡皮靴上的垃圾，然后裹上包脚布，穿上靴子，象士兵一样，拿起铁铲，走了出去。在吸烟室旁边站着一个妇女，好象是新来的。

“你是来卸货的？”费多西娅问道，一边用眼睛打量着她。“跟我一起来吧！”

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卸货了。从平车上传来一阵阵铁铲的嚓嚓声。灰色的尘土轻轻地飞扬着。费多西娅选了一节平车，因为大的车皮她们两个是干不了的。

“不用急！一锹一锹地铲！”费多西娅教着新来的妇女。“你叫什么？噢，知道了……列娜，你这样铲，背和两只手要配合一致。不然，手臂要搞坏的。看，就这样。”

灰色的尘土象一团团云从下面升起来，在微风中渐渐蔓延，然后消失在车厢的下面。但是在平车的上空灰尘也很大。费多西娅的工作服、靴子、裹到齐眉毛的头巾，还有眉毛，面颊……都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水泥。

“不要舔嘴唇，不要舔！”费多西娅喘着气对同伴说。“舔了以后，嘴唇要裂开，会肿起来的，看你用什么去同男人亲嘴！”

一小时以后，她们坐下来歇一会，谈谈各人的生活情况。原来，列娜这样卖力地干是为了女儿：她快要出嫁了。

“我女儿已经出嫁了。”费多西娅说。

“她现在怎么样？”

“还得我来操心。上星期我女儿到我这儿来，说她不想活了，说她不管做什么菜，她丈夫都不满意。”

“那你怎么样？”

“给她喝了一杯茶，打发她回去。我对她说，当初你结婚没问过我，现在也别来向我诉苦，还是自己检点检点，学学怎么过日子！现在这班青年人发牢骚最拿手……看，太阳还没下山！”

她们扎上头巾，又拿起铁铲干了起来。

十一点钟，办公室来了个人，把一节节车皮都看了一遍，写下了号码和新来工人的姓名。

“斯捷潘，你在找谁啊？”费多西娅问他。

“谁留下半个车皮就走了？”

“这些宝贝上店里去了，假如他们来了，会卸的。”

“这些男子汉真是天晓得，没有比娘儿们更好的了。”

“斯捷潘，你说这话怎么不害臊！”

斯捷潘不理会她们。他走了十步路，从远处怯生生地要求她们说：

“请不要忘记轮子底下的水泥！”

“别担心，不会把你的铁轨填满的。我们不是第一回干！”

“和你一块干的那个女的是第一次。”

“那又怎么啦？”对费多西娅来说，卷入这种谈话不是出于兴趣，更多的倒是为了休息。“每一个人都是从第一次开始的。哪有什么人从第二次开始的！”

十一点多了。晚霞已经消失，但是在木桥的那边和新住宅

区的天际上，还隐隐闪出一丝光线。没有照明还可以工作一会，但斯捷潘开亮了路灯。

“我再也不行了！”列娜喘了口气。“累死了……”

“跳下去吧！”

“为什么？”

“快跳下去！”

列娜跳上了水泥堆。她使劲地把脚从堆得很结实的粉末中拔出来，跳到地面，并立刻坐在枕木上。

“你在那儿歇一会，我马上把它铲干净。”费多西娅安慰她说。

然而她自己也很累了，感到每一根筋都在吱吱发响。她勉强地打起精神，单调地挥着铁铲，开始把平车收拾干净。只有有经验的人凭着耳朵才能听出，铁铲的节奏变得越来越慢了。

“我就来！”列娜向她喊道。

“已经好了……”

费多西娅扔下铁铲，挺直了腰杆，把双手放在脑后，一动也不动地站了足足一分钟。沾满水泥粉末的费多西娅就好象一座女人石像，在她的肩后的是一道明媚的春天的蓝色天幕。

在更衣室里她突然感到心脏收缩，她坐了下来。她向列娜要了一杯水，冲了冲脸。

“我送你回去！”列娜建议说。

她们在回家的路上走得很慢，这倒不是因为担心费多西娅的心脏——它已经好受得多了——而是想在宁静的空气中多停留一会。

“你需要休息。”列娜说。

“最好……”

“最好能找一个好一点的男人。一个人够苦的。”

“谁能要我这个寡妇？有过一个，人还规矩，看起来也不象贪图享受的。我请他到家里来，他一看到我那蚂蚁窝，当夜就逃走了。”

“逃走了？”列娜在昏暗的夜色中笑了笑。

“我以为他还要回来拿上衣。可他再也没有回来。”费多西娅沉默了一会，然后用和刚才一样的平淡的语调补充说：“那件上衣还很结实呢，米什卡现在穿在身上。”

在屋前的院子里，费多西娅新交的朋友说：

“你还是需要休息，开一张证明，去休息三个星期也好。”

费多西娅叹了口气，望了望自己房屋里亮着灯光的窗户，坚定地说道：

“不，亲爱的，我不能离开。再见吧！”

“为什么不能？”身后传来列娜的声音。

“就是不能。”费多西娅停住了脚步，然后又向前走去。“一切都会毁的。”

她的脚步声淹没在刺耳的狂吠声中。不知是谁这么晚了还在院子里牵着狗散步。

（齐力译）

小勺子

（苏修短篇小说）

作者　弗·李定

载苏修《十月》杂志 1976 年第 5 期

克秀莎是叔叔写信把她从乡下叫出来的。叔叔名叫伊凡·鲁基奇·杰利尼可夫，是克秀莎的已亡故的父亲的兄弟。伊凡·鲁基奇在信中说，他在两年前死了妻子，现在一个人在过日子，儿子媳妇分居了，而家里有果园，没有人照看，因此需要有一个自己人在身边。

母亲近几年来有病，在农庄里干活是勉强挣扎，因此她说：

“也好……你去吧，克秀莎，你去帮伊凡·鲁基奇搞搞家务，他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底子很厚实。”虽然她知道，按其生性来说，他更是一个悭吝的人，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何况总得设法安排女儿的出路，而对自己微弱的力量，母亲是不抱什么希望的。她们两人生活很困难，因此克秀莎决定到伊凡·鲁基奇那儿去。这是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城市，伊凡·鲁基奇在那儿有一座房子和一个果园，而他自己是一家木材仓库的经理。

伊凡·鲁基奇个子高大，圆圆的秃顶一直伸到后脑壳。他一见面就说：

“我叫了你来帮忙，我现在完全是一个人，而我需要帮助，我有一个很好的果园，而草莓又恰好成熟，所以你要帮助我。”

他看看克秀莎，仿佛是象父辈一般拥抱了她，但是抱得这种样子，使克秀莎立刻推开了。不过他装得若无其事，好象他没有做过任何过头的事。

“你在我这里会吃胖的，我对伙食不计较，如果你好好工作的话。咱们的条件是这样：在夏天，当草莓成熟时，我每月付给你二十个卢布，加上膳宿，而当草莓落令后，咱们就一致同意每月十五个卢布。”

他又一次仔细看了看她。克秀莎十九岁，由于她身材小，看上去就显得更年轻，因此伊凡·鲁基奇看着她的虽然瘦小，但很匀称的身体，好象在暗暗思索着什么。

“我马上要去上班了，所以咱们走吧，我让你熟悉一下情况，”他说，甚至没有问一声，她是否同意他的条件。

克秀莎长途旅行后很累，在火车里她没有睡好，车厢底下一整夜好象有什么东西在轰隆作响，特别是在铁轨交接的地方。伊凡·鲁基奇把她领到了自己的草莓田畦上。

“你的规矩是这样：早晨收摘，放进篮子里，要整齐，一个挨着一个，那些大一些的和熟一些的要放在上面。往秤盘上倒的时候要把上面的那些按住，否则卖相好的就一下都倒完了……不要让人家用手去触摸草莓。我们这儿的市场很丰富，我有自己的做生意的位置。我和你明天早一些去，我看你半个钟头，看看你怎么样办事。人们都是不要脸的，总想用手去摸摸，有的甚至要咬一口试试，你绝对不能允许他们这样做。等到草莓卖完了，早熟品种的苹果就接上来了，我根据我们的自然条件把一切都计算好了：莓子落令了，金海棠和早国光就很快接上了，摘苹果我和你一起摘，树无论如何不能去摇动，苹果跌到地上，到第二天早上一看，就有一个跌伤的疤痕。你若是听我的话，我和你就会很顺利，在其他一切方面，我希望也将会很顺利。你的瘦削

的肋骨到冬天之前就会摸不到了，在吃的方面我是很有办法的，在市场上我有熟人，所以肉和奶油总是最上等的。”

说着，伊凡·鲁基奇拍拍克秀莎的背，虽然这一次仿佛只是鼓励性的，但他的多肉的大手还是很讨厌，所以克秀莎稍微向前让了一让。

伊凡·鲁基奇说明，草莓有三个品种——白色凤梨形的、凤梨形的和西班牙樱桃形的。这后面一种个头较小，较便宜，而白色凤梨形草莓个个都是好的，采摘要在清晨，清晨的草莓带有露水，这也对重量有影响。

“还有一件事，你在采摘时，尝一、二只莓子是可以的，但是再多——就决不可以了！”

伊凡·鲁基奇还叮嘱，怎样应付顾客，特别是妇女们，——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精明的女人，她为了看清秤上的指针是否准确，会把秤盘用一个手指头轻轻抬起，但是对这种人也不能太凶，否则她下一次就不来了。

克秀莎在学校读书时成绩很好，曾想投考农业专科学校，但是母亲变得这样衰弱，以致必须想法多多少少地解决一些生活困难，而在这里她可以慢慢地积攒一些钱，因为伊凡·鲁基奇答应付工资，而且投考专科学校的事也可以慢慢地准备起来，大纲她是随身带来了的……

伊凡·鲁基奇到自己的木材仓库上班去了，克秀莎就在房子里看看，熟悉一下。伊凡·鲁基奇拨给她住的一个房间非常小，位于厨房的贮藏室旁边，里面有一张小床，窗口对着菜园，恰恰就是那几畦草莓，所以从窗口里可以看守。而如果一有疏忽，马上就有男孩子们来偷，因此伊凡·鲁基奇再次提醒她要注意自己的职责。

在伊凡·鲁基奇住的另外两个房间里，有一张很大的胡

桃木沙发，上面放着绣花的枕头，大概是他已故的妻子绣的，小桌子上有一架电视机，墙边是一只冰箱。虽然一切都如她所预料的一样，但突然她感到在这座房子里是如此无聊，甚至简直不可能同伊凡·鲁基奇一起在这里过上一个冬天，他马上就有些东西使她不喜欢，使她非常之厌恶……

伊凡·鲁基奇在临走前指给她看放蔬菜的地方，吩咐她烧一锅土豆汤，而第二道则是煮水饺。于是克秀莎系上围裙，开始在伊凡·鲁基奇的家里操持家务，这人虽说是她的亡父的兄弟，但完全是一个外人，所以最好还是别去想他。她洗净了蔬菜，削好了土豆，烧熟了汤，而水饺很快就会熟，可以等伊凡·鲁基奇回来再烧。

然后她从自己的小箱子里拿出一张信纸，坐下来给母亲写信：

“我已经到了伊凡·鲁基奇家里，亲爱的妈妈。他很好地接待了我，我将帮助他，冬天里挣一点钱，下一个月我就先寄给你十个卢布。”

这时，她觉得离开了母亲她是这样的孤独，这样的无依无靠，因此一滴泪水落到了一行字上面，字母稍稍化开了，母亲当然立刻就会明白——这是眼泪……

伊凡·鲁基奇下班回来时面色阴沉，好象对什么事情不满。他斜着眼看了一下汤锅，简短地说：“吃饭，”——而就在他洗脸的时候，克秀莎烧热了汤，煮好了饺子，往桌上放了一副餐具。但伊凡·鲁基奇说：“你自己呢？”——于是她又放了一副餐具，给他倒了一盆汤，担心地看着他吃——味道是否合他的意？

“喏，人们说什么亲不亲，”伊凡·鲁基奇吃完了两满盆汤之后开腔说，“可是亲是什么呢？亲就是合你心意的人，这时就用不着去看身份证，这人仅仅是你的熟人还是你的亲戚，而且“亲

戚”这个概念完全是空洞的。我不知道，按照法律我能不能，比方说，同你结婚？如果不能，那末法律难道可以干预两相情愿的人吗？”

伊凡·鲁基奇说话说得莫名其妙，用意含糊，好象是在笼统地议论人们和人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克秀莎低下头，默默地吃着汤，然后又把一大盆饺子推过去，伊凡·鲁基奇立即往自己的盆子里盛了满满的一盆，从罐里倒了厚厚一层奶油，而克秀莎只给自己盛了几个，伊凡·鲁基奇瞟了一眼说：

“你在我这里将吃得圆滚滚的，你哪怕吃掉半锅水饺，我也不吝惜，随便你吃吧。”

饭前，伊凡·鲁基奇喝了一小杯伏特加，现在由于这伏特加、汤和饺子而浑身发热，因此变得非常善良地用自己浮肿的眼睛看着克秀莎。

“我给你倒一小杯樱桃露酒，伏特加你不能喝，樱桃露酒是可以的。”

“我不喝，”克秀莎连忙说。

“干吗要喝呢？你只要用嘴唇碰到一些，为了咱们的相会……我听到过人家说你好，因此咱们就为好事碰杯吧。”

他又给自己倒了半杯伏特加，同克秀莎碰了碰，但她只用露酒沾湿了嘴唇，于是伊凡·鲁基奇不以为然地看了看她。

“难道味道不好？”

“我是不喝酒的，伊凡·鲁基奇……从来没有喝过。”克秀莎说。

“嗯，这事是可[illegible]其妙地回答说。“人的一切全在于手，只要[illegible]手长得好。

饭后，克秀莎[illegible]茶，而伊凡·[illegible]奇躺下想睡半小时，然而睡过了头，睡了整整一[illegible]小时。[illegible]来后他立刻就头脑十分清醒

地想到要给克秀莎嘱咐些什么，以便让她立即行使自己的全部职责。

“咱们到草莓田畦上去，”他说，于是克秀莎跟着他到了草莓田畦上。

“我还有两个品种，但目前还正在培育，也许明年能上市。土地上过肥料，因此杂草拚命地长出来，除草也是你的事。”

伊凡·鲁基奇穿着一件红黄条纹的睡衣，大而秃的头顶上戴一顶绣花圆帽，看上去象一个她在一本书上看到过的东方君主的画像。他以主人的派头一手撑腰站了一会儿，而克秀莎除去了几棵长得很牢的草。

“晚上咱们去看电影，我已买了票子，”伊凡·鲁基奇说。“总之，你和我在一起不会寂寞。我要对你做好事，你有什么需要我都满足你，而我一个人生活很困难，你自己看到了。找一个外面的人来——要提防他，出售时可能舞弊，把我的家业都浪费掉，可是我这个果园你知道经营了多少年啦。”

电影院位于市中心广场上，伊凡·鲁基奇穿着一套精致的灰色西装，庄重地领着克秀莎走进了大厅，他们并肩坐着，看着电影，而伊凡·鲁基奇好象是无意地把自己的一只大手搁到克秀莎的放在椅子靠手的手上，但又象是慈爱，又象是提醒她，他的手是可以依靠的。而对于影片的情节（两个人相爱，后来分开了，他站在轮船的甲板上，而她在岸上哭，）伊凡·鲁基奇说：

“这一切全是胡闹……你坐上船同他一起去好了，莫斯科是不相信眼泪的。”

于是她就有点儿为那个哭泣的年轻女人感到委屈。

“你还有水饺剩着呢，”当他们从电影院回到家里，伊凡·鲁基奇说，“你去热一热，我稍稍吃一些，睡前吃多了是有害的。”

克秀莎热了水饺，他吃了几只，说：

“够了，不然的话，太饱了会做梦。闹钟已拨到六点钟，你一听见——就立刻起床，我在九点钟仓库开门之前家里有一大堆事要干。”

他走到自己房里，躺下了，而克秀莎还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坐了一会，从蓝色的窗口望着在夜色中发出暗绿色的菜园，然后摸摸自己的房门——既没有钩子，也没有门闩，于是她小心地把立在门旁的一口橱轻轻地移到门后。给母亲的未写完的信躺在桌子上，她坐到桌边，在窗外射进来的微弱光线下继续写下去：

“今天同伊凡·鲁基奇一起上过电影院，看了一部好影片，”她不能再写什么别的了，否则母亲就会明白这里的一切……

夜里她突然被一种沙沙声吵醒了，有人在企图把门打开，但受到橱的妨碍，于是伊凡·鲁基奇的声音在门外说：

“这算是什么时髦玩意儿——关上门？请你不要搞这一套，对不起……房子里没有贼。”

他又推了推门，但克秀莎什么也不回答，假作睡熟，心怦怦直跳，觉得可怕极了。

第二天早晨伊凡·鲁基奇什么也没说，喝着茶，一筐前夜已采好的草莓放在门廊里，然后他领着克秀莎上市场去，指给她看柜台后面的他自己的一个位置。但是伊凡·鲁基奇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生意，曾经有过一个老太婆帮助他，但他怀疑她揩油，现在这个老太婆站在一旁看着他领了来代替她的人。

“你的主人是个贪婪的人，”当伊凡·鲁基奇走了后，她说：“他每一颗草莓都点过数，我可怜你，姑娘……而我，当然是由于年纪大了才同意帮他做的，最好是我根本就不曾看见过他。”

大概，伊凡·鲁基奇在什么事情上欺侮了这个非常温和的老太婆，她只是忧愁地看着克秀莎，好心地帮着她做点事。伊凡·鲁基奇的草莓是有名的，他的草莓确实是好，个儿大，又成

熟，然而已经有点落令了，所以克秀莎只卖了一个半星期的草莓。她在做生意时好象有点儿难为情，她完全不是为了这个到这儿来的。伊凡·鲁基奇在给母亲的信里也根本没有写到什么草莓，他只写了他一个人没有帮手很困难，因此母亲就说：

“当然，伊凡·鲁基奇一个人是困难的……你去帮他做做家务，”克秀莎是来帮他做家务的。

在市场上出售水果和蔬菜的是集体农庄，这是他们的事情，城市居民应该做的完全是另外的事情。因此当人们跑拢来询问价格的时候，克秀莎急急忙忙地回答，急急忙忙地从筐子里往秤盘上倒草莓，也不象伊凡·鲁基奇所教她的那样，用手去按住上面的一层，以前帮过伊凡·鲁基奇的老太婆有时候走过来，怜悯地看着她，当有一次克秀莎想倒一些草莓给她时，她说：

“莓子少了，他要找你算帐的，你的主人，”她没有拿。

草莓落市了，苹果开始接上了，金海棠，虽然还没有完全熟，但是人们也要买。

“现在可要留神了，”伊凡·鲁基奇有一次说。“我的枪上了火药，挂着……一有什么，我是不吝惜铁砂弹的，以后你们自己去抠出来吧。比男孩子们更坏的东西是没有的……我在去年教训了两个，大概直到现在他们的屁股里还有铁砂呢。现在咱们很快就要夜里不睡觉了，你早些躺下睡，而从半夜到天亮要值班。”

伊凡·鲁基奇以后没有再尝试过夜里开她的房门，他在那次事情以后稍后些的时候说：

“有一玻璃瓶开水留在你房间里的桌上了，而生水我是不敢喝的，”但对她的态度变得严厉了一些，好象不满意她做的家务活似的。

克秀莎在市场上卖了几天海棠果，虽然这种苹果非常小，但

口袋很快就空了，而其他的品种也开始慢慢成熟，于是伊凡·鲁基奇有一次说道：

“今天我来安排一次真正的伏击……我直接感觉到，只要等着就行了，何况现在茴香苹果已经熟了。以前我养过狗，但有一次狗咬了一个走错了门的醉汉，因此我决定还是安静些好，毕竟我是个担任公职的人，弄不好给我套上个私有主的帽子，这对我来说根据我的地位是无论如何也不行的。今天夜里两点钟我来叫醒你，我亲自守一边，你在另一边，好好吓他们一下，让他们再也不敢伸过头来。”

果然伊凡·鲁基奇在夜里两点钟，当天还刚刚发出灰白色时，把她叫醒了，敲了敲她的门，她早已不再用橱顶着门了，门上已装了一个钩子，于是他们走到灰色的果园里，这一年年景很好，因此在苹果树的重甸甸的下层树枝下面，伊凡·鲁基奇安装了支撑架。

克秀莎坐到房子旁边的小台阶上，坐在黎明前的一片静寂中——她的生活所走的方向完全不对头，完全走偏了，她一想起要在这里过冬就觉得可怕。伊凡·鲁基奇再也没有叫她去上过电影院，独自一人坐在电视机前面，一次也没有叫她过去一起看看，结果成了这样：他把她作为一个女工雇佣了她，因此她应当知道自己的地位……

后来她看到，伊凡·鲁基奇走进屋去，肩上扛了一支枪回来，就仿佛溶化在果园的另一头了。城市还在睡着，所有的园子里都是静悄悄的，温和的小河波尔塔夫卡也是静悄悄的，这条河上游着鸭群，妇女们则在河边水桥上洗衣服，沿河的房子都几乎一直伸到水边。她突然听到旁边响起了一声微弱的断裂声，好象有人在抽去围墙上的板条，接着她又看见了一些影子，大概是男孩子们，他们受到了虽然尚未成熟、但半边已经红喷喷的大苹

果的引诱，摇动了一棵树，苹果就咚咚咚地掉到地上。伊凡·鲁基奇大概也已听到了苹果掉在地上的声音，弯着腰拿着枪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于是克秀莎大叫一声："快跑，孩子们……现在要朝你们开枪了，快跑，亲爱的！"她兴高采烈地高叫着，于是孩子们立刻纷纷逃去，而伊凡·鲁基奇脸部抽搐着，好象中风一般，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

"你干吗乱叫！"他恶狠狠地说。"你干吗乱叫，下流坯！"

"不许你这样对我说话，"克秀莎说。"可惜你没有开枪……否则我倒想看看判你几年徒刑！我一天也不能再留在你这里了……我自己也不懂，怎么会同意住在你这儿的，我是可怜妈妈。"

她说着，自己听不见自己在说什么，而他满脸胀得通红地站着。不知为什么，她不觉得他可怕。

"我打死你！"他只是说。

"你试试看……你试试看，伊凡·鲁基奇！我是故意不早些把孩子们吓跑，好让他们多摇下一些苹果。你是一个多么……"她找不到适当的字眼，"你是一个多么没有价值的人，伊凡·鲁基奇。"

"滚！"他叫道。"立刻就滚！我不许你再过一夜，也不给你一文钱，你给我滚！"

他肩扛着枪走到她的房间里，开始从衣架上摘下她的衣服，一件件丢到园子里，又把小箱子也丢了出来，站着等她收拾自己的东西，再也没有说过一个词。于是一分钟以后，伊凡·鲁基奇及其果园已经在她的身后了，而街上躺着一个大苹果，这是男孩子们掉下来的。

克秀莎在空荡荡的街上走着，广场上的教堂圆顶后面的天空刚刚呈现出玫瑰色，时令正是八月，朝霞升起得晚。她的手提

包里只有母亲在她动身时塞进去的一张折起来的三卢布钞票，但她的心里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她对自己感到非常满意，因为她竟敢于对伊凡·鲁基奇说出了一切，无畏地看着他变了样的、通红的脸，而枪口却愚蠢地、毫无目的地在他的背后撅起着……

车站还不让人进去，有几个人坐在大门的台阶上，她也坐到一级台阶上，想象着再过一、两个钟头铁路线上的广阔空间将出现在她的面前，而在尽头处有她们的杰德洛伏，有她的母亲——于是伊凡·鲁基奇的生活、他的草莓和苹果树，他的在市场上的生意，以及他的关于亲戚的含糊而又不三不四的谈话都显得如此可怜，如此渺小。

早上七点钟，车站开了，克秀莎走到售票处，到杰德洛伏去的车票要五个卢布，三个卢布只能乘到赫利萨诺夫卡，这地方离她的村镇几乎有三十公里，但是可以找到个什么人，顺路用汽车把她带去，目前正是收割季节。过了不久，开始出现了广阔的天地，无尽的田野浴着清新的朝霞，一切都好象用玫瑰色的水洗过似的，而如果你起身得早一些，母亲会用她们的一只铁皮做的、瘪了的小勺子朝你的头颈和肩膀浇淋同样的玫瑰色的水，冰冷的、细小的水流会一直流到背上，于是你自己一整天也将是玫瑰色的……

（钟志城译）

飞 去 来 器

（苏修短篇小说）

作者　弗谢沃洛德·普里瓦利斯基

载苏修《星火》小丛书 1974 年第 51 期

编者按：这个短篇的构思抄袭十九世纪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但作者的目的与果戈理却不一样。果戈理辛辣地讽刺了沙俄官吏们，从而批判了沙俄社会；而《飞去来器》的作者却是竭力讽刺一些服务员，即当今苏联社会中受压迫的雇佣劳动者，从而掩盖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本质。特别是作者最后所加的"光明尾巴"，更是杜撰出来，用以粉饰今天的苏联社会的。

满城纷纷传说：检查员要来了。

"怎样的检查员？要检查什么？"有关人员忐忑不安地问。

"全得检查！"幸灾乐祸的人故意这么吓唬说。

检查员究竟是来，还是不来，这还不能肯定，就象俗话说的那样：老婆婆的话可以有两种解释。主要的是，既然消息不断传开，因此需要作一番准备，以防万一。

头一件事，就是把各种意见簿拿来检查。我的老天爷！上面有写克扣斤量、少量尺寸的；有写出言不逊，甚至行为粗鲁的。这是怎么搞的？

当然罗，他们召开了会议。主席劈头就来了个下马威。

“粗暴！蛮横无礼！”主席大发雷霆。“谁允许这样干的？”砰的一声，他对着桌子捶了一拳。“怎么不开腔？都是些笨蛋！我得教训教训你们！我要整治得你们这一辈子永远记着！”他又往桌上捶了一拳。“我给你们一个星……不，给三天时间，限三天内，全体人员都要学会待人客气，有礼貌！懂了吗？”他再次使劲地捶了一下桌面，捶得墨水瓶、烟灰缸以及全体出席会议的人都跳了起来。

接着，有关人员立即出动，到各个点、站和基层单位去了。与此同时，还下达了严格的指示，其中规定：一、对任何顾客、旅客、参观者，一律要说：“您好”；二、对每个顾客、旅客、参观者，都要说：“再见”或“祝您一切顺利”，还要说：“请您下回再来”；三、与所有顾客、旅客、参观者交谈时，要使用“请”、“欢迎”等词语。

看完这些指示后，有的人发窘了，有的人恼火了，有的人大发牢骚，说什么，跟每个人都要讲究礼貌，说客气话，那什么时候去干工作呀！为此，对一些人点了名，对另一些人还提出了警告。

可是，检查员一直没有来。第一天没有来，第二天还是没有来。只是到了第五天，检查员就象从天而降，突然出现了。他一走下从莫斯科开来的火车，就直奔问讯处。

“您好！”来客把帽子稍微往上一掀说。“劳驾您指点，哪儿可以租到个房间或者铺位？”

问讯处的姑娘脑子一转就明白了：准是他！谁还会有这么鼓鼓囊囊的大皮包啊？而主要的，是他那么有礼貌！

“您干吗只要个房间？甚至只要个铺位！我们有旅馆。”姑娘回答说，并给了他一个地址。

柳德米拉·伊凡诺芙娜预先得到问讯处姑娘的通知，刚将一块写着“客满”的大牌子收藏起来，他就在这时踏进门来了。

“您好!”他摘下头上的帽子问道。“大概没有空房间了吧?”

“怎么会没有呢?! 有! 请吧,欢迎! 特级套间!”

“噢,说实话,特级套间,我租不起。最好给我安排一间普通的单人房间,如果可以的话,租金要便宜些的。”

“请吧!”柳德米拉·伊凡诺芙娜回答,甚至露着笑脸,这是她从来没有过的事。“您别客气!”接着,按照普通单人房间一卢布八十戈比的租金,给他安排了一套有浴室和电话的特级套间。当这位旅客拿到钥匙走向电梯时,柳德米拉·伊凡诺芙娜马上给有关人员挂了个电话,详详细细地描述了检查员的外貌。一个小时以后,来客的外貌已经通过口述传到各个点、站和基层单位了。

来客在房间里安顿下来,他对套间的豪华感到有些惊讶,却并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他匆匆打开放着生活用品的皮包,就出门去浏览这座陌生的疗养小城。

初游客地使来客感到困倦,他决定到咖啡馆去进早餐。他想要一份装在玻璃纸袋里的普通小灌肠,一杯咖啡,外加一份小白面包。所有的女服务员都戴着花边头饰、系着洋娃娃那样的围裙,聚集在大厅的一个远远的角落里,正在兴高采烈地谈天说地,根本不去注意进来的顾客,这一切都没有使他感到意外。就在这时候,从一块窗帘后面探出一张脸来,脸上神情严肃,甚至可说是严厉。这张脸朝来客和女服务员们扫了一眼,就凶狠地低声嘀咕了几句。女服务员们大惊失色,转过身子,马上对形势作出了估价。随即,其中一个最可爱的女服务员,皮鞋跟敲得“笃笃”响,飞也似地走到来客身边,装出一副甜蜜的笑脸。

“您好!”姑娘柔声细气地说,而目光不时地瞟向经理。“请坐!您有什么吩咐?”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又补充说:“我叫费妮娅。”

“您好！”我们的英雄答道，他被一连串的客气话弄得有点受宠若惊。“劳驾，请给我菜单。”他沉默了一会儿，补充说：“菲娅①”。

费妮娅立即拿来一份套着红皮夹子的菜单。来客摊开红皮夹子，就傻了眼：菜单不是印在薄型纸上，而是印在一种坚实的厚纸上，上面罗列着一长串菜名，而其中的珍品，就有来客所想要的那种小灌肠。

他用完早点，又喝了一杯比较烫的咖啡，就招呼结帐。所花无几，才四十五戈比。他把六十戈比往桌上一放，向殷勤的菲娅道了谢，就向门外走去。可是他还未走到门口，费妮娅就叫住了他。

“亲爱的同志！”她一面叽叽喳喳地说着，一面不住地朝经理那边瞧。“您忘了拿找头！”

“您怎么啦，怎么啦！”顾客大方地嘟囔着说，“这是给您的。”

费妮娅经过几次三番的努力，才装出一副面红耳赤的样子，并把记熟的一句话清清楚楚地背了出来：

“您这样做是欺侮我们，我们这儿是不收小费的！”

“那就让我把感谢的话写在你们的意见簿上。”

感谢的话对费妮娅说来完全是无所谓的，正象批评意见一样，而批评意见在上述意见簿里也很少。但是，由于在指示中未曾预见到这种转折，可怜的费妮娅只好碎步走到经理跟前。那本令人伤心的本子就藏在他那里。

“你怎么的，疯啦？”经理压低了嗓门对她说。“你忘了，这本子上都写着些什么？去对他说，意见簿上交给托拉斯审阅了。”

费妮娅就这样照办了。

奇怪的顾客笑容可掬地说，这没关系，在这个城里的逗留期

① 菲娅是欧洲神话中美丽的仙女。

间，他每天要来咖啡馆吃早点，还有机会把感谢的话写上去的。

顾客一离开咖啡馆，店里的人立即如释重负地同声舒了一口粗气。不过，这位顾客并没有听见。

早餐后，我们的英雄感到浑身舒坦，他决定在市区溜达溜达。此刻，他拐进了一家百货商店。

他首先光顾了男子服饰用品柜。他想买条游泳裤。旧的那条给忘在家里了。柜台的货架上只陈列着一种黑色的光缎短裤，那样子真象火车头上两支连在一起的烟筒。这时，为了使脸上带点欢迎的笑容而紧张得脸色发青的女售货员粘粘糊糊地说：

“您好！能为您效劳吗？”

“我想买条游泳裤，怎么看不到，是缺货吗？”

“请吧，您尽管挑！”女售货员大声喊了起来，在她手上不知怎么一来竟出现了一条象黑海海水那样湛蓝色的羊毛游泳裤。

“噢！”顾客发出了赞叹声。

眨眼间，付款单已经开好，又过了一分钟，这位幸运儿已经离去，欢送他的是女售货员的一连串祝福的话：“您走好！多谢您的光临，下次请再到我们店来！再见！祝您一切顺利！”

顾客心里再次为售货员的殷勤接待感到惊讶而舒坦。他踱到了成衣柜旁，想看看能否买到一条紧身运动裤。

但在这里，在百货商店这个专售裤子的柜台上，情况却同“请吧，您尽管挑”这一套有点两样。我们的英雄走到柜台边，他看见售货员阴郁地站在那些象陈年稻草颜色的裤子旁边。售货员的双手按拿破仑式交叉在胸前，两眼盯着远处……显然，他没有看到顾客。我们的英雄试着走到售货员看得见的地方，但这个动作也没有收到什么效果。于是他咳嗽了一声，仍然没有什么反应。最后他下了一个决心，怯生生地问道：

“我说，这里有紧身运动裤卖吗？”

售货员懒洋洋地醒过来，默默地开始翻弄裤子。顾客又把问题重复了一遍，他才无精打彩地答理了一句：

“没货！”

我们的英雄向售货员瞧了最后的一眼，——他身上穿的正是顾客所希望买的那种紧身运动裤。然后就朝门口走去。当他已经走到楼梯边时，售货员才如梦方醒，记起了必须说“请吧”之类客套话的严格规定。他急忙从柜台后面跑出来，向顾客奔去，口中直喊：“喂！公民！请等一等！”一直奔到大门口才追上了他。

“您好！敬爱的顾客！”售货员喘息未定就赶忙说。“劳驾！请留步！您好象是问过紧身运动裤，对吗？这种行不行？”他一面问，一面扯着自己身上穿的那条裤子。“请跟我来！”他拉着顾客就往回走。

回到裤子柜边，售货员说了声“请稍等一会儿！”转眼就躲进了试衣室。真的，只过了一会儿，他又出现了。这时他身上已换了一条柜上出售的那种陈年稻草色的裤子，而手上却捧着一条有许多金属扣子和拉链的紧身运动裤。

“请问，”他一面问，一面写着付款单。“合适吗？”

我们的英雄回到旅馆，这一连串的礼遇使他有点陶醉了。

他在旅馆的食堂里吃了午饭，吃饭时，一位风度翩翩的服务员一分钟也不拖延地为他送上菜肴。最后，他在电影院里结束了一天的游程。

这座小城使来客赞叹不已，尤其使他称心满意的，是那些为他服务的人们。服务员们非同寻常的礼节和热心使他陶醉。无论他走到哪里——商店、咖啡馆、化学洗衣铺、制鞋工场，人们总是向他问好；同每个人的谈话，也总是以“请吧！欢迎！”之类的话作为开场白。

我们的英雄在这座疗养的小城里度过了两个星期的假期。没有一个人，没有一回使他感到扫兴。姑娘们朝他微笑，而民警则向他敬礼。

在他离开的前两天，他向旅馆负责人询问，是否可以预订一张去莫斯科的火车票。

“行！您就放心吧！”柳德米拉·伊凡诺芙娜有礼貌地回答说，并向他提出了一个早就吩咐要她了解的问题：“怎么样，你喜欢我们这个城市吗？”

“非常喜欢！”来客热情地说。“我真是高兴极了，对一切都感到满意。我在这里受到了出色的接待！……”

这几句话马上就传到了等候听汇报的人那里，听汇报的人由于感到满意，连连搓着双手，他把女秘书叫来，亲切地对她这样说：

“亲爱的，您辛苦了，今天的紧急汇报会取消了。反正检查员就要离开了。”

他确实是离开了，并且一点也没有怀疑到，在这两个星期中，人们是把他当作检查员看待的。

他离开后一个小时，小城里召开了一次会议。

“好啦！同志们！”主席开始发言。“我向你们祝贺，你们干得不错，检查员对我们这个小城感到满意。从今天起指示可以停止执行，让我们就象以前那样生活吧！”

但是象以前那样生活已经做不到了，女售货员们和男售货员们，男服务员们和女服务员们，男收货员们和女收货员们，工匠们和其他人们——全体得到过指示的人们，——在这两个星期里面已经如此地习惯于礼貌和客气，以至于不愿意再改掉了。何况，他们有时——由于搞错了对象——在向普通的顾客、旅客、参观者表示礼貌的时候，也从服务的对象那儿听到了感谢的话

作为答复。发生了连锁反应。也许，这就是飞去来器。

因此，迄今为止在这个小城里在接待参观者或顾客时总是带着微笑，并且常常使用象“请吧”、“别客气”这一类的话。

（孙培伦译）

轻松的悲剧

（苏修独幕剧剧本）

作者　符·布雷利切夫

载苏修《戏剧》杂志 1974 年第 1 期

编者按：苏联的农业危机和轻工业品质量低劣，这点连勃列日涅夫集团自己也无法否认了。但他们对资本主义复辟是其根本原因这一点却是千方百计地加以掩盖，此剧就把原因归咎于用人不当。可是苏修农业部长不知换了多少人，农业危机却依然如故，可见这个解释是不能成立的。对勃列日涅夫集团来说，资本主义复辟所造成的恶果是他们永远解决不了的，要解决就必须彻底否定自己。这两种前景对他们来说都将是“悲剧”，而且是很不“轻松”的呢！

剧中人物

萨波日尼柯夫·伊万·米特洛法诺维奇——“敬礼”帽子厂厂长。

巴莎婶婶——女清洁工。

来访者。

梳辫子的姑娘。

舞台幕前出现了个梳辫子的姑娘。

梳辫子的姑娘　（沉思地）我难道把他们弄错了吗？不，不可能。过去这么多时间了……如果我弄错了，那一切早就该暴露了。那天是多混乱啊。我打了三个伊万诺夫、两个斯米尔诺夫和两个萨波日尼柯夫的调令。那些个伊万诺夫和斯米尔诺夫我还弄得清，可那两个萨波日尼柯夫……他们甚至名字和父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一样的！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急于回家，电视在放影片《工资比生命重要》的第十三部。（沉默了一会）对……工资……但愿不要解雇我……可这两个人也是宝贝，哪怕看一看派他们到哪儿去，我给他们的是什么公文也好嘛！拿了调令就走——无论是这一个萨波日尼柯夫还是另一个萨波日尼柯夫，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不过，我打听过。听说无论这一个还是另一个，工作得都很积极热情。（完全放心了）不，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很好。一切怀疑都滚开吧！（哼着什么愉快的歌曲，迅速地下）

〔幕启。我们在办公室里。到处是人头造型的帽楦。有的帽楦上戴着帽子。萨波日尼柯夫坐在桌子后面。

萨波日尼柯夫　（拨着电话号码）是我……我在做什么吗？我在享福。我把所有的人都派去挖土豆了……对，整个工厂，包括值班守卫在内……不会来偷的，有东西可偷倒好了，……女儿也走了。没什么，让她锻炼锻炼。对她来说，这不是在技监科消闲度日。女秘书……真的，她也走了。我一个人坐着，象个该死的人……我把岗位留给谁呢？哪儿都可能打电话来……你可知道，我这儿是多么的寂静和美好……机

器不轧轧作响，工厂不冒烟，也没人在眼前闪现……任务吗？我们会完成的！我们冲压了那么多的帽子！……好，回头见。我再坐一会就来。（放下话筒）

〔巴莎婶婶拿着吸尘器走进来。

巴莎婶婶　伊万·米特洛法诺维奇，我们要收拾屋子吗？

萨波日尼柯夫　（惊奇地）巴莎婶婶，你为什么不去收土豆？

巴莎婶婶　我没挤上汽车，七部汽车都挤满了。

萨波日尼柯夫　你说位子都被人抢光了？

巴莎婶婶　就象抢疗养证似的。

萨波日尼柯夫　嗯，没关系，巴莎婶婶，别伤心。你可以去播种，而去割草就更好。这是最美好的时候。你可以喝到原汁牛奶，睡在干草棚里，用星空当被盖。

巴莎婶婶　我本来就是用星空当被盖的嘛，你总是答应给我住宅……

萨波日尼柯夫　我会办好的，巴莎婶婶，为了你我一切都会办好的，不过你得写个申请。

巴莎婶婶　半年前我就把申请交给你了。

萨波日尼柯夫　真的吗？

巴莎婶婶　就在那一堆里。（指着很厚的一叠文件）

萨波日尼柯夫　我完全筋疲力尽了……我在准备庆祝第一百万顶帽子问世。你别生我的气……我和你两个都是乡下人，应该互相了解。我爱你，庄稼人，就象爱亲娘一样。

巴莎婶婶　我也欢喜你，伊万·米特洛法诺维奇，不过……

萨波日尼柯夫　不过什么？

巴莎婶婶　你不会见怪吗？

萨波日尼柯夫　不会。不管什么我都忍受得了。

巴莎婶婶　下次再说吧。

萨波日尼柯夫　说吧，别怕。我没法再压低你的职务了，而解雇你又不合算。现在找个厂长比找个女清洁工更容易。

巴莎婶婶　我说，你是个好人……喂，请从桌子后面站起来，你妨碍我打扫了。

〔萨波日尼柯夫勉强地听从了。

巴莎婶婶　昨天区人民教育局存衣室里的大衣被人偷走了。

萨波日尼柯夫　那又怎么样？

巴莎婶婶　他们偷走了大衣，而把帽子留下了。

萨波日尼柯夫　我们生产的帽子？

巴莎婶婶　（叹了口气）我们生产的。问题就在这儿。

萨波日尼柯夫　也许，不是我们的吧？

巴莎婶婶　是我们的。帽子底里写着："'敬礼'帽子厂"。我们所有的帽子都在"敬礼"。

萨波日尼柯夫　他，那个坏蛋干吗不喜欢它呢？

巴莎婶婶　看来，是有点什么不喜欢。

萨波日尼柯夫　没有人喜欢——你哭也白搭。而这一切是为什么呢？我们广告做得不好。广告，这是商业的动力。

巴莎婶婶　好的商品不需要做广告。

萨波日尼柯夫　你认为我们生产了糟糕的商品？

巴莎婶婶　人家不要嘛。

萨波日尼柯夫　售货员太蛮横无礼了，十八岁的姑娘，可咆哮起来象头野兽。不久前我想买条裤带，就这样没买成。

巴莎婶婶　她们骂人吗？

萨波日尼柯夫　可真厉害。所以商品就积压了，你瞧一瞧任何一家百货商店……

巴莎婶婶　要是他们出售什么有用的东西，而且是有牌子的，又是外国货，那队伍就比买鲈鱼还长。

萨波日尼柯夫　人们根据包装来评价货色，这是确实的。你知道，广告里应该有一种给人以强烈印象的调子。有点诱惑力……嗯，譬如："帽子，这是最好的礼物"。而盒子应该比里面的帽子更美。盒子盖上应该画个半裸的美女——美得你要去舔她的鞋子。

巴莎婶婶　打算得很对。那些男人对美女看得入了迷，就会把魔鬼也买了去。

萨波日尼柯夫　在这美女的头上歪戴一顶男人的帽子，嘴里念着这样的名言："我们生产的帽子能促使头发更好地生长。"……嗯……（搔了搔自己的秃顶）嗯、对……

巴莎婶婶　总而言之，不是帽子，而是纯粹的维他命。那末干吗不这样办呢？

萨波日尼柯夫　没有思想性的美女只允许在外国货上搞。我们的盒子盖上就只留下一顶帽子，上面写着"这可以花三十戈比去赢得"。

巴莎婶婶　花三十戈比，……白拿人家还不要呢。

萨波日尼柯夫　要是把帽子和热门货一起搭配卖呢？

巴莎婶婶　热门货还得去搞呢，正因为稀缺才热门。

萨波日尼柯夫　（沉默了会）为什么我搞帽子不走运，巴莎婶婶？嗯，为什么？

巴莎婶婶　你自己考虑。你回忆一下自己的经历，你是怎样一个人？

萨波日尼柯夫　我的经历是最平常不过的了，出生，上学，结

婚……

巴莎婶婶　可你曾经在哪儿干过活呢？

萨波日尼柯夫　我把自己自从懂事以来的一生贡献给农业了。

巴莎婶婶　而现在你坐在这儿，做帽子。

萨波日尼柯夫　他们把我搬动了……

巴莎婶婶　你怎么，是一架碗橱，让人搬来搬去？

萨波日尼柯夫　既然把我派来做帽子，就是说，这是需要。

巴莎婶婶　而你没拒绝？

萨波日尼柯夫　我是个士兵，派我到哪儿就到哪儿……

巴莎婶婶　如果把你派得更远呢？

萨波日尼柯夫　没有地方再远了……

巴莎婶婶　家里怎么对你说的呢？

萨波日尼柯夫　他们挖苦我，取笑我，特别是女儿。我安排她在技监科当检查员，她对已做好的产品简直看也不要看。我一开始教育她——她就一跳八丈高。和陌生人倒简单得多。如果有人闹别扭，安排他干高工资的活，你想怎么的？这以后他就对我顺从起来了，他就会珍惜自己的职位，也不再挑剔了。可是和女儿，和这个柳勃卡，爱真理的柳勃卡，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沉默了一会）没关系，生活还会教训她的。

巴莎婶婶　这么说，她也不喜欢帽子？

萨波日尼柯夫　她把它们叫做傻瓜的尖顶帽子。

巴莎婶婶　而你自己为什么不戴帽子？

萨波日尼柯夫　习惯戴便帽。

巴莎婶婶　也许，女儿是对的？

萨波日尼柯夫　对也罢，不对也罢，……你设身处地替我想想，我能改变什么？是啊，质量问题——这是问题的问题。

报纸是写这方面的事情，但不是我一个人搞不好质量。况且我们因为数量拿到了奖金。正象谚语所说，不可能同时追逐两只兔子。……再譬如编制，我本可以赶走一半的人，可我不知道赶走哪一半人……总艺术造型师不能碰。——他是工会委员，总工艺师你也不能赶……

巴莎婶婶　为什么？

萨波日尼柯夫　你知道，她的丈夫在哪儿工作！……（沉默了会）你动脑筋想一想，你就会看到，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巴莎婶婶　如果要紧缩编制，我将是第一个被你扫地出门。

萨波日尼柯夫　我很高兴我把自己第一个赶走……唉，巴莎婶婶……

巴莎婶婶　你的处境很困难。

萨波日尼柯夫　不是这话。

〔电话铃响了。

萨波日尼柯夫　（拿起话筒）在开会。（放下话筒）

巴莎婶婶　你写个申请吧，伊万·米特洛法诺维奇。

萨波日尼柯夫　什么申请？

巴莎婶婶　按照个人的愿望。就这样说，我要求派我干任何农业工作。

萨波日尼柯夫　不行啊，巴莎婶婶，我还是马马虎虎地熬过去吧。你看彼列别伊诺斯，我那个一起长大的同学，他管一个制鞋工厂，可原先是磨面专科学校毕业的。

巴莎婶婶　嗯，他怎样呢？

萨波日尼柯夫　怎样，怎样……他把大家都折磨得苦了。他生产第十七等鞋子——没关系，照样活着。

巴莎婶婶　昨天你看过报纸吗？

萨波日尼柯夫　没有，没来得及看。报上有什么新闻？

巴莎婶婶　你的那位……维尔维格拉斯已经不工作了。

萨波日尼柯夫　彼列别伊诺斯。

巴莎婶婶　他被关起来了……

萨波日尼柯夫　为什么？

巴莎婶婶　因为鞋子，因为废品。

萨波日尼柯夫　难怪他梦见了五十六尺码的凉鞋。

巴莎婶婶　他原来是……撞头佬。

萨波日尼柯夫　撞头佬？

巴莎婶婶　是的。可是这是什么意思呢？

萨波日尼柯夫　怎样向你解释呢……（从书架上拿了本书）我们看看详解词典。（找词）撞——头——佬……“这是指极端粗心、荒谬和糊涂地办理某一件事情，管理某一个机关和企业的人。‘撞头佬在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地位的’。”

巴莎婶婶　什么？

萨波日尼柯夫　这是举了一个例句。（读下去）“是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在《一个城市的历史》中开始用这个词的。”“在古时候有一种民族被称为撞头佬。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撞头佬是因为他们习惯于用头去撞在路上遇到的所有东西”。（合上词典）他们着手对付我们这帮人了……到现在为止彼列别伊诺斯一直逍遥法外。当别人指责他时，他就用句笑话应付过去：“缺点——这是隐藏的潜力。”（沉默了会）或者把帽子的顶改动一下，这样，用大圆顶。照君主的帽子的式样。你知道，在古罗斯沙皇王冠是这样的，关于它人们还这样讲：“君主的帽子呀，你沉甸甸的”。

巴莎婶婶　人们会不会因此而收拾你？

萨波日尼柯夫　或者，在帽子旁添个帽缨？

巴莎婶婶　你说什么，他们就会添上什么？

萨波日尼柯夫　在脱帽致敬时就可以这样说："向您致敬，连同帽缨。"

巴莎婶婶　写申请吧，伊万·米特洛法诺维奇，写吧，朋友。别浪费时间。你到农村工作可以做出多少有益的事啊。

萨波日尼柯夫　我应该写给哪儿？

巴莎婶婶　谁都知道给哪儿，给帽子总公司。写吧，趁雷声还没响。

萨波日尼柯夫　（走近窗）可是雨儿现在甚至是很需要的……为了冬播作物……要知道你种什么就会收到什么……难道彼列别伊诺斯被关起来了？

巴莎婶婶　关起来了，关起来了。[1] 去管文化了。负责区文化宫。

〔电话铃响了。

萨波日尼柯夫　（拿起话筒）开会。（放下话筒）不久前我做了个梦。烟到处在滚滚上升，散发着焦味。工厂不象工厂，但总之有东西在冒烟。周围的人全都戴着我们的帽子。我高兴起来，但老婆对我说：你别高兴，这是地狱，而戴着帽子走动的都是鬼……这算是什么，啊？

巴莎婶婶　我忘了告诉你主要的事情。前天我的邻居到百货商店里去过。有个穿得很好的男人买了一顶帽子。她亲眼看

---

① "关起来"这词在原文中是"让……去坐"的意思，因此它有另一个意义，就是"委派"去担任某一工作。在上文中巴莎婶婶用了这个词，被理解为"关起来"，到这里她又用这个词，意思不是"关起来"，而是"委派"。

到的。

萨波日尼柯夫　（活跃起来）什么？什么？买了我们的帽子?!

巴莎婶婶　六十码的。

萨波日尼柯夫　聪明人！……

巴莎婶婶　我为你高兴。……

萨波日尼柯夫　（欢呼）到底买了！……而你却说——写申请吧！……不，巴莎婶婶，你在胡闹！我们还要战斗！……六十码的……最好能知道是谁？……

〔敲门声

萨波日尼柯夫　（小声嘟哝）谁被鬼差来了？

（整理领带）

〔来访者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帽子。

来访者　您是"敬礼"帽子厂厂长？

萨波日尼柯夫　（慌张地哼了哼）嗬—嗬……

来访者　两天前我买了这顶帽子。

萨波日尼柯夫　六十码的？

来访者　对，您从哪儿知道的？

萨波日尼柯夫　（洋洋得意地微笑）这是牧场的秘密……也就是说是商店的秘密。

来访者　您眼光很老练，一下子就能看出——是个大专家。

萨波日尼柯夫　谢谢您的恭维。

来访者　原想打电话和您说明白，可电话打到地狱里比打到你这儿还容易些……

萨波日尼柯夫　谈得离本题近点吧。

来访者　（拿出帽子）这是什么？

萨波日尼柯夫　（朴直地）帽子。

来访者　这不是帽子，而是马鞍，真正的马鞍。无论怎样的头都戴不上。

萨波日尼柯夫　符合标准的头什么都戴得上！（从来访者手里拿过帽子，戴在自己头上，无论如何都脱不下来）

〔巴莎婶婶急忙过去帮助他。

萨波日尼柯夫　（脱掉帽子）我不懂，您为什么不喜欢它。帽子就是帽子。是用那个做的……这叫什么？……（苦苦思索，弄响手指，用眼睛瞟着巴莎婶婶）

巴莎婶婶　（悄悄地提醒他）用丝绒做的……丝绒……

萨波日尼柯夫　（对来访者）用马的步法做的。

来访者　（嘲笑地）用什么做的？

萨波日尼柯夫　用真正的马的步法做的。

〔巴莎婶婶转过身去，笑得透不过气来。

来访者　也许，是用丝绒做的。

萨波日尼柯夫　而我说什么？

来访者　你说，是用马的步法做的。

萨波日尼柯夫　噢，我说错了……丝绒——马步……只要一思考，就想到了自己可爱的乡村彼图什基……您知道什么叫马步？

来访者　这是行话。

萨波日尼柯夫　不对！立刻可以看出，您生长在远离农村的地方，没体验过广阔草原的滋味。马步——这是马跑或者走的方法。跃行、速步、溜蹄走、驰跑和飞奔……

来访者　对我来说这还是新闻……能记住倒不坏。

萨波日尼柯夫　你到底是什么人？

来访者　出差的。到这里来参加集市，因为职务关系。

萨波日尼柯夫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这儿的集市很有名，我个人从没放过一次集市。

来访者　在火车上，我的帽子被偷掉了……

萨波日尼柯夫　（满怀希望地）我们的？

来访者　进口的。

萨波日尼柯夫　（忧郁地）而他们把大衣留下了？

来访者　留下了。我需要有顶帽子才能报到，礼节嘛。于是我就去买了个坏透了的东西……（指指帽子）

萨波日尼柯夫　对帽子您懂得什么！

来访者　至少比您多。

萨波日尼柯夫　这很有趣……据我了解，您和农业有点关系。

来访者　（满怀隐痛地）您没弄错……确实如此……

萨波日尼柯夫　可照您的样子我却没法说您是个农人。

来访者　（低下头）城乡界限正在消失。

萨波日尼柯夫　我打赌，您和任何乡村都没有任何关系。

来访者　（忧郁地笑笑）和城市也没有任何关系？

萨波日尼柯夫　和农业没有任何关系。

来访者　今天的地方报纸您有吗？

萨波日尼柯夫　当然有。（从桌子上拿起报纸）

来访者　请看第四版。

萨波日尼柯夫　看了——我什么也没看到。

来访者　那儿有张照片。

萨波日尼柯夫　是有张照片。

来访者　在这张照片里我主持集市的开幕，在剪彩。

萨波日尼柯夫　我怎么也找不到您……照片上尽是人。

来访者　右面第二十四个。

巴莎婶婶　是他！

萨波日尼柯夫　不错！戴的就是这顶帽子！您给我们做了不坏的广告！

来访者　极其可笑。

萨波日尼柯夫　说实在的，究竟是怎么回事？

来访者　帽子的事……如果能给这张照片配音的话……一片哈哈狂笑……我戴着这顶帽子被当作尤利亚·尼古林……

萨波日尼柯夫　您和尼古林一点也不象，倒很象莫尔古诺夫。

来访者　我羞愧得面红耳赤，结结巴巴地发表着自己的演说，而同时却在想您……

萨波日尼柯夫　想我？！

来访者　想我怎样到这儿来亲手……

萨波日尼柯夫　（耽心地）什么——亲手？

来访者　把这帽子扔到您的脚下。

萨波日尼柯夫　好决斗的作风与负责同志是不相配的。

来访者　可是您显然是个不负责的同志。生产这样的产品……哪儿有象您这样的帽子！

萨波日尼柯夫　静些，静些……首先，帽子不是我的，而是您的。

巴莎婶婶　（对来访者）曾经是我们的，现在是您的。

萨波日尼柯夫　而其次，您终究买了一顶"敬礼"帽子，别人也将会买的。头数在增长。

来访者　开幕式后下了倾盆大雨，帽子就褪色了。这就是结果……（撩开一绺头发）我的前额染色了，就象复活节的彩蛋。

萨波日尼柯夫　您不该淋雨。

来访者　我什么办法都试过，但洗不掉。

萨波日尼柯夫　将来也洗不掉。

来访者　为什么？

萨波日尼柯夫　这颜料是优质的。

来访者　对，但它从帽子上还是褪下来了……

萨波日尼柯夫　这颜料专门规定是给皮肤用的。那时我们其他的颜料没有。

来访者　有这样的前额我怎么走路啊？

萨波日尼柯夫　没关系……顺便说说，这额发对您很合适。

来访者　当然，您自己是比较喜欢穿质量好的衣服罗？

萨波日尼柯夫　当然。

来访者　吃质量好的食品，乘质量好的飞机……简单地说，我要还给您你们的帽子。

萨波日尼柯夫　那好，您就光着头走。

来访者　我将早上六点钟起床就去排队，这样能买到真正的东西。

萨波日尼柯夫　进口货吗？

来访者　这样做犯法吗？

萨波日尼柯夫　米哈尔柯夫正确地谈到过您……

来访者　谈到过我？……

萨波日尼柯夫　谈到过象您这样的人。我知道，他说，还有这样的家庭。对于我们的东西，他说，他们诬蔑谩骂，他们赞赏敬佩地，他说，瞧着外国的，他说，商标。可是他们吃的，他

说，是俄罗斯的腌肉。

来访者　可他关于生产废品的人什么也没有说？

萨波日尼柯夫　我不知道……没听说……

来访者　您曾经拿自己的产品去和那种畅销的产品比较过一次吗？

萨波日尼柯夫　还应该先拿到它，然后才能比较。您自己不是说——要天不亮就起来去排队。

来访者　请完全诚实地说：难道您不厌恶当这臭作坊的厂长？净化设备不起作用。有毒的颜料继续在毒化河流，这一切都要流入伏尔加河。

萨波日尼柯夫　而伏尔加河一直通往里海。我们知道，知道。您别再教训了。要不然您就会说里海会因为我和巴莎婶婶而毁灭。

来访者　难道怒气冲冲的渔民和大自然的爱好者没给你们写过信？

萨波日尼柯夫　写过……是一些领退休金的人。他们没事干，就写信。

来访者　你们的工厂是非常落后的。它工作起来就象二、三十年前的工厂一样，还是用旧燃料。整个生产必须根本改建。昨天我在街上走。整个城市都笼罩在灰色的烟雾里。如果您不怜惜由于您的仁慈而毁掉的河滩地上的庄稼，那哪怕想想人们也好……

萨波日尼柯夫　庄稼毁了？这不好……

来访者　（看看书架）我看您有外国广告杂志……

萨波日尼柯夫　我有？我的办公室里？哪能！没有的事！

巴莎婶婶　有，有。每天上午我给它们吹掉灰尘。

萨波日尼柯夫　这不是我的，是我的前任的。此事与我完全无

关。

来访者　（从书架上拿了几本杂志）正是这些。《画报》①（翻杂志）请看……有些帽子的样品。

萨波日尼柯夫　那有什么，不错！……

来访者　多优雅，不对吗？

萨波日尼柯夫　非常优雅，甚至非常不错！特别是那个黑黑的女人！长得很不错，晒黑了……

来访者　您看错了。

萨波日尼柯夫　怎么，看错了？

来访者　这是短裙子和游泳衣。

萨波日尼柯夫　啊，它们在这儿，那些帽子……对，确实和我们的没有任何相象之处……我自己就要买这样的帽子……

来访者　而这顶呢？有什么不好？怎么样的线条啊，又是怎样蒸煮的啊！

萨波日尼柯夫　这顶我也想买……还有那一顶……巴莎婶婶，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有这些杂志？

巴莎婶婶　我错了，伊万·米特洛法诺维奇，我以为你已经看见了。

萨波日尼柯夫　（对来访者）您对帽子很内行。

巴莎婶婶　很内行，有鉴赏力。

来访者　（自豪地）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国际展览会上，我的样品荣获过"水晶玻璃帽"的大奖。

萨波日尼柯夫　这是怎么回事，您的业余爱好？

来访者　职业。不久前我是模型设计师。

萨波日尼柯夫　而现在呢？您担任什么工作？

---

① 这个词原文中用法语译音，表明是法国杂志。

来访者　“敬礼”农业联合公司主席。

〔萨波日尼柯夫和巴莎婶婶彼此对看一眼。

巴莎婶婶　常有的事……你瞧吧，他干下去将荣获“水晶玻璃马轭”。

萨波日尼柯夫　听见过这个公司，听见过。……那个彼特洛夫还在工作吗？

来访者　在工作。

萨波日尼柯夫　格涅迪克呢？

来访者　格涅迪克。也在。

萨波日尼柯夫　您那儿所有的人我都认识。一起开始工作……在一起熬过了不止一个农忙季节……（突然）您等一等，等一等……也许，人们那时笑您完全不是为了帽子？

来访者　那笑什么呢？

萨波日尼柯夫　也许，是笑您的演说？

来访者　这演说有什么好笑的？我讲的都是严肃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演讲稿。（从衣袋里取出几张纸）

萨波日尼柯夫　啊，拿来给我。（拿起演讲稿，读着，忍不住笑了）

来访者　您笑什么？

〔萨波日尼柯夫笑得越来越厉害。

来访者　您到底给解释一下呀！……

萨波日尼柯夫　（大声朗读）“必须坚决在畜牧业里消除下摆。”

〔巴莎婶婶和萨波日尼柯夫一起哈哈大笑。

来访者　笑什么？全对嘛。我号召克服落后现象……消除……

萨波日尼柯夫　（继续读下去）“在这个集市上，你们将能看到新的春夏季式样的拖拉机，它们和播种机配在一起很和谐。”

巴莎婶婶　（捧着肚子）真笑死人！……笑得人眼泪都出来了！……大概，不光是人在笑，而且还有马叫！

来访者　（用悲伤的声音）副手给我准备了讲稿，但动身时我把它忘在桌子上了。只好自己动手写……

萨波日尼柯夫　（手搭在来访者的肩上）别伤心，兄弟。看来，你是个不坏的人。你对农业什么也不懂，这是谁的错？……老实说，我对帽子也是……不太……你到我这儿当副手怎样？

来访者　现在还是您到我这儿来更好点。和您在一起我就不会完蛋，我感觉到了。

萨波日尼柯夫　真诱人。可是一想到又得搬家，又得修房子……不，别的什么都行，就是不干这个了，而且我已坐惯了办公室，我这儿的安乐椅也很舒适，和巴莎婶婶分手也很可惜……还是你到我这儿来更好些。

来访者　总的来说，这儿是我出生的城市。我想过要到这儿来工作，实现自己的创造性的计划……啊，不。

萨波日尼柯夫　而你却生活在我出生的乡村。而我也被迫离开了那儿……喂，那么怎么样啊？你接受我的建议吗？

来访者　原则上我不反对。但您几乎还不认识我。可以说是点头之交。

萨波日尼柯夫　那末，我们靠近点互相认识一下吧。萨波日尼柯夫。（伸出手）

来访者　（也伸手去握手）萨波日尼柯夫。

萨波日尼柯夫　不，我是萨波日尼柯夫。

来访者　我也是萨波日尼柯夫。

萨波日尼柯夫　奇怪的巧合……我的名字叫伊万·米特洛法诺维奇，你呢？

来访者　伊戈尔·米哈洛维奇。

萨波日尼柯夫　我和你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也一样——И·М。

来访者　我好象在哪儿见过您……

萨波日尼柯夫　我也好象在哪儿见过你……

来访者　想起来了！我和您在州里是同一天被任命的。

萨波日尼柯夫　完全正确！而我们的公文……（大吃一惊，抱住头）

来访者　他们把我们的公文弄错了！他们把我的给了您，而把您的给了我！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您坐在我的位置上！

萨波日尼柯夫　而你坐在我的位置上！

来访者　您拿委任书时怎么不看一看？

萨波日尼柯夫　起先当然看了。接着大吃一惊。但后来想，学非所用的人多着呢。

来访者　事务秘书的错误——而我们两人成了被取笑的对象。

萨波日尼柯夫　这样搞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敬礼"工厂，你"敬礼"公司。

来访者　不，我是"敬礼"工厂，您是"敬礼"公司。

萨波日尼柯夫　怎么办呢？

来访者　我和您触霉头……

萨波日尼柯夫　但愿不要被写进小品文。而适合的题目已经有了："帽子们①"。

来访者　但我们没有错。我们是一场悲剧的牺牲者。尽管它是轻松的，不流血的，但仍然是悲剧。

① 帽子这词有一个转义，即笨而又马虎的人。

萨波日尼柯夫　到我家去，一起决定如何摆脱这种处境。（穿上不象样子的大衣和戴上更不象样子的便帽）巴莎婶婶……（手指贴着嘴唇）你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

〔萨波日尼柯夫和来访者下。

巴莎婶婶　（轻轻地唱）

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什么也没听见，
我对谁也不说任何东西……

〔电话铃响了。

巴莎婶婶　（拿起话筒）"敬礼"。"敬礼"工厂。萨波日尼柯夫？走了，两个都走了。（啜嚅起来，放下话筒。从桌子上拿起帽子，在手里转了转，自己戴在头上。叹了口气，沉思地）对，……君主的帽子呀，你沉甸甸的！……

幕落

（陈大康译　叶新斌校）

美国的“鲨鱼热”与“灾难文学”

翟　平

近年来，资本主义世界流行一种所谓“灾难文学”。根据美国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鲨颚》就是其中之一。它描写了一条凶恶的大白鲨给美国社会带来的灾难以及警察和捕鲨专家们除去这一大害的故事。美国资产阶级报刊吹捧《鲨颚》是“鹤立鸡群”的杰作，说它“描写了一种邪恶的象征”，并“表现了人们在灾变面前是如何作出反应的”。从一九七五年六月开始，美国近五百家影院放映这部影片；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说：“有史以来只有一部片子——《鲨颚》赢利达‘九位数’”。全国许多报刊，甚至浴巾、汗衫上都印了鲨鱼头，餐馆门口挂着巨大的假鲨鱼招徕顾客，一时间掀起了一股“鲨鱼热”。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对鲨鱼倍感兴趣，并不是偶然的。美帝国主义从五十年代侵朝战争失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近年来，随着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争霸中的屡屡失利、国内政治与经济危机的空前激化，美国更是处于无法摆脱的困境之中。这一切使美国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感到“灾难”临头，迷惘彷徨，空虚绝望，“渴望找到一条逃避现实的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鲨颚》一类“灾难文学”的出笼，正是反映了处于没落时期资产阶级的垂死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它又是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是资产阶级用来粉饰美国社会的一种手段，即用鲨鱼的“邪恶”来掩盖垄断资产阶级的邪恶，用自然的“灾难”来掩盖阶

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在美国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转移人民的视线，麻痹人民的斗志。此外，作者还通过歌颂忠于职守的美国警察勃劳狄这个资产阶级“英雄”除鲨灭害的“事迹”，把压迫人民的美国国家机器美化成是保护所有美国人的，为维护现存的美国社会制度效劳。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美国“灾难文学”这一反动的文艺思潮，我们刊登了这一作品。至于《鲨颚》一类作品能否达到美国垄断资产阶级预期的效果，读者是会作出正确回答的。

鲨　颚

（美国电影故事）

原　　作：彼德·本奇利
电影编剧：彼德·本奇利、卡尔·高特利勃
导　　演：史蒂文·斯皮尔堡
电影故事作者：吉恩·韦勃
载美国《银幕故事》1975 年 9 月号

第一次惨祸发生在六月底的一个月明之夜。当时，警察局长马丁·勃劳狄正在家里同妻子埃伦和儿子共叙天伦。第二天早上，他才听说出了事。他的副手汉德里克斯发现一具被潮水冲上岸的残缺不全的尸体，死者是外海小岛上的一个陌生女郎，尸体几乎已被完全撕裂。

勃劳狄觉得恶心，但由于是份内事，不得已而在女尸登记表的死因栏内填上几个字。看来，验尸官山托斯所下的判断是符合实际的：遭鲨鱼攻击……

艾米梯海岛小村全靠避暑度假游客的光顾来挣得一年的收入。大群大群的游客总是在七月四日独立节[①]前涌来海岛，而惨剧恰恰就发生在这之前一个星期。尽管如此，勃劳狄深知自己的职责是什么，他要出布告，封海滨，禁止游泳才行。

全城的商人都一下子扑到他身上来了，领头的是市长拉里·

① 即美国国庆日。

沃恩。正当勃劳狄下令让游泳的童子军火速上岸时，市长赶到了。

“谁授权让你关闭海滨浴场的？”沃恩大声咆哮。

勃劳狄也慢慢儿上火了：“你是以市长资格还是以房地产掮客的身分提这个问题的？”

“我是要你认清你在干些什么！下星期就是七月四日独立节了。要是咱们这儿的海滨一关闭，就会有二、三千名避暑游客涌到科德角海滨去。”

“这么说来，你的意思是咱们该为那条鲨鱼美美地办一顿筵席罗？”

“杀死那女人的到底是不是鲨鱼，咱们无法肯定。也许是汽船的螺旋桨闯的祸呢。咱们这儿从来没有受过鲨鱼的危害，鲨鱼不会游到离陆地这么近的地方来。马丁，鲨鱼就象一个持斧行凶的杀人犯，人们是有胆量跟它周旋的；更何况这条鲨鱼现在可能已经远远地游进大海了。”

不错，勃劳狄并不是鲨鱼问题专家。他把自己能够搞到手的有关这一题目的书籍全搜罗了来，捧回家去细细阅读。那些照片上，鲨鱼张着血盆大口，看着可真够让人浑身发毛。他忧心忡忡地下了命令，不让儿子小迈克尔和他的同学再到他家专用码头外的水里去游玩，而当时小迈克尔正在那儿试划一艘别人作为生日礼物送他的崭新的橡皮筏子。

次日，海滨挤满了本城的游泳者。这些人都想赶在避暑大军到来之前，利用最后一个机会，好好享用一下仍归他们支配的海水。谁也不当真相信有什么鲨鱼。可是就在一片嬉闹之中，本城的一个男孩，金特纳家的儿子，好端端地突然遭到袭击，灭顶了，周围的海水顿时泛起一大片鲜血。

这一回，在本地政府大楼内召开了一次群情激愤的大会。到

会的人——店主、海滨小屋出租者、市政官、旅馆老板——全都紧绷着脸。勃劳狄当众宣布说：

“拉里和我已商定在一段有限的时间之内关闭全部海滨浴场，这样我们就可以同港务当局以及驻在蒙托克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取得联系。”

一片抗议声顿时往勃劳狄头上压去：“这么一来，整个夏天可能就开放不了啦！”……“取消预订房间的事在我这儿已有三起！”……“《今日新闻》和《时报》每隔十分钟就打电话来探消息！”……

“咱们这儿的税源要断啦！市政服务将越变越糟，然后大家就会远走高飞，离开这儿，”一位公民作了这番不祥的预言。“这儿发生的事情是遮掩不住的，在海滨目击这幕惨剧的就有一百多人啊。”

大家正在吵吵嚷嚷，那边，一个肤色黝黑、肌肉发达的汉子手捧帽子挤了进来。来人名叫萨尔伐多，是替当地一个以博取赏金为生的流氓奎恩特干事的。

“奎恩特先生派我传话，他捕过鲨，抓的鲨鱼真不少呢。只要出价公道，他就去替你们把这条鲨鱼抓来。他说了个数：一万。”

开出这么大的数目实在太不象话，沃恩市长气得脸色发紫。“多谢！这儿没人求奎恩特先生帮忙。与其把钱送给这疯子，倒不如我亲自出马去把鲨鱼抓来。”

萨尔伐多还没来得及回去报信，会场上紧接着出现了第二次骚动。金特纳夫人脸容憔悴，臂佩黑纱，走进会场，在软木布告板上用图钉钉上一张启事：

“不管一个人或是几个人，有谁能逮住并杀死那条鲨鱼，为星期日在艾米梯被吞噬的阿历克斯·M·金

特纳报仇，可获赏金三千美元。”

这一下可成啦！捕鲨取乐的人是没有的，但是能够得三千美元就是两码事了。“不准游泳”的布告一贴出，海滨成了荒无人烟的地方。可是在码头上，有一对渔人下了钓饵，想引诱恶鲨上钩。突然，其中一人猛地被拖下码头，还没来得及挣扎着浮出水面，就被咬死了。死者的同伴在鲨鱼袭来时曾看见那骇人的黑色脊鳍，这一回，没什么可怀疑的了。

第二天，艾米梯港一片乱糟糟。有人悬赏的消息一经传开，远近好几英里之内的所有船只都聚拢来了，准备捕鲨。北面小岛、南面小岛以及外海小岛上的渔夫都一齐出动，往远海而去，其中有技术熟练的打鱼人，也有生手；有年轻的，也有老人。船只横冲直撞，都想咬住别人的船尾，把竞争对手的索具搅个一团糟。

“那位金特纳太太一定在《田野与小溪》① 杂志上登了广告吧，”汉德里克斯惊叹地说。

所有的船舶都往外海驶去，唯独一艘漂亮的小艇却慢慢地驶了进来。这是一艘二十二型小艇，驾艇的是一个留着胡须的青年，名叫麦特·胡柏，艇后拖着一只长七英尺、宽四英尺的钢笼子。艇一靠岸，青年便径直朝马丁·勃劳狄走去。

“我知道你们这一带海岸附近出现了不速之客，”他说，“我想可能就是我的那条鲨鱼。”

勃劳狄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谁逮住它，它就算是谁的。”

“我不是他们那一伙的，”陌生人解释道。“海洋研究学院和海洋渔场服务处联合要我写一篇论文。”

“我可没时间帮你准备论文，”勃劳狄恶声恶气地嚷道，两眼

① 一本专讲渔猎的美国月刊名。

仍然盯着那贸然出海的乱糟糟的船队。可是一张记着人名及住址的清单塞到了他面前，不等他转过身，胡柏就解释开了：

“我是设法证明，在你们这儿肇事的畜生正是吞噬了其他这些人的那条鲨鱼。恶鲨的踪迹遍及全世界。我断断续续先后在大堡礁、新西兰、几内亚湾、佛罗里达海岸外发现过这条鲨鱼的踪迹。我曾预见到，它会随着墨西哥湾暖流游到泽西海岸外伤人。我的预计发生了三百英里的误差，它却游到这儿肇事来了。”

“我很忙，小伙子。咱这小城正在崩溃，快变成没人来的高级胜地啦。”

“我只要求你稍微帮点儿忙。”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有那么一会儿，好象不用再害怕了。有消息说，一船的捕鲨者已经带着鲨鱼的尸体返回码头。果真是一条鲨鱼，而且已被拖上沙滩。摄影记者们围了上来，对着得意洋洋的凯旋英雄们喀嚓喀嚓拍照片。可是，麦特·胡柏却不相信。

“这条鲨鱼是蓝色的。蓝鲨多数都按照暖水规律活动，在七十度或七十度以上的水里咬人。可你们这儿的水温才五十五度。要知道真相，只有一个办法。”

他从工具袋里取出一把长十四英寸的寒光闪闪的猎刀。众人瞪大眼睛看他用刀给鲨鱼来了个大开膛。可是，这边事情还没做完，那边海滩上的布告却已经忙不迭地撤走了；沃恩市长还向报界发了一条消息，声称鲨鱼已被逮住。勃劳狄很不安：发表这种声明显然为时过早。他对此提出异议，可是不起作用。

蓝鲨的肚子剖开后，发现里边并没有人的残躯。由此可见，那条食人的鲨鱼依然在大海的哪一个角落里优哉游哉；财政破产的阴影依然笼罩着艾米梯。

那天晚上，勃劳狄和埃伦把麦特·胡柏请到家来吃晚饭。后来，他们坐在前门门庭上闲谈，一边眺望远处地平线上扭曲颤抖的无雷热闪。胡柏取出一枚镶在金属丝项链上的鲨鱼牙齿，把它作为一件战利品送给了小迈克尔。

"明天一早，我去用长线拖钓法捕鱼，马丁。"他提议："你也去吧。"

勃劳狄露出一个苦笑。"你没听到人们怎么议论吗？我从不洗海水澡，只洗淋浴。"

"恐水病吗？"胡柏抽着他那支大麻烟卷问道。"我想用一根飞机上用的不锈钢缆索去钩捕那条鲨鱼。如果这真是那条多次同我打过交道的鲨鱼，那末在肛鳍上就有一块打着彼德逊字样的圆牌号。人在船上是看不到那牌号的，所以我带了个钢笼，准备潜水观察。"

"即便真的把鲨鱼引上了钩，接下来怎么办？"勃劳狄问。

"那就采用生物遥控术，就是用无线电设备卡住它的脖子。再给这畜生装上铃铛，然后，它游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听到这儿，勃劳狄不禁怒视着他。"等一下。引它上钩以后，你在鱼脖子上装了你那个玩意儿，可是下一步呢？把它放了？你就让它这样逍遥法外？"

胡柏知道勃劳狄要说什么，于是连忙插嘴说："马丁，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是……"

"你那微不足道的实验在过去三天里已夺走三条无辜的生命。你这个人，还有你那张名单，实在让我反感。天哪，你究竟站在谁的一边？"

"大自然是不讲良心的，勃劳狄。"年轻的胡柏也开始脸露愠色。"要是这个装置真能起作用，那末各地的海滨胜地，只要鲨鱼一靠近活动，就能预先接到警报。"

“可咱们这儿怎么办？咱们这小城现在就在垮下去了！你这人有没有人道？要是你能够替我们把恶鲨杀死，开膛剖肚……”

第二天早晨，随同胡柏乘坐二十二型小艇从码头驶向大海的不是勃劳狄，而是当地报纸的编辑班·梅多斯。一驶离海岸，青年学者便把缆索和钓饵放了出去，梅多斯则在一旁采访般地提问题：

“你已测听到一群鲐鱼的声响。假如鲨鱼在附近，底下的鱼类难道还不停止活动？”

“一般说来，会停止的，海底会变得非常安静——”胡柏还没解释完毕，两人同时看见一艘进了水的船在那儿随着海浪上下颠簸。梅多斯突然一惊，他认出了那条船。

“那是本地渔夫加德纳的船，胡柏！他是昨天同捕鲨船队一起出海的。”

船正在下沉。看着船上空荡荡的，他们预感到一定出了什么事。胡柏作着深呼吸戴上面罩，抓起水下电筒，在一片海水泡沫中开始下潜。他把电筒光打在弃船的船腹上，顺着船腹往前巡查。他发现船头附近的船板上有一个边缘不齐的大裂口，口子边的木头被撞得粉碎。他仔细观察着这个裂口，接着拔出刀来，从口子边挖出了一件东西。当他在端详这件东西的时候，电筒光正好穿过裂口照了进去。

里边，向他瞪着眼的是一张被恐怖扭曲了的死人脸，那正是淹死的失踪渔夫加德纳。胡柏吓得魂不附体，拚命往回逃上了二十二型艇。梅多斯也吓坏了，看着胡柏除下面罩，露出极度惊慌的神色。胡柏的手心里攥着一颗雪白的牙齿，足足有两英寸长，他喘着粗气说：

“是白鲨！大白鲨！看来，加德纳是在船舱里给活活吓死的。”

“可是——鲨鱼哪能把一条船毁成这个样子!?”梅多斯哀号着，快吓昏了。

“这样的巨鲨是无所不能的。”

一片恐慌之中，艾米梯成了一座死城。胡柏是个行家，他根据这只牙齿估计，袭击本城的那条鲨鱼足有一吨多重。这真是歇利亚① 式的庞然大物，相形之下，人们全成了可怜的侏儒。至于鱼身长度，大概足有十七英尺。沃恩市长急得要死，唯恐消息传开去。

勃劳狄则直言不讳地道出了束手无策的心情：“咱们该怎么对付白鲨呢?”

“别让它找到吃的，挨饿的时间越长，这畜生离开这儿的可能性就越大。”胡柏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也就是说，海滨得继续关闭，渔人不可以出海。要不就用长三万英尺、直径为一百英尺的钢丝网把海滨地区拦起来。拉这么一道网可能得花费五十万。不过，也许你们可以提出申请，要联邦政府授权你们代办。”

“七月四日，海滨一定得开放!”沃恩神经质地尖叫着。

“还是等几个星期再说吧，”勃劳狄表示异议。

“我说只能等几天! 把那条鲨鱼给我宰了! 去找个捕鲨老手。可别再把赏金嚷得满城风雨了!”

当地居民既害怕又恼火，两种情绪接踵而来，此增彼长。这样，勃劳狄只得沿着海岸往北到那个名叫奎恩特的人的住处去登门求教。那是一座外形猥琐凶险的小棚子，里面摆满棚主人多次捕鲨奏凯的纪念品，还发出一股腐鱼的臭味。奎恩特个儿魁梧，浑身肌肉毕露，就象一株久经风霜的老树。他脸上伤疤累

① 基督教《圣经》故事中的非利士巨人，为大卫射死。

累，除了伤疤就是又粗又深的皱纹。

“我觉得有必要跟你谈谈，奎恩特先生，”勃劳狄说了一句开场白，心中多少有些不自在。

“当然有必要罗！勃劳狄，到现在为止，一共让鲨鱼咬死了多少人？城里还有人活着吗？”

“咱们可不能让这魔鬼再这么偷偷地闯进来……”

“说话得恭敬一些。海洋万物，白鲨为王。从听到的情况看，它可能就是名叫‘幸运儿鲁西安努’的那条鲨鱼。”

勃劳狄固执地自顾自往下说：“上次你开口要一万，可是你知道……”

“别提老皇历啦，局长！你们这些人难道都是讨价还价的脚色吗？今晚的行情是：要我出海捕鲨，二万五，事成之后，再付二万五，外加修船费用。”

“奎恩特！”勃劳狄倒抽了一口冷气。“市政会决不可能同意……”

“那就回去跟他们讲讲二次大战时那个关于鲨鱼的故事吧①，局长。”

勃劳狄骑着自行车垂头丧气地回城去了。在码头附近，他遇到出海回来的胡柏。年轻的海洋学家报告说，有迹象表明那条食人的鲨鱼可能已离开这一带。

“大海里又是鱼儿成群了，勃劳狄。要是大白鲨在附近活动，就不会出现鱼群。可是从今天的那种景象看，鱼儿鲜蹦活跳，全乐坏啦。另外，又正好碰上变潮。”

“沃恩会要求我们提出一份报告的。那末预防措施还要不

① 在作者笔下，奎恩特于二次大战时曾在美国海军“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服役。1945年，该舰被日军鱼雷击中，千余官兵落水，内中有数百人被鲨鱼吞噬。自此，奎恩特便与鲨鱼不共戴天，并以杀鲨为乐。这儿奎恩特所说的“故事”疑即指以上这段情节。

要呢？”

“当然要。这些我会去安排的。”胡柏点点头。“要设了望哨，搞一个警报系统，还得往海滨浴场外派出装有声纳驱鲨线路的警戒船。”

“不过，你真能肯定——或者说，几乎敢肯定——是……？”

“当然不是保证不受鲨害。老天哪，这畜生现在可知道怎么收拾你们了。”

第二天，避暑旺季开始了。从大陆驶来的船把一小批游客送上海岛。海滨别墅开了门；商店区内只见摩肩接踵的度假游客；海滨浴场也熙熙攘攘挤满了人。一切预防措施业已采取，可是勃劳狄仍然疑虑重重。

沃恩市长不得不督促手下的市政官带着各自的家小率先下水。鉴于避暑游客对于最近发生的祸事都还心有余悸，从商业观点看，倒也非采取这样一招不可。渐渐，其他人也都跟着下水了，一切总算又恢复了正常。

了望员和救生员们警觉地戒备着。可是，突然间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片骇人的黑色脊鳍，而且恰好出现在洗海水浴的度假游客们中间！这片脊鳍正险恶地朝着海岸淌过去！

在场的人似乎都立刻看见了这片脊鳍，接着就是一阵大恐慌，那种景象真是前所未见：成年男子践踏着儿童，都想抢先登岸脱险；女人尖声嚎叫；婴儿被扔下不管。勃劳狄吓得浑身动弹不得，连忙传令：“统统上岸！”

恐惧一传十，十传百，弄到后来竟引起一场名副其实的大溃逃。不料就在这时，那片黑鳍往旁边一歪，露出了藏在底下的一根小小的通气管，两个油头滑脑的小伙子湿漉漉地钻出水面，接着从水底又冒出那片用人造纤维板做成的假鲨鳍。原来，他们

是把这片假鲨鳍系在一块冲浪游戏板上，然后把它沉入水中，拖着跟大家来开玩笑的！而这时海滩上的人还在乱嚷着惊惶未定呢！

大家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那两个咧嘴傻笑的闯祸坯身上，因而谁也没注意到水面上出现的另一片黑鳍。沿海岸往北不远是公共游泳池的入口处，这时，那片黑鳍正穿过狭窄的入口往里游去。勃劳狄的儿子小迈克尔正同伙伴在池里试划一艘平底小船，而在他们附近荡桨的另一艘平底小船竟成了悄然潜行的恶鲨的攻击目标。蓦地一下猛撞，小船翻了。船上的人大惊失色地被抛下水。就在这一瞬间，孩子们听到他发出一声惨叫。接着，落水人同那片黑鳍一起消失在水下，朝着大海飞快淌出去，只见后边留下了一条血迹。

“鲨鱼！”海滩上一片惊呼声。“桑曼夏游泳池！”

勃劳狄紧张得心都快跳出来了。他一心牵挂着儿子，一阵狂奔，来到新的出事地点。迈克尔总算安然无恙，只不过吓昏了。胡柏紧跟着局长赶到，他那惊恐的样子简直是迈克尔的翻版，因为尽管他采取了预防措施，那吃人的畜生并未远去。

“那些迹象我理解错了，”他快快地咕哝着。“喔，上帝啊！勃劳狄，我真抱歉。”

黎明时分，由于缺少睡眠而脸容憔悴的勃劳狄重访奎恩特的小棚屋。这个靠拿赏金过日子的强壮汉子表示，只要答应按他开出的数目付钱，他就愿意接受艾米梯城居民托付的任务，去干这件拿生命当儿戏的勾当。可是他那个一直沉默寡言的帮手黑人萨尔伐多却怎么也不肯出海。

“我可没那么傻，老板。我曾经同你一起抓回来好些凶恶的大雌鲨，这回我洗手不干了！我可不愿葬身鱼腹，让这条吃人

的大鲨鱼去扬名天下。”

奎恩特傲慢地转过身来对勃劳狄说：“可能得等上一段时间了，让我另外找个帮手再说。”

“我跟你去吧，”勃劳狄说，一面强行压下那种自出娘胎就有的对大海的恐惧。

“你？”奎恩特的嘴一撇。“你连替我打个圆筒结子都不会。”

“我真的很想去。再说，我还要去找个行家来。”

上午还没过去一半，勃劳狄已让胡柏运着他那一套科学捕鲨器具来到奎恩特的码头装船。青年科学家与奎恩特一见面就不投机，这可不是好兆头。奎恩特开口闭口把他叫作“美男子”，而胡柏则不声不响露出胸有成竹的样子，不去理睬他。勃劳狄象个穿戴严实的未经世面的童子军，跃跃欲试地准备跟海洋大干一场。

奎恩特那艘坚固的小船名叫奥卡号，它突突地向着防波堤驶出去，然后驶进平稳如镜的大海。勃劳狄已经开始晕船，头昏眼花地在干着船上最肮脏的活儿——用勺子把鱼饵舀到水里去。鱼饵是发散着恶臭的垃圾，但愿最终能把鲨鱼引来才好。胡柏掌舵；奎恩特放出钓饵线。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大白鲨一直没有出现。夕阳开始西下时，奎恩特去检查鱼饵桶，他轻蔑地把挡路的金属瓶一脚踢开，这些亮晶晶的东西是胡柏带上船的。

“居然让这种该死的玩意儿占满了我的甲板……”他咕哝着说。

胡柏厉声警告他：“小心！那是压缩氧气。要是把外壳打碎了，它马上就会象炸弹一样炸开。你仍然以为这条鲨鱼会到离岸这么远的地方来活动吗？”

奎恩特哼了一声说：“别人怎么想，我就怎么想。要是鲨鱼

不在附近，我们早就会钓到些别的什么了。可是现在，这畜生把鱼群吓跑啦，真是他妈孤苦伶仃的可怜家伙。”

当鲨鱼最后终于袭来时，它来得那么突然，简直让人头昏眼花。钓饵线嗖嗖往船外飞出去，绕线的轴筒因放线不及而疯狂乱转，以致勃劳狄忙不迭浇水，以免轴筒冒烟。一场人与海中巨怪的搏斗就这样揭开战幕了，这是一场在海上演出的猫捉老鼠游戏。

奎恩特把绕线轴轮让给心惊胆颤的勃劳狄去照管，自己则从一大堆鱼叉中挑出一支，摆好姿势，准备投掷。正在这时，那条闲着没事干的鲨鱼突然猛地一扭，把钓饵线的顶端一下子放开了。勃劳狄仰天一跤，手里的摇柄啪地一下，打得他满手鲜血。三人连忙把钓饵线收进来一看，只见金属线已被完全咬断。

冷不防，就在他们的正前方，巨鲨浮出了水面。

先是乌黑的脊鳍，接着是头部和那张凶狠的大嘴的上半部，这一切全在离他们只有二十码的地方出现了。啪地一摔尾巴，鲨鱼又钻下水去。奥卡号上，三人圆睁着眼睛，呆呆地傻望着。

“老天爷！”奎恩特吸了口冷气。“我只听说过有这么大的鲨鱼。差不多有三十英尺呢！”

奎恩特话音未落，突然间，小船被猛撞一下，剧烈地摇晃起来。奎恩特抓起一支鱼叉，乘着那发亮的鲨背在水下滑过去时，不失时机地对准刺了进去。系在鱼叉另一端的一个小浮筒差不多象跳跃似地被带出船外，马上沉了下去，因为这时鲨鱼又在下潜了。

“这畜生是不能带着鱼叉长久潜水的。你们等着瞧吧，看我给它来一个双叉开花。”

太阳落山，夜幕降临。经过长久的捕猎，三人都筋疲力尽了，伸手伸脚地躺下歇口气。奎恩特和胡柏还在争吵不休，比一

比海上冒险给谁留下的伤痕多。最后，是胡柏系在那只小浮筒上的频闪灯光信号送来了警告，告诉他们恶鲨又转回来了。

恶战持续地进行着，双方谁也不肯认输。为这个战场照明的是头顶的星星和海水的磷光。猛烈的一阵摇晃说明鲨鱼又一次对奥卡号发动了冲击。这一回，它撞松了连动杆，以致发动机遭到损坏，操纵失灵。鲨鱼狠毒的牙齿咬破了船底，海水从裂口渗了进来。满头大汗的勃劳狄不得不去开动抽水机。

拂晓时，恶鲨还在围着小船打圈子。胡柏把那个钢笼子准备停当，并在一根钢篙的顶端装上一个注射器，往里面注了二十立方厘米的马钱子碱硝酸银。这个年轻人竟想乘坐这种金属做成的茧子潜水，对此，奎恩特鄙夷地冷眼旁观。

胡柏解释说："鲨鱼肯定会来攻击这个笼子。这样，要不了一分钟，我就可以把它结果了。"

"我们都是按照我熟悉的办法猎鲨的，"奎恩特嚷嚷着顶他，一面还在忙着修马达。

三人全神贯注地看着浮筒在一上一下跳动，不料大白鲨已完全挣脱了浮筒，竟从反方向神不知鬼不觉地向他们冲了过来。

"鲨鱼！"勃劳狄第一个看见那一闪而过的庞然大物。"右舷！钻到船底下去了！"

鱼叉依然刺在大白鲨的肚子里，可它照样飞一般游了过去，接着绕个圈子，又游回来。勃劳狄浑身颤抖着说："钢绳被啮断，船也被咬漏了。快发无线电信号求救吧！"

一声兽性的嚎叫，奎恩特的嘴扭歪了。他抓起一根球棒，用尽力气朝无线电发报机砸下去。机器被砸得粉碎，零件撒了一船。这时的奎恩特已失尽理智，成了非同食人兽一决雌雄不可的野人。

鲨鱼又向他们袭来，这回是取了笔直的方向，那势头真象一枚鱼雷。奎恩特好不容易把船转过去，勉强避开了攻击。鲨鱼飞掠而过。奎恩特又扔出一支鱼叉，把它深深刺进巨鲨的身体，接着又立刻猛追上去。

但是，发动机出了故障，而那条鲨鱼，尽管身上带着两支鱼叉，似乎仍能纵横自如。系在第二支鱼叉上的钢索拖着小船，使他们身不由主地前进。随着鲨鱼的一沉一浮，奥卡号猛烈地摇晃不止。

“累了吧！”奎恩特朝着鲨鱼大声吆喝。“这回，给你尝尝开倒车的滋味。”

船一开倒车惹得那乱蹦乱跳的敌手更加恼怒。它凭着一股子蛮力猛一窜，那系住钢索另一端的耳状楔子便一下子被连根拔起，在原先用螺丝钉固定楔子的地方，木屑乱飞。鲨鱼不见了。

奥卡号在下沉，海水漫上他们的脚面。勃劳狄跌跌撞撞跑去再次开动手摇抽水机。驾驶台上，胡柏冲着下面大叫，告诉他们大白鲨又潜下水去了。现在，甚至连奎恩特也浑身哆嗦起来，这畜生似乎具有不可思议的神力。

“咱们的对手是个什么样的怪物啊？带着那些鱼叉，怎么还能潜水？它究竟在哪里？”

龙骨被狠狠一撞，传来沉闷的巨响，三人蓦地摔了下去。就在他们底下的海水里，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阴影淌了过去；鲨身擦船而过，发出刺耳的声音，这表示它又发起了一场新的进攻。

“这畜生想把船弄沉呢！”勃劳狄惊恐万状，气喘吁吁地说。“它追着咱们不放啊！”

鲨鱼用它的头鼻部、它的大嘴，甚至它那雪白的肚子，箭似

地劈浪而过。奎恩特抓起他的机枪，把子弹哒哒哒全射了出去。可是，大白鲨却张嘴咬住奥卡号的下艉肋钣，就象狗咬着手杖取乐那样，来回甩动着把船摇个不停。原来已经失灵的发动机这一下完全无法动弹了。

胡柏不再多费口舌，束上助潜带，戴上压缩氧气瓶，吩咐了两人几句。盛气凌人的奎恩特这回不想再跟他抬杠了。

“把我沉到水下二十英尺左右的地方。在我潜水的时候，你们要设法把那畜生赶开，别让它近我身。”他手持那支顶端装有注射器的钢篙，钻进钢笼子，放下面罩。其他两人半信半疑地将笼子降入水里，看它慢慢沉了下去。

海水清澈，水下能见度良好。胡柏眼看鲨鱼朝笼子游过来，那巨大无比的躯体看上去就象一座向他滑来的大山。他摆好姿势，正准备把钢篙扔出去，不料鲨鱼敏捷地一转身，避开了他意料中的方向，竟从背后袭来。猛烈的撞击差点儿把笼子掀翻，胡柏踉踉跄跄地东倒西歪，不留神让钢篙从手里滑脱了。

鲨鱼用滴血的头鼻部狠命撞击笼子的钢条，用蛮力把它们撞弯。在离胡柏仅仅两英尺的地方，馋涎欲滴的鲨鱼露出了寒光闪闪的利齿。这样的撞击要是再来一次，胡柏就会被鲨鱼攫去，而那支顶端装注射器的钢篙又恰好从笼子的钢条之间滑了出去，正往海底沉下去。在噗噗乱冒的一阵气泡中间，胡柏一下子掀开头顶的笼子舱盖，蹬着水弃笼游出。乘着鲨鱼还在乱摇笼子的当儿，他赶忙潜到水底去捞钢篙。

可是，他没有捞到。尽管他拚命乱抓，这件武器总是滑开去，最后竟沉到一个深深的峡谷中去了。在他头顶二十英尺的地方，鲨鱼把笼子捣碎之后，俯身直向他冲来。

勃劳狄站在甲板上，意识到水下出了什么事，便脸无人色地

惊呼起来："笼子空啦！"

正在这时，第二支鱼叉钢索的牵制惹得鲨鱼性起，它一个转身，就在那灌满海水的小船舷边，破浪跃出水面。一瞬间，那畜生巍巍然跃在半空中，竟遮暗了早晨的阳光。鲨鱼继而以它那无与伦比的威势压下来，哗啦啦一声巨响，正好横着身子把船尾压个正着。奥卡号再也无法支撑，开始下沉。在倾斜的甲板上，勃劳狄和奎恩特两人拚命挣扎，可是已身不由主地朝着恶鲨的血盆大口滚过去。

在越来越快的滚动过程中，勃劳狄惨叫着伸出手去乱抓。慌乱中，他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抓在手里的是胡柏的压缩氧气瓶，可他毕竟还是设法把抓在手里的东西往面前的食人巨鲨扔了出去。

氧气瓶正好落在鲨鱼上下两排利齿中间，牢牢地卡住了。鲨鱼一阵暴怒，为把牵制它行动的累赘摔掉，它猛地挺起身来，一头跳回大海去。它狂暴地啃啮着那塞着它的大嘴使它不得安生的东西。氧气瓶在承受了每平方英寸十五吨的重压之后，山崩地裂似地爆炸了。奎恩特被炸得粉身碎骨；大白鲨立即化为齑粉；奥卡号也落得个同样的下场，象块石子似地沉了下去；只有勃劳狄被沉船抛了出来，幸存着。

勃劳狄绝望地踩着水，不让自己灭顶。他看见胡柏浮出海面，正朝自己这边游过来。

他昏昏然一把抓住这突然出现的救星，断断续续问道："奎恩特，他……他死了吗？"

胡柏把勃劳狄的身子扳过去，不让他看着沉船的残骸，回答说："别讲话！咱们得游一大段路程才能回陆地呢！"

（俞其歆译）

资料

美国报刊对影片《鲨颚》的评论

“彼得·本奇利在一页纸上写了个大纲，一个出版商预付他一千美元，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原先的写作构思是由威镇长岛某地的一条大白鲨启发出来的。这一构思终于发展成为一部极为热门的畅销书。题为《鲨颚》。而现在一部同名影片又出现了。整个事情干得十分出色，堪为楷模，靠的是作家、作家代理人、编辑、几家精装和平装书出版公司、一家电影公司的共同努力；直到在电视上映出，吸引了六、七千万观众之后，这个过程才算结束。很多作家都以作品经历这样的过程为着眼点，但真正能如此成功的却寥寥无几。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赚大钱，而《鲨颚》也确实赚了大钱。

“这部片子可以称为‘五次惊呼’电影，观众被剧情紧紧地吸引住，以致非发出至少五次尖利的惊呼不可。当然，我们是被人巧妙地玩弄于股掌之上了。惊险效果完全是有意安排的，而这一点，不管你欢喜不欢喜，赞成不赞成，正是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成百万观众去看这部电影的诱因。

“利用电影效果的方式已发生变化。过去，电影效果主要是为了制造怪诞，引人异想天开。近来则多方设法努力使可能发生的事情显得逼真。斯坦莱·柯勃立克在《2001年：宇宙史诗》一片中，开创了这样的做法。此后，特技效果术就一直围绕着如何使观众信以为真下功夫。

“关于鲨鱼的民间传说流传甚广。我们知道，鲨鱼要吃人，还听说鲨鱼寿命很长，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强，力大无穷，另外，

几乎完全不具备那种可算作（鱼类）智力的东西。鲨鱼是远古、原始、人类之初的象征。

“这部影片被定在‘少儿应由父母带领观看’一级，换句话说，这部片子没有两性内容，但有暴力行为。当鲨鱼的血盆大口第一次浮出水面时，全场观众失声惊呼。

“这部影片除了警告观众日后选择游泳水域要谨慎以外是不是还有什么真正的含义呢？看来，没有多少其他含义。故事的本意在于给人以恐怖的刺激，而效果也确实是这样。说到底，这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在电影界也许可算是有史以来最佳的荒诞剧。除此以外，鉴于眼下为赚钱而粗制滥造的畅销书以及那些风靡一时的卖座影片到处流行的事实，《鲨颚》还是一棵挺不错的摇钱树呢！”

（《荒诞不经的故事》，载 1975 年 7 月 12 日
美国《星期六评论》双周刊）

“这真可以称作恐鲨症，症状是圆睁的双眼和惨白的脸色，再加上一点儿使人不得安生的惧水心理。恐鲨症使长岛阳光明媚的汉普敦浴场外玩冲浪游戏的人一下子走光了，原因是一百码外出现了几个小黑点，可其实并不是鲨鱼群，只不过是几只无害的野鸭子罢了。在密执安州华伦的通用汽车公司技术中心，几个闹恶作剧的家伙受到启发，在一个淡水游泳池里安上一片人造鲨鳍，引得过路人大惊失色，驻足呆望不已。洛杉矶的一名救生员简直象着了魔，竟非跳回到水里去抑制自己的恐惧心理不可，恐鲨症在一些海滨胜地触发了一场小小的经济衰退，而同时却在其他各地引起了某些商品的畅销，其中包括印有鲨鱼图案的圆领汗衫和真鲨鱼的牙齿。

“不过，《鲨颚》所以会引得大家如痴如狂，并不能单单由商业性的大吹大擂来解释。过去两年中，理查德·尼克松一直在走

下坡路，最后终于下台；要说在夏季有什么好戏可看的话，就只有这件事了。避暑度假的人们显然渴望找到一条逃避现实的出路，而《鲨颚》恰好就提供了这样的出路。

“影片在一个月之内赢利达六千万美元，从而几乎已赶上《教父》，在有史以来赚钱最多的热门电影中名列首位。影片公司已准许一整套的副产品上市：招贴画、圆领汗衫、海滨浴巾、挂在身上的鲨齿装饰品等，而独立经营的企业主也都争先恐后赶着潮流发大财。在汉普敦斯，开办了一家‘鲨颚’酒吧。为招徕顾客，酒吧用木块、电线等造了一条假鲨鱼。

“一夜之间，影片中的大白鲨成了全国性的一种标志，继而又成为人人挂在嘴边的常用语。在政治漫画家笔下，鲨鱼充塞市场，分别代表着苛捐杂税、失业、通货膨胀、大男子主义、罗纳德·里根等。

“亚特兰大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梅塞的精神病医师认为这部影片实际上是一种比喻，描绘了美国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受的‘孤立无助感和无能为力感’。

“甚至当影片在四面都不靠海的美国中西部映出时，你都可以体会到社会性的恐惧是怎么回事。而这种恐惧又都是人们自愿花钱买来的，经历恐惧时一面还是乐滋滋的呢！”

（《恐鲨症：逃避现实之路》，载1975年7月28日美国《新闻周刊》）

“与同名小说一样，影片《鲨颚》开张时也搞了一场几乎史无前例的广告活动：影星周游全国，还花了七十万美元的代价在观众最多的时候搬上电视放映。

“如影片《祓魔师》一样，电影技术在这部片子中对于支配观众的神经起了决定性作用。有一个镜头，观众从鲨鱼的角度看出去，只见人们赤裸着易受攻击的四肢在海岸外拍打水花，乱挥乱舞。接着，镜头立即回过来对准一片鲨鳍，随着破浪而行的鲨

鳍镜头推移着，拍摄了鲨鱼攻击一无防备的孩子的一组惊心动魄的可怖场面。

"同那些描写科学怪人、大猩猩或色情狂女鬼的恐怖影片不一样，在《鲨颚》中，自然界直接展现在眼前，正如目前有关鲨鱼伤人的报道大量接踵而来一样。导演斯皮尔堡认为'人们都爱同死神打赌。我想，很多人看了《鲨颚》后不会逃上岸来，而会争先恐后地跳进水去。这是同未知数打赌啊！'"

（《利齿》，载1975年6月23日美国《新闻周刊》）

"制片人理查德·赞努克和戴维·布朗预见到《鲨颚》的巨大影响，因而一直拖到海滨避暑季节开始才正式把影片付诸发行。

"除了漫画家，专栏作家也把鲨鱼和政治方面的事情等同起来。《华盛顿邮报》的乔治·F·威尔表示惊讶：在华盛顿，'国会的所作所为历历在目，在这样的地方，人们居然会掏钱去看这样一部描写只有肌体、只图一饱、没有头脑的鲨鱼的影片。'

"照目前情况看，《鲨颚》的总赢利甚至会超过获得创纪录的一亿五千万美元的《教父》。明年这部影片将到国外发行，并预计会在国外挣得总赢利额的一半。而到影片出国发行时，就可望已挣得一亿美元的巨款。大发横财的制片商、作家和导演正狂笑着到邻近的游泳池里去享福呢！"

（《被鲨鱼啃啮的国家》，载1975年7月28日
美国《时代》周刊）

"有史以来只有一部片子——《鲨颚》——赢利达'九位数'，这部片子于周闯过了一亿美元的大关。"

（《柯勃立克最大的赌博》，载1975年12月15日
美国《时代》周刊）

（小玲译）

暮年的爱情

（美国短篇小说）

作者　艾萨克·巴谢维斯·辛厄
载于作者的短篇小说集《感情》(1975 年)

编者按：这篇小说的作者艾萨克·巴谢维斯·辛厄是美国著名的犹太老作家。他的短篇小说集《羽毛王冠及其他故事》曾获一九七四年的"全国图书奖"。

《暮年的爱情》描写美国两个富裕的犹太老人孤独而忧郁的晚年生活，字里行间流露了老一代资产阶级对当代美国社会的不满，以及他们对前途的悲观失望，反映了资产阶级保守派与现代派的矛盾。小说还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酷无情。

哈里·班迪纳早晨五点钟醒来，他心里明白，对他来说夜晚已经过去，他再也睡不着了。其实，他每夜都要醒十来次。多年前，他的前列腺动过手术，但是这并没有解除他膀胱上持续不断的压胀感。他睡上一个小时左右，就会因为尿急醒过来。即使是做梦，也离不了这件事。这时他起床，拖着颤抖的双腿慢吞吞地走到盥洗室。回来时他跨进阳台。他住的是一幢十一层楼的公寓，向左看是迈阿密的摩天大楼，向右看是汹涌澎湃的大海。夜晚的空气已经变得凉爽了些，但仍然免不了热带的闷热。空

气里有死鱼和油污的气味，或许还夹杂着桔子的气味。哈里在阳台上站了很久，让海上吹来的和风轻拂着他微湿的前额。尽管迈阿密滩已经变成一座大城市，但是他仿佛觉得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大沼泽地依然近在咫尺，能够嗅到草木和沼泽的气味和水气。有时会有只海鸥在夜里惊醒，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偶尔，海浪还会把一条梭子鱼或者幼鲸的尸体抛上海滩。哈里·班迪纳朝好莱坞的方向眺望。几年前这一带还是一片未经开发的荒地，曾几何时却变成了到处挤满旅馆、公寓、饭馆、超级市场和银行的居民区了？街灯和霓虹灯使天上的星星显得暗淡无光。即使是深更半夜，街上也会有汽车疾驶而过。这些人在黎明之前要赶到哪里去呢？他们难道从来不睡觉吗？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着他们呢？“得了，这已经不再是我的世界了。人一过八十岁，就无异于行尸走肉。”

他把手靠在栏杆上，想忆起刚才的梦境。他只记得梦里出现的那些人——不论是男是女——现在都已不在人世。梦显然是不承认死亡的。在梦里，他先后的三个妻子都还活着，他的儿子比尔和女儿西尔维亚也都活着，纽约、他在波兰的故乡和迈阿密滩都融为一体了。而他，不论是叫哈里还是叫哈士尔①，既是个成年人，又是犹太教小学的学童。

他闭了闭眼睛。梦境为什么总是记不住？七十年前、甚至七十五年前的往事还历历如在眼前，可是今夜的梦却象浪花一样转瞬即逝了。某种无名的力量总是将梦境驱散，不让留下一丝痕迹。一个人还没进坟墓，他的生命就死了三分之一。

过了一会儿，哈里在阳台上的塑料躺椅上坐了下来。他眺望着东方的大海，那里即将破晓。想当年，他清晨第一件事就是去游泳，在夏季尤其是这样；可是他早已没有这种兴致了。报上有

① 哈里、哈士尔：哈里是英语人名，哈士尔是犹太意第绪语人名。

时刊载鲨鱼袭击游泳者的报道，还说其他水生动物咬人也会引起严重后果。他现在只要能洗个温水澡就心满意足了。

他转而想到了生意。他很清楚，金钱已经帮不了他的忙，可是也不能成天郁郁不乐地思索人生的虚妄。考虑一下实际事务倒还容易些。股票和公债要么涨要么跌。股息和其他收益需要存入银行，并且要在帐本上记一笔以便付税。电话费、电灯费和公寓保养费都需要付帐。有个女人每星期来一天给他打扫房间，洗烫衬衫和内衣。他偶尔有套西装需要干洗，或者有双皮鞋需要修补。他不断收到的信件也得答复。他和犹太教堂没有常年关系，可是每逢犹太新年和赎罪日，他总得找个做礼拜的地方。结果，他就收到许多信，要求他资助以色列、犹太教大学、犹太讲经会、养老院和医院。他每天都接到一大堆"垃圾邮件"，扔掉以前至少得打开来看一眼。

自从他决心单独度此余生，不要妻子甚至不要管家，他就得自理膳食，因此他每隔一天就到超级市场去采购一次。他推着手推车走过一排排货架，经常挑些牛奶、乳酪、水果、罐头蔬菜、肉糜之类，偶尔也选购一些蘑菇、一罐俄罗斯蒸菜浓汤或者鱼圆。他无疑是用得起女佣的，可是有些女佣是小偷。再说，要是让别人来侍候他，他自己又干什么好呢？他记得犹太教法典第二篇里有个警句说，怠惰使人发狂。在厨房里拨弄电炉，上银行，读报纸，尤其是读金融版，以及在梅里尔·林奇公司办事处花上一两个小时看纽约交易所牌价在行情表上闪过——这些事都能使他精神振奋。他最近装上了一架电视机，可是难得看一次。

他公寓里的邻居常常不怀好意地问他，能叫别人替他干的事为什么要自己干。他是众所周知的阔佬。他们向他提出建议并且发出问题：他为什么不到以色列去定居？夏天为什么不到

山区去住旅馆？为什么不结婚？为什么不雇秘书？他为自己赢得了守财奴的名声。他们不断提醒他“这是带不走的”——好象说出了什么发人深省的真理似的。由于这个原因，他不再参加住户会议和住户宴会了。每个人都千方百计从他身上捞点油水，可是如果他有需要的话，谁也不会给他一分钱。几年前，他乘上一辆公共汽车从迈阿密滩到迈阿密市去，发现自己缺二分车钱。他身上只有面额为二十美元的钞票。没有一个人表示愿意替他垫二分钱或者给他换成小票子，而驾驶员则叫他下车。

老实说，不论在哪个旅馆里都不如家里舒服。旅馆里的伙食量太大，又不符合他的需要。只有他自己才会注意排除饮食中的盐、胆固醇和香料。此外，乘飞机和乘火车旅行，对他这样年老体弱的人也未免太劳神费力了。这么大年纪再结婚也不合情理。年纪比较轻的女人难以迎合，而年纪大的他又毫无兴趣。就他的情况而言，他是注定要孤独地生活并且孤独地死去了。

东方的天空不知不觉地染上了暗红色，哈里就走进盥洗室。他站在镜子前端详了一会儿——深陷的双颊、光秃的头顶上只有几绺白发、尖削的喉结、象鹦鹉嘴似的往下钩的鼻子。两只眼睛长歪了，一高一低的，流露出厌倦的神情但依然残存着年轻人的热忱。他曾经是个精力旺盛的男子汉。他娶过几个妻子，还有过风流韵事。他至今还有一叠情书和相片放在不知什么地方。

哈里·班迪纳到美国来的时候不象别的移民那样一文不名，目不识丁。他在老家的私塾读到十九岁。他懂希伯来文，而且还偷偷地看报纸和世俗的书籍。他还学过俄语、波兰语，甚至德语。来到美国以后，他到库珀联谊会念过两年书，准备当工程师。可是他爱上了美国姑娘罗萨莉·斯坦，跟她结了婚。他的岳父萨姆·斯坦把他带进了建筑业。罗萨莉三十岁那年死于癌

症，给他留下了两个孩子。金钱滚滚而来，可是死神却把他的亲人一个一个地夺走了。他的儿子比尔是个外科医生，四十六岁那年死于心脏病，留下两个孩子，两人都不愿意当犹太人。他们的母亲是个基督教徒，在加拿大某地和另一个男人住在一起。哈里的女儿西尔维亚和她的母亲在同样的年龄患上完全同类的癌症。她没有留下孩子。哈里决意不再要孩子，虽然他的第二个妻子埃德娜曾经苦苦哀求让她生一两个孩子。

是的，死神剥夺了他的一切。起初，两个孙子有时还从加拿大给他打个电话，每逢新年还给他寄张贺年片。可是如今他们音讯全无，哈里就从遗嘱上把他们除了名。

哈里一边刮脸，一边哼着一支曲子——哪儿听来的他不知道。是电视机里听到的，还是在波兰听到的，现在又在记忆里复活了吗？他对音乐一窍不通，不论唱什么都会走调，可是他还是保留了在盥洗室里唱歌的习惯。他在盥洗室里得花很长时间。他用来通大便的药片，几年前就不起作用了，所以他每隔一天就要灌一次肠——对一个八十多岁的人来说，这可是一桩又费时又艰苦的事。他试着在浴缸里做体操，伸伸骨瘦如柴的腿，再把手象桨似的在水里拨弄拨弄。这都是为了延年益寿，可是即使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还是不禁自问："干吗还要活下去呢？"活下去还有什么味道呢？不，他的生命毫无意义——但是他的左邻右舍的生命难道比他的有意义吗？公寓里住满了老年人，都过得挺宽余，许多人还很富裕。有些男的路都走不动了，或者是步履维艰的；有些女的得拄拐杖。不少人患了关节炎或震颤性麻痹症。这不是一幢大楼，而是一座医院。有人死了，哈里要到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以后才会知道。他虽然是公寓里的第一批住户之一，但他还是难得碰上熟人。他既不赌钱，也不玩牌。人

们在电梯或超级市场向他问好，他全都不认识。不时会有人问他："你怎么样啊，班迪纳先生？"他通常都回答说："到了我这年纪还能怎么样？每活一天都是额外收获罗。"

夏季里的这一天开始时也跟往常一样。哈里在厨房里做了早饭——脱脂牛奶泡米花和加糖精的桑卡。九点半左右，他乘电梯下楼取邮件。他天天都收到一些支票，可是这一天收获特别大。股票跌了，但公司照常付股息。哈里的收益来自别人抵押的房产、房租、公债，以及他勉强记得的一些交易。有个保险公司每年付给他年金。多少年来，他每个月都收到一张"社会保险"机构寄来的支票。这一天上午的收获超过了一万一千美元。他固然需要拿出很大一部分来付税，可是留下来的还有五千多美元。他一边把一笔笔钱加起来，一边琢磨着：要不要到梅里尔·林奇公司办事处去看看交易所的行情呢？不，去也白去。即使股票上午涨了，这一天还是会以亏损告终。"市场简直发疯了。"他自己嘟囔着。通货膨胀和股票涨价是形影相随的——他一直认为这是一条铁的规律。可是现在美元和股票都正在土崩瓦解。得了，什么都靠不住，只有死亡是确定无疑的。

十一点左右，他下楼去把支票存进银行。是家小银行，里面的职工都认识他，跟他道早安。他在那里有个保险箱，用来存放贵重物品和首饰。事有凑巧，他的三个妻子都没有写遗嘱，所以东西全都留给他了。他到底有多少财产，自己也不很清楚，反正不会少于五百万美元。尽管如此，他上街穿的衬衫和裤子是任何穷光蛋都买得起的，帽子和鞋子也已穿了多年。他拄着手杖，迈着小步，还不时回头瞥一眼。也许有人在盯梢。也许哪个歹徒发现他是个阔佬，正在策划绑架。万一有人抓住他，强行塞进一辆小汽车，拖到某个废墟或山洞里去怎么办呢？尽管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街上行人熙熙攘攘，但还是不会有人挺身而出加以

阻止的，也不会有人替他付赎金。

他在银行办完了事，就转身回家。这时烈日当空，炎气灼人。妇女们站在凉棚的阴影下，看着橱窗里的衣裙、鞋袜、胸罩和游泳衣。她们流露出犹豫不决的神情——买呢，还是不买？哈里朝橱窗瞥了一眼。那里有什么好买的呢？不可能有他想要的东西。从现在到五点钟准备晚餐的这段时间里，他什么都不需要。他清楚地知道回家以后要干什么——在沙发上睡一觉。

谢天谢地，他没有遭到绑架，没有遭到拦路抢劫，公寓也没有遭到盗窃。温度调节器和盥洗室里的自来水管都工作正常。他脱了鞋，伸开四肢，在沙发上躺了下来。

真是怪事，到如今他还会沉湎在幻想之中：意外的成功、活力的恢复、男子汉的冒险。脑子拒绝接受年老力衰的现实，还充满了他年轻时候的热情。哈里常常对自己的脑子说："别傻了。一切都为时太晚了。你已经没什么可盼的了。"可是脑子本性难移，照旧盼啊盼啊。是谁说过：人是带着自己的希望进入坟墓的？

他不知不觉睡着了，又被一阵敲门声弄醒。他吃了一惊，从来没人来看他。他想："一定是消灭害虫的人。"他把安全链放足，把门拉开一条缝，看见一个妇女：小巧的身材、淡红的双颊、黄色的眼珠、梳得高高的稻草色金发。她穿着一件白色衬衫。

哈里把门打开，那位妇女用带外国口音的英语说："但愿我没有吵醒你。我是你左面新搬来的邻居。我想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埃塞尔·布罗克尔斯太太。姓挺怪的，对吧？那是我已故丈夫的姓。我娘家姓戈德曼。"

哈里难以置信地盯着她。他的左邻原来是个独居的老太太。他还记得她姓哈尔珀特，就问："哈尔珀特太太出了什么事？"

"她出的事是谁也免不了的。"那位妇女自信地回答。

"什么时候？我一点也不知道。"

"已经五个多月了。"

"进来，进来。人死了，我都不知道。"哈里说，"她人很好……从来不打扰人。"

"她生前我不认识她。这套房间我是从她女儿手里买下来的。"

"请坐。我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请你吃。我有瓶白酒放哪儿的，可是……"

"我中午是不吃点心的，也不喝白酒。可以抽烟吗？"

"当然，当然。"

那位妇女在沙发上坐下来，熟练地打燃了一只花哨的打火机，点着了自己的香烟。她涂的是红色的指甲油，哈里还注意到她戴了一只很大的钻石戒指。

那位妇女问道："你一个人住这儿？"

"是的，一个人。"

"我也是一个人。有什么法子呢？我和丈夫共同生活了二十五年，没有一天不称心。我们的生活全是明媚的阳光，没有一朵乌云。突然之间，他去世了，留下我一个孤苦伶仃的。纽约的气候不利于我的健康。我有风湿症。我要在这里度过余年了。"

"这套房间你是连同家具一起买进的吗？"哈里以谈生意的口气问道。

"家具和一切装备。那个女儿除了衣服和床上用品以外什么也不要。她很便宜地全卖给我了。我是不会有那个耐心去买家具和餐具的。你在这里住了很久吗？"

那位妇女接二连三地提出问题，哈里都乐意地回答了。她

看起来是比较年轻的——不会超过五十，可能还要年轻一些。哈里给她拿来一只烟灰缸，又端了一杯柠檬汁和一碟小甜饼，放在她面前的咖啡桌上。两个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埃塞尔·布罗克尔斯交起腿，哈里朝她丰满的膝盖瞥了几眼。她已经从说英语换成带波兰口音的意第绪语。她有一种感染人的亲戚之间的亲热感。哈里内心感到一种莫名的欢乐。一定是上天批准了他那深藏不露的心愿。只有现在，当他听着她说话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这些年来有多孤独，以及由于难得跟任何人说一句话又有多苦闷。即使只有她做个邻居也比没有强。哈里在她面前变得年轻了，话也多了。他跟她说了自己三个妻子的事，以及自己的子女遭到的不幸。他甚至提到第一个妻子死后，他曾经有过一个情人。

那位妇女说："你不必为自己解释。男人总是男人。"

"我老罗。"

"男人从来不会老。我在乌洛克拉韦克有个伯父，他八十岁那年娶了个二十岁的姑娘，还给她生了三个孩子。"

"乌洛克拉韦克吗？那地方离我老家科瓦尔很近。"

"我知道。我到过科瓦尔。以前我有个婶娘住在那儿。"

那位妇女看了看手表。"一点钟了。你在哪儿吃午饭？"

"不吃。我只吃早饭和晚饭。"

"你是不是控制饮食？"

"不是，可我这年龄……"

"别再谈你的年龄了！"那位妇女骂了他一声。"我有个主意。到我家来，我们一起吃。我不喜欢一个人吃饭。对我来说一个人吃饭比一个人睡觉还难受。"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我做了什么，值得你对我这么好？"

"得了，得了，别胡说了。这是美国，不是波兰。我的冰箱里塞满了好吃的东西。我扔掉的比吃掉的多，老天饶恕我。"

那位妇女用了许多意第绪语的口头语，哈里至少有六十年没听见过了。她搀着哈里的手臂，引他到了门口。一共没有几步路。等到哈里把房门锁好，她已经把门打开了。她的房间比哈里的宽敞明亮。墙上挂着图画，还有花哨的灯具和纪念品。从窗口看出去就是大海。桌子上摆着一瓶花。哈里的房间里有股尘土的气味，这里的空气却是清新的。"她有所图，她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哈里对自己说。他想起报上的报道，有些女骗子从男人、甚至从别的女人手里骗取巨款。关键是什么都不要答应，什么都不要签字，连一分钱也不要掏出来。

她让哈里在桌旁坐下来，厨房里很快就传来了咖啡壶的噗噗声和新鲜面包、水果、乳酪和咖啡的香气。哈里多年来第一次在中午有了食欲。过了一会儿，他们俩就坐下来吃饭了。

那位妇女吃一口饭就要深深地吸一口烟。她埋怨说："男人来追求我，可是说来说去，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我有多少钱。只要他们一开口谈钱，我就跟他们一刀两断。我不穷；我甚至——敲敲木头① ——很富。可是我不希望别人为了钱财娶我。"

"谢谢上帝，我不需要任何人的钱财。"哈里说，"我就是活一千岁，钱也够花的。"

"那好。"

他们慢慢地谈起了各自的经济状况。那位妇女逐项说明了自己的财产。她在布鲁克林和斯台顿岛有房产，还有股票和公债。根据她说的话和提到的人名，哈里终于断定她说的是实话。她在迈阿密有个银行支票户头和保险箱，恰巧和哈里是同一家银行。哈里估计她的财产至少也值一百万，或许还不止。她给

① 敲敲木头：古代迷信认为敲敲木头能够驱邪消灾，现在仍有人这样做。

哈里端饭就象女儿或妻子那样体贴。她告诉他哪些东西该吃，哪些东西不该吃。哈里当年也曾碰到过这种奇迹。女人见了他，马上亲热起来，以后就跟着他，再也不离开了。可是他这么大年纪还会碰上这样的事，这简直就象做梦。他突然问道："你有孩子吗？"

"我有个女儿西尔维亚。她一个人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①的一个帐篷里。"

"为什么住帐篷？我的女儿也叫西尔维亚。你就可以做我的女儿。"他补充了这么一句，可是为什么要这么说他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

"胡说。年龄有什么关系？我就一直喜欢年龄比我大得多的男人。我的丈夫——愿他安息——比我大二十岁，我但愿每个犹太女儿都能过上我们俩的生活。"

"我肯定比你大四十岁。"哈里说。

那位妇女放下匙子。"你当我多少岁？"

"四十五岁左右。"哈里说，虽然他明知不止了。

"再加十二岁就对了。"

"看不出来。"

"我和丈夫生活得很好。我要什么他都会给我——月亮、星星，他的埃塞尔要什么他都舍得给。所以他死了我很伤心。另外，我的女儿也叫我头痛。我给精神病医生付了不知多少钱，可是他们对我毫无帮助。你看我这样子，我在精神医院里住了七个月，是精神病院。我失了常态，不想活了。他们日夜守着我。他在坟墓里叫我去。我想跟你说件事，你可别误解我。"

"什么事？"

"你使我想起我的丈夫，这就是为什么……"

①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加拿大西南部的一个省。

“我八十二了。”哈里刚说出口就后悔了。他要瞒掉五岁是很容易的。他略为一顿又补充说：“我要是年轻十岁，就会向你提出请求。”

他又后悔自己失言了。这些话好象是自动从他嘴里溜出来的。他还在担心自己落进女骗子的圈套。

那位妇女以探询的眼光看着他，扬起半边眉毛说：“我既然决定要活下去，我就照你现在的样子接受你。”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会是真的？”哈里翻来复去地问自己。他们谈论着结婚和打通两套房间之间的墙，以便连成一套。他们的卧室是紧贴着的。她把自己的经济情况详细地透露给他。她的财产值一百五十万。哈里已经向她交了底。他问道：“我们拿这么多钱干什么好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花钱，”那位妇女回答说，“但是两人一起，我们就可以周游世界。我们可以在特拉维夫或者泰比里厄斯买一套公寓。那里的温泉对我的风湿症有好处。有我在你身边，你会长寿。我包你至少活一百岁。”

“一切听从上帝的安排。”哈里这么说了，却又对自己的话感到惊讶。他是不信教的。他对上帝及其主宰作用的怀疑逐年增强。他常说，见了欧洲犹太人的遭遇还相信上帝的人准是傻瓜。

埃塞尔站了起来，哈里也站了起来。他们相互拥抱和亲吻。哈里紧紧地搂着埃塞尔，青春的冲动使得他热血沸腾。

她说：“等到我们在婚礼的帷幕下站过以后。”

哈里感到他以前听到过同样的声音说同样的话。可是那是什么时候呢？又是谁说的呢？他的三个妻子都是在美国出生的，不会用这样的表达方式。是梦见的吗？人们能在梦中预见未来

吗？他低下头来，陷入沉思。等他抬起头来，却惊呆了。就在那几秒钟里，那位妇女的外貌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她已经离开他了，他刚才没注意到。她脸色苍白，面容枯瘦、衰老，头发也突然变得蓬松散乱。她用眼角凝视着哈里，眼神呆滞、悲凉，甚至严峻。他暗想：是我污辱了她还是怎么的？他又听到自己问道："出了什么事吗？你不舒服吗？"

"不是的，不过你最好现在就回去。"她说，口气显得不友好、无礼而且不耐烦。他想问她为什么突然变得判若两人，可是他那久已忘却的（也可能是从未忘却的）傲气占了上风。你永远别想猜透女人的心思。不过他还是问道："我们什么时候见面？"

她犹豫了一会，然后说："今天不见面了。或许明天吧。"

"再见。谢谢你请我吃午饭。"

她甚至没有费神送他到门口。哈里回到自己的套间，想道：得了，她改变主意了。他感到受了屈辱——自己是这样，她也是这样。她是逢场作戏吗？是恶意的邻居存心安排来捉弄他吗？他觉得自己的套间空空荡荡。他感到胃胀，决定不吃晚饭了，他喃喃自语地说："到了我这年纪，不该再做傻瓜了。"他在沙发上躺下，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等到再张开眼睛，外面天已经黑了。或许她会再来按我的门铃。或许我该给她打个电话吧？她曾把电话号码给了哈里。尽管哈里睡了一觉，醒来却感到精疲力尽。他有信要回，可是决定放到明天早上再说。他走到阳台上。他的阳台的一侧正对着她的阳台的一侧。在阳台上他们彼此看得见，甚至能交谈，如果她还对哈里感兴趣的话。海浪拍打着岸边，卷起一片片白沫。远处有条货轮。一架喷气式飞机在空中发出隆隆声。一颗孤零零的星星，冲破路灯和霓虹灯的亮光出现在天空上。即使只能见到一颗星也是桩好事，否则人们就可能完全

忘记还有个天空了。

哈里坐在阳台上，期待她也许还会出现。她可能有些什么想法呢？她的情绪怎么会改变得如此突然呢？起初她象个热恋中的新娘一样温柔、健谈，可是转眼之间却形同路人了。

哈里又睡了过去，等他醒来，已经是深夜了。他已经没有睡意，想到楼下去取晨报的晚版，上面刊有纽约交易所的行情。但是他没有去，反而上床躺下了。上床之前，他先喝了一杯西红柿汁，吞了一粒药片。他和埃塞尔之间只有一墙之隔，可是墙壁自有它的威力。他想，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宁可住帐篷的原因。他以为想着心事会睡不着觉，可是他很快又睡着了。他醒来时感到胸闷。几点钟了？他手腕上的夜光表表明他已经睡了两个小时零一刻钟。他做了梦，可是梦境已经记不起来了，只留下了黑夜的恐怖。他抬了抬头。埃塞尔是睡着还是醒着呢？她的房间里没有半点声响。

他又睡着了，这次是被闹醒的，只听见走廊里一片谈话声、开门关门声、脚步声和奔跑声。他向来害怕失火。他多次在报上读到关于老年人在养老院、医院和旅馆里被活活烧死的报道。他起身穿上拖鞋和睡衣，打开了通向走廊的门。走廊里空无一人。是幻觉吗？他把门关上，走到阳台上去。不对，楼下连救火员的影子都没有。只有晚回来的居民和外出逛夜总会的人，发出酒醉后的喧闹声。公寓里有些住户到了夏天就把房子转租给南美洲的游客。哈里又上了床。平静了几分钟，接着走廊里又传来一片嘈杂声和男男女女的谈话声。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可是出了什么事呢？他想起身再看一次，可是没有起来。他紧张地躺着。突然之间，他听到厨房里的内线电话响了。他拿起话筒，只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拨错号了。"哈里一进厨房就打开了日光灯，灯光照得他眼花。他打开冰箱，取出一壶糖茶，倒

了半玻璃杯，可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了解渴还是为了振作精神。过了一会儿，他想解手，就到盥洗室去了。

就在这时候，门铃响了；铃声一响，尿也不急了。或许有强盗闯进了大楼吧？夜班门警是个老头子，可不是强盗的对手。哈里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到门口去。他站在抽水马桶前面直发抖。他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现在可能是我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刻了。“上帝啊，可怜可怜我吧。”他喃喃地说道。直到这时，他才想起门上装有一个窥视孔，可以看得见外面的走廊。他想我怎么会忘了呢？我一定是老了。

他静悄悄地走到门口，揭起窥视孔上的盖子，往外面张望。他看见一个穿着睡衣的白发妇女。哈里认得她是自己的右邻。他一下子明白过来了。这个妇女有个疯瘫的丈夫，一定是出了事。哈里打开门，那位老年妇女递给他一个没有贴邮票的信封。

“对不起，班迪纳先生，这个信封是隔壁那位妇女留在你门口的，上面有你的姓名。”

“哪位妇女？”

“左面那位。她自杀了。”

哈里感到一阵肠胃痉挛，霎时间他又感到腹部绷得象一面鼓一样紧。

“那位金发妇女吗？”

“是的。”

“怎么自杀的？”

“从窗口跳出去的。”

哈里伸手接过信封。

“她在哪儿？”他问。

“抬走了。”

“死了？”

“是的，死了。”

“我的老天！”

“这幢大楼里已经出了三起这种事了。在美国生活的人都会发狂。”

哈里双手哆嗦着，信封就象被风吹动似地在颤抖。他道了谢，关上门。他记得把眼镜放在床头桌上，就走过去取。他警告自己：“可不能跌交。再跌断了臀骨就完了。”他蹒跚着走到床边，打开了小灯。眼镜就在他放的地方。他感到头晕。墙壁、窗帘、镜台、信封都不断地跳动旋转，就象电视机上模糊的画面一样。他想，我是快瞎了还是怎么的？他坐下来，等待这一阵子昏眩过去。他费力地打开信封。便条是用铅笔写的，字行歪歪斜斜，意第绪语也拼错了很多词。上面写道：

亲爱的哈里，原谅我。我必须去和我的丈夫团聚。如果不太麻烦，请你为我读卡第绪经。我将在我所去的地方为你祈福。

哈里把信纸和眼镜放在床头桌上，又把灯关掉。他躺在床上，又打嗝又打呃。他的身体一阵阵地抽搐，床上的弹簧也跟着振动。“得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对任何东西抱希望了，”他以罚誓的口气说出了这个决心。他觉得冷，拉了条毯子盖在身上。

上午八点十分了，他才从昏睡中苏醒过来。是梦吗？不是，信还在桌上呢。这一天哈里·班迪纳没有下楼取邮件。他没有给自己做早饭，也没有洗澡和穿衣服。他躺在阳台上的塑料躺椅上，不断打盹，想着另一个西尔维亚——埃塞尔的女儿，她还

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个帐篷里。他不禁自问：她为什么要远离尘世？是她父亲去世使她伤透了心吗？是受不了她母亲吗？还是在她那年龄已经看到人生徒劳，因而决心隐居呢？她是想认识自己呢，还是想认识上帝呢？这位老人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大胆的主意：乘飞机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去，到旷野里去找到这个姑娘，给她以安慰，待她如女儿，而且或许能跟她一起领悟人为什么要出生，又为什么非死不可。

（田滨译）

雨中的无人售票车

（日本短剧剧本）

作者　小松干生

载日本《戏剧》杂志 1976 年第 2 期

编者按： 此剧以封闭的公共汽车比喻日本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反动派拚命要把人民群众送往与人民愿望相反方向的丑恶行径。作品围绕停车这件事，描绘了日本社会一些阶级、阶层的人物形象，但恰恰没有刻画无产阶级的人物典型，通篇作品仅仅停留于揭露现实社会，而否定了变革这种现状的可能性，结果只能陷于无能为力的绝望之中。

这是发生在雨夜的事。

一辆无人售票的汽车载着十名乘客在行驶着。

车上谁也不说话。大家都和往常一样默默无声地随车颠簸。

突然，有人注意到窗外面。

1　怪啊……不对头嘛……。您说怪不怪呀？

2　怪什么呀？

1　你看，这是什么地方？

2　是呀，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1　你来过这儿吗？

2　没有。

1　你不是新村的吗？

2　新村？

旁边的 3 插话，

3　是怪呀。

1　对吧？

车子向左转弯。

4　拐弯了吗？

5　（点点头）

大家惊慌地寻视起来，面面相觑，然后视线集中到司机身上。

司机铁板着脸凝视着前方，不予理睬。

1　驾驶员……驾驶员……

3　这是怎么回事？

4 站起来按电钮。铃响了，同时，停车信号灯也亮了。

汽车仍然在飞驶。大家急切地等待着车子停下来。

4　诸位都是新村的吧？是回新村吗？

众点头。

只有 2，看着窗外自言自语，

2　原来这是开往新村的车子呀。

4　驾驶员……

3　声音太轻了。

4　啊？噢。……驾驶员……

3　还不行。

6　也许前面在修路，所以绕道走。或者是因为下雨什么地方塌方了。

7　那为什么不预先打招呼呢，真怪。

（这是女的）

8　可是这附近根本就没有会塌方的悬崖或斜坡嘛。

（这也是女的）

6　那末，请吧，你们来问吧。

7　……

8　……

5　下一站我要下车了！

没有反应。

静场。

7　你不是自治会的委员长吗？

9　嗯？不……

7　请代表大家问一问嘛。

9　虽说是自治会的，可我们是三村的，不是整个儿新村的。那位不就是新村自治会的书记长吗？

10　不敢当。我们自治会和三村的自治会不同，是根本不问政治的。只不过搞些运送蔬菜、购买火油、组织看电影等事情罢了。因为多管闲事会招致误会，对自己不利。已经有人在背后说我们是否是共产党，我们正在为难于开展工作而大伤脑筋呢。

8　那，怎么办呢？难道就这样保持沉默吗？

10　所以，还是请哪位……

8　不要叫别人，你自己问不是蛮好吗？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很简单嘛。

10　那末，你去问不也可以嘛。

8　可我是女的，如果跑在男人前头，不可笑吗？你说是吗？

7　是啊。

这时，9 对 10 说：

9　听你刚才的口气，好象是说我们三村自治会是什么政治团体似的，可不能这么说。在组织自治会的第一次筹备会上，二百十二个人聚集在一起开会，按多数人的意见不是有一个决定吗？认为不要整个新村的自治会，还是按地段成立自治会为好，是这样决定的吧。可你却把它——

10　别胡说。您听着，我是个九州来的乡下人，什么也不懂。不过我认为只要大家能够高兴高兴就好了。于是，就提出倡议。开筹备会也是我提议的。你听着，我是发起人，因此我有责任，我可不愿意半途而废。

9　不，我说的是你为什么不遵守筹备会的决定。

10　那个吗，在当时参加会议的人中间可能是多数，可是那不过是二百人中的多数。

9　二百十二名。

10　相差十二名有什么关系呢？

9　你说什么？

10　请不要打断我讲话。你知道不知道这新村到底住了多少户人家？有三千二百十二户呐！要说人口，将近有一万。其中的二百名……

9　二百十二名。

10　你说的是二百人中的多数，那算什么呢？

9　可是筹备会的决定总是决定吧？你不是一直在场吗？如果说你不在场，这些话还讲得过去。然而你是在场的，而且也同意那个决定的。可你却带头违反那个决定。

10　我不是说了，既然我被推选为领导，而且又是发起人，因此，我就不能搞到一半撒手不管。难道我们干过什么坏事吗？干过什么要受人家责难的事吗？

9　那我可不知道。

10 不能说不知道吧。打算找我的麻烦吗?

9 没有的事。我只是想说，三村自治会并不是政治团体。这一点非要说清楚不可。

10 那与我无关。人家在背后说你们什么，关我什么事!

9 这是什么意思?

10 随你理解嘛!

9 人家在背后到底讲我们些什么?

10 各种各样的都有，人家背后议论总是各种各样的嘛。

9 确实，我的父亲曾做过自民党议员的秘书。不过那不是现议员而是前议员，况且他本人又不是议员，不过是议员的秘书，而且不是现在，是以前，再说那不是我而是我的父亲……因此要我怎么样呢?

10 我可不知道，又不是我说的。

9 告诉你，我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治团体，这是事实。而且，我就是我，我不等于三村自治会。

10 但愿如此。不过，世界上往往有许多事并非都是如此的。

9 你想把我说成是独裁者吗?

10 我讲的是一般情况。

6 不要争了吧，怎么样? 难道现在是磨嘴皮的时候吗?

9 不，因为机会难得，所以想把问题讲讲清楚。

4 行啦，行啦，别争了吧!

10 我并不喜欢争论，可是他……

9 找麻烦的是你不是我。

10 没有的事。

5 不要吵了!

瞪了他们一眼，然后转向前方。

5 喂，驾驶员，停车信号灯已经亮了好久了，那上面不是写着

下一站停车吗！为什么还不停？难道是不算数的吗？

大家注意着驾驶员的动静，只见他按了按电钮，把信号灯关掉了。

5 怎么，跟我开玩笑？你这小子。

站起来，快步走向驾驶室。

司机猛然刹车，5站不稳向前跌去，5正设法站住时，车子又突然加快了速度。

5向后倒下，头撞在地板上，不动了。

众目瞪口呆。

车子依然向前行驶。

7 我怕……

车子一转弯，5的身体就在地板上滚动。

6 情况似乎不妙呀！

3 死了吗？

4 没有吧。

3 这么放着，不要紧吗？

6 一站起来就有危险，时速已经80公里了。

3 刚才他是故意这么搞的吗？

4 不会吧。

6 说不定。

3 生命危险吗？他的脑袋似乎受伤了。

1 不要紧的，人是不会那么轻易死掉的。

3 不过，他怎么动也不动呢？

9 ……驾驶员，驾驶员。

10 没听见吗？

9 请你停一停。

10 请停一停呀。

9　现在是朝什么方向开？

10　……喂，你没听见吗？

0　行车途中。

10　嗯？

9　什么？

3　忠？

4　钟？

6　什么？

0　行车途中。

3　图忠？

4　涂钟？嗯？

1　他是不是说行车途中不要搭话……？

众人面面相觑。

这时，7 从车窗看到车子后方，说：

7　新村的灯火在那边……那是新村吧？

8　……是啊……

大家回过头来。

下定决心说：

1　驾驶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把车子停一停吧。快停下来，朝后开吧。你说话呀。快说！

也许是心理作用的缘故，车速似乎增加了。

1　这是开往新村的车，我们是回新村的，我们每人都付了六十元钱。你是驾驶员，应该把乘客送到目的地，这是你的职责。然而，你现在到底在干什么呢？你想把车子开到什么地方去？这又不是游览车。喂！你回答呀，回答！你以为不说话就解决问题了吗？

车身摇晃着曲折地前进。

1　喂！

9　停下！

女人们的惊叫声。

1　喂，你没看到吗？刚才一个人撞破头倒下了，虽说不能全怪你，但你是有责任的。如果再这么放着不管，就要出人命了。你看，他还躺在那里。他也有正在等着他回去的妻子和孩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你怎么向他的家属交待呢？现在停车还不迟，我们也不生你的气，没什么，只是回家稍微晚了一点，算我们在兜风就是了。已经深夜了，玩笑就开到这里为止吧！往回开吧。怎么样？嗯……听见了吗？我是理解你的心情的。不管是谁，有时会感到烦躁而讲不出具体的原因；有时也会懒得说话。在当今分工极细的社会里，我们每天重复着和昨天一样的工作。如果偶然有什么变化，那一定会使人感到厌烦。职员也好，干象你们那样工作的人也好，都是一样的。不过，工作就是如此，人生就是如此。对吧？让我们忍耐下去，忍耐下去吧。

3　我说——

1　人生不尽是美好愉快的。相反，更多的是痛苦和烦恼。不过，还是让我们面带笑容地生活下去吧。你说是吗？我们都是自己人嘛，对不对？有什么苦处，请尽管说吧。

3　我说，现在不是谈人生问题的时候，……

7　是啊！别和他唠叨了，快叫他停车吧！

1　别嚷，我说你们都别嚷。

8　你是他的什么人？是父亲还是哥哥？总不见得是他的母亲吧！

1　不，不是，当然不是。不过，我能够理解他的心情。

7　他的心情，关我们什么事，还是领会领会我们自己的心情吧！

8　是啊！

1　不要歇斯底里地乱叫。现在需要帮助的不是你们，而是他。

2 独自嗤鼻一笑。

尽管大家注视着他，他仍然吃吃地笑。

3　你笑什么呀？

2　……

3　他讲的话，我是不赞成的，不过，他的话并不可笑，现在可不是笑的时候。大家应当同心协力，采取说服的方法，或者其他别的方法，尽快地回到新村去。就是你恐怕也想早点回去休息吧？

2　不，我并不。……我回到新村去也没用，因为我不是什么新村的。

3　那末，为什么……？

2　不可以乘吗？

3　总不会……你跟他是一伙吧……。

2　我可不喜欢傻瓜。

司机回过头来，他的目光令人害怕。

车子继续开着。

司机又转向前方。

9　请你（对 1）继续劝劝他吧。

4　现在已经不是进行说服的时候了吧？

7　是啊，光靠嘴巴讲有什么用啊。

8　是没有用。

9　那末，怎么办呢？

7　干掉他嘛。

9　干掉？

7　（点头）

9　太厉害了吧？

7　你说别的还有什么办法呢。

9　怎么说呢……不过，至少现在还没到干掉他的时候吧？

10　啊？那末你是说只要时间一到就可以干掉他？

7　现在不是什么可以不可以的问题。

8　不干掉他，他就要干掉我们。

10　我是在问你呀。

9　不管怎样，如果说现在干，我是反对的。

10　不，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的是干与不干是不可变更的原则呢，还是一旦情况发生变化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适当地有所变化？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你是怎么考虑的，请回答。

9　我不能回答以假定为前提的问题。

10　委员长，你听着，我问的不是什么假定啦、推理啦之类的问题，我问的是你自己作为依据的根本思想是什么，怎么样，请你务必回答。

9　我不回答。

10　回答，你这个混蛋！

9　你骂人，给我收回去！

6　你们俩胡扯什么呀？什么假定的问题啦，根本思想的问题啦，眼下不是那个问题，问题是现在怎么办？该商量商量啦。

3　干掉他吧，

1　我看还有说服的余地。

7　不行。你跟他说了那么多话，他却一句也不说。那怎么来劝说他呢？

1　不，他不是也回答过一句话吗？

7　什么时候？他说了什么？

1　行车途中。

7　这也算回答吗？

4　看来已经不是进行说服的时候了。

3　干掉他吧。

1　驾驶员，您听见了吗？

0　行车途中。

1　是啊，我也晓得这一点。不过我有重要的话要说，您的心情我是很理解的。噢，不，您不愿意别人简单地理解您的心情，这我也知道。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常有过这种心情。因此我很理解您。

3　别信口开河了。

1　不，我是理解他的，我是理解他的。

3　那末你说，他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1　不，我讲的不是那个，问题不在那儿。问题在于他，这个年轻人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原因我们大家要好好想一想……

3　你说什么呀！我们想早点回家休息，所以大家要叫车子快点停下来，然后返回去，或者换乘出租汽车。他的心情关我们什么事。我看用不着去讨好他。

1　不，不，谁也没有讨好他。你看，喏，看见吗？照在反光镜里的那个人的忧愁的脸。

3　忧愁的是我们！你开什么玩笑，混蛋。

1　我完全理解你这种愤恨的心情。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是天经地义的。不过，不给别人添麻烦，这也是天经地义的呀。

3　你懂这个道理，那就没话说了。

1　不，请等一等，你理解错了。

3　什么地方理解错了？

1　认为人与人之间各自无关，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3　你说什么呀？

1　不，请听我讲。认为那个人的苦恼只是他个人的苦恼，与我们无关，因此，要车子停下来往回开，只要车子往回开就行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人虽然是一个一个的个体，但又都是集体中的一员。

3　你究竟在胡诌什么。

1　凡是人，都是一样的。所以，他的苦恼，也就是我们的苦恼。

3　你老是说他的苦恼，他的苦恼。他的苦恼到底是什么，你知道不知道？

1　因此大家要问问他嘛……

3　我说现在哪有时间去问这种事情。

7　噜嗦什么呀，快把那家伙杀掉就是了。

静场。

6　情况不妙呀！

3　不管怎样，干掉他吧。

4　空手干吗？

3　有什么家伙没有？

8　那个手提包里有吗？

3　手提包是他（5）的吧，

把手提包拿过来，拉开来看看，然后把手伸进去翻了一通。找到一把扳手。

3　拿起扳手冷笑着，问大家怎么办。

6　太过份了吧。

9　现在用扳手未免太早。

7　动手吧。

8　快。

7　求求你。

3 下定决心后站起来。

缓步向前。

7　我等不及了。

8　快一点。

7　动手吧。

3 极度兴奋，急步向前。

突然，急刹车，

一片惊呼声。

3 向前一冲，把头撞在挡风玻璃上。

发出恐怖和绝望的惨叫声。

静场。

车子起动。

3 的身体滑在地上，车子一加速，人就骨碌骨碌向后滚去。

6　情况不妙呀，

4　他妈的。

想站起来。车子一刹车，4 好不容易抓住坐椅。

车子起动。再刹车。

4 向后倒下，一屁股坐在地板上。

车子起动。

4　妈的！

10　算了吧，请你到这儿来。大家也集中一下。这个对手相当厉害，单独行动是很危险的，开个作战会议研究研究，好

不好?

9 事到如今,不要争执了,大家同心协力地干吧。

大家坐在位子上身体向前微倾,各人的头聚拢在一起。

2 独自在一旁。

4 喂,来吧。

2 我就这样好了。

4 为什么老是离我们远远的,好象什么事情都与你无关似的,但是你也跟我们一样都在车上,一旦发生事故,死也得死在一起,这一点你明白吗?

2 我讨厌和人家结伙,我可不象成群结队的鲭鱼。

4 这小子! ……

1 不要管他,反正碍不着我们什么事。

2 哈哈,你想讽刺我呀。

会议开始了。

2 单独一人离开大家。

2 喂,驾驶员,你想把车子开到什么地方去呀? 从甲州路兜到町田路,这我也看到了,不过究竟想到哪儿去呢? 我虽然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但那是徒劳的。一句话,管你开多远,还是离不开路,离不开柏油马路。你可能以为正在干着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那是幻想,想错了。无非是让乘客惊慌一下而已。一旦汽油用光就完了。大家又都回到家里去。你还是干你的工作。这不是跟游戏一样吗? 要不然,你难道说照这样开下去就能开到天边,开到另一个世界去吗? 还是开回去吧,那样才算你聪明。吓唬那些微不足道的无用的人,有什么意思呢?

4 你在摆什么噱头啊?

2 看了 4 一眼,又转向了司机,

2　你也是个傻瓜，但我知道，你和这些家伙是不同的。

4　喂，没听见吗？

2　不要吵。

4　这小子……

2　还是头脑冷静一下仔细地考虑考虑吧，你这样做究竟有什么用？

4 捡起扳手。

1　喂。

6　你想干什么？

4　干掉他。

2　你弄错对象了吧。

4　没错儿。

1　不许打！

6　住手！

2　喂，住手！

4　非干掉你不可。

2　为什么把我……关我什么事，同我不搭界！

4　打死你！

用扳手打过去。但是车子跳了一下，偏了方向，玻璃窗被打碎。

2　救命啊！来人哪！

玻璃再次被打碎。

女人的惊叫。

2　弄错人了呀！

玻璃第三次被打碎。

4　打死你！

4 第四次举起扳手，2 惊叫一声失去知觉，昏倒在地

板上。

4 哼！这小子嘴老有啥用！

扑嗵一声坐在位子上。

众人面面相觑。

7 死了吗？……

静场。

2 苏醒以后，战战兢兢地回到座位上。

8 了不起……好样的。象个男子汉！……

4 怎么样，干吧？

10 等一等。因为方向盘在敌人手里。

4 不要紧，贴着车地板慢慢地往前爬不就行了吗？

9 不，不。用扳手揍那家伙，车子会怎样？问题在这儿。

1 所以只能采取说服的方法。

4 那没用，刚才不是已经碰过钉子了嘛。

6 要是能把他的母亲带来就好了。……不过电话也没有……

4 傻瓜。

10 我觉得似乎有更有效的办法，不那么极端的、合乎礼貌的办法。

4 我可要干了。

8 快一点干好吗？

4 包在我身上。不要担心，我不会弄死他的。不要看我这样，我也是有血有肉的，还懂得一点情理。只不过想稍微搞搞他。这个我不要了，你给我拿着吧。（说着，把扳手交给 8）我去了。

他猛然转向前方，准备向前。

4 义气和人情，

天平摆不平。

男人心目中，
义气重人情。

边唱边慢慢地前进。

突然，2从8手里夺过扳手，跑到4后面。

他举起扳手。8惊叫。

一下、两下、三下，扳手打在4的后脑。4倒下去。

2 哈，……活该，妈的。不要以为我是个知识分子好欺负。就是我这样的人，杀掉一、两个人还是办得到的。看见了吧，混蛋。（唱）

要干就要干到底，
这就是男子汉的脾气，
义气如被抛弃，这世界就会一片漆黑，
黑夜的雨啊，怎能硬要我半途而废。

怎么样？妈的。……喂，那个女的。喂，我在叫你，你没听见吗？

8 嗯？

2 你要回答一声"是"，听见吧？你是不是女人？

8 是。

2 你这算什么，不要抬高语尾。

8 是。

2 怎么样？

8 啊？

2 你有什么感觉？

8 啊？

2 你看见刚才我干的事，对我有什么感觉？说说看。

8 嗯……

2 不要回避，说实话。有什么感觉？说呀！

8　是，嗯……

2　你感到怎么样？

8　你是不是要我说你象个男子汉……

2　谁叫你跟我商量，混蛋！

8　是。我感到你象个男子汉。

2　不行，重来。

8　？……

2　你讲话一点感情都没有。

8　象个男子汉。

2　重来。

8　真象个男子汉。

2　再来一次！

8　好样的，真象个男子汉。

2　你真的是那样想的吗？

8　……好样的。

2　我刚才是杀了人的呀。

8　……真象个男子汉，最好再杀几个！

6　行了行了，算了吧。在这个时候还来戏弄女人？

车子颠得很厉害。

2 坐下来，紧紧抓住扶手。

10　怎么办？

9　什么怎么办？

10　把这个人（指 2）……

9　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他是杀了人的呀，就这样放着他不管吗？

9　我可不是站在维护现有制度一边的，因此我可不干那种因为有人犯了法就把他送到警察局去之类的象走狗那样的勾

当。

10 我基本上也是属于反对现有制度的。因为我是自治会的书记长，所以当然是和你一样的罗。

9 那末你说的怎么办，指的什么意思？

10 噢，是这样的，那个人坐在那边，而我们在这里商量对策，这行吗？你感不感到有点不好办？如果我们是同意他入伙的，他也应该对刚才杀了我们的一个伙伴这件事，谈谈自己的想法……你说是吧？

9 那倒也是啊。

10 我们也应该对他说几句吧？不能什么也不说，对他放任不管而光把心思集中在对付司机的问题上，是吧？

2 你们在那里嘀咕什么呀？下一步该怎么办定下来了没有？

10 ……说实在的，我们有话跟你说。

2 跟我？

9 对，跟你。

2 怎么？你们想责怪我？因为我杀了人？

10 不，并不是。

2 哦？……那末你们不责怪我杀了人吗？

9 对，不责怪。

2 那末，什么话呢？

10 想请你回答一下愿不愿意入伙。

2 不愿意。

10 ……他说不愿意。

9 噢，是这样。

10 那末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9 没有了。

10 从这里出去吧。

9　请你下车吧。

2　怎么个下法？

10　我们会让你下去的。

9　包在我们身上好了。

10　给我。

说着从2手里把扳手拿来，把玻璃窗打碎。把刚才打碎的一扇玻璃全部敲光。

9　大家帮帮忙吧。

说着就和10一起把2抱起来。

2　要干什么！住手！住手！

6、1、8、7都上去帮忙。把紧紧抓着的2的手指一只一只扳开，终于把他的头推出窗外。

2　饶了我吧！救命啊！

不管2怎样哭叫，终于把他甩出车去。

长长的一声惨叫。

在惨叫声中，大家都不禁打了个寒颤，然后，又沉浸在恐怖之中。

车厢在咣当咣当地摇晃着。

偶尔有对面开来的车子的车前灯照进车内，一闪而过。

7　怎么办呢？你说，到底会怎样呢？

6　喂，驾驶员，就此为止了吧。不要闷着头一股劲地开车了。我们并不是不讲情理的人，你有什么心事，好好地跟我们说好了，把车子停下来面孔向着我们心平气和地谈谈吧，只要那样，我们一定会好好地听你的，并且愿意听你的。我们在同一辆车子上碰在一起，说不定有什么缘分吧，你说是吗？我们这些人，和你相比倒可能算不上有什么烦恼。还是把你的烦恼、你的理想、你的忧愁，都讲出来吧，我们会好好地听

的，会体谅你的。而且，你要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替你怎么干，绝不含糊，反正都听你的。驾驶员，你听着，这就是我们的一片诚意。希望你领受这一点。假如你连这一点都不肯领受，那我们怎么办才好呢，只能束手无策了。你不作声，叫我们怎么知道你的想法呢？你究竟想到哪儿去呀？说说清楚好不好？如果那个地方好，我们就跟你一起去就是了。说说看嘛！……妈的，你是小看我们吃不准你的心思。你想欺负人？你这小子。假如我们准备死的话，杀掉你一个人也是便当的。

9 干掉他吧？

6 干掉他。

7 快一点行不行？我再也不想看到死人了，已经够了。

8 真是。我已经吃不消了，快一点把那个家伙杀掉行不行？求求你。

6 好。

1 请等一等。再也不想看到死人了，因此要快点把他杀掉，这是什么意思？

7 因为已经够了呀，你还不懂？难道你是无所谓的吗？你知道已经死了多少人？你还想使这种事情继续下去呀？

1 不，我也想早一点结束这种局面。

7 那末，为什么不快点杀掉那个家伙呢？

1 你这话不是使人感到奇怪吗？你的话是自相矛盾的。

7 怎么会自相矛盾呢？我也是人呐，我不能眼巴巴地看着一个既有家属又有前途的人就这样白白地死去。我可忍受不了，我很痛心，你懂吗？作为一个人，我是这样想的，你说说，矛盾究竟在什么地方？那好吧，你说有矛盾，我承认也可以，承认好了，不过思想中有矛盾的就叫做人，只有这样

才是人。

1　但是，你不是说要杀掉那个家伙吗？

7　我说的是要快点结束这种状态。有什么不可以呢？

1　不，我是说即使如此也不应该采取杀人的办法。

7　矛盾嘛！你才是自相矛盾呐，刚才你不是杀了人了吗？自己杀了人，竟叫人家不要杀人，你是想教训教训人吗？

1　我杀过人？没有的事……只是请他从窗里出去一下而已……

7　你狡辩！真卑鄙！

9　那是不得已的事呀。因为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对吧？如果事情发展下去，还要死人，那怎么办？因此，为了不至于那样，才想把那个家伙……干掉。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为了挽救我们六个人的生命，就得要一个人去死。不，这不单单是六个人的事，这也是为了我们的妻子、儿女，对吧？

6　用不着噜嗦了。要在还没被他干掉以前就干掉他，如此而已。

10　但是……作为实际问题，究竟怎么干？

8　你啊，到底反复几次才肯罢休啊？

10　难道这不是至关紧要的吗？刚才我们一起商量的时候，问题不也在那儿吗？你听着，现在车子时速已经达到一百公里了，而我们却准备把司机干掉。

8　一点风险都不敢冒的话就什么事也办不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0　我可不想干闯入虎穴踩破虎子的事。

8　虎子又不是鸡蛋！虎是属于哺乳类的嘛！尽是些蠢话！

10　我这是打个比喻啊。

8　不管怎样，请你们快一点行不行？你们是男人不是？

9　这样吧。我拿扳手，你（6）走在前面，我跟在后头。我们两人一起走近司机座位。

6　尽量把身体压低一些。

9　对。可不能考虑样子怎样。我们爬过去。靠近以后，你到司机座位。当然是从下面爬进去。对方是不能用手的。万一他要抵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他不能放开方向盘。你完全进入座位做好准备后，我就用扳手敲他的脑袋。这时，你得马上从他的手里把方向盘夺过来。看来问题不大，因为被打了脑袋后，十之八九他会用两手把头抱起来。与此同时，我从后面抓住他的脖子把他拖下来。然后，你坐上司机座位。这样，我们既能得救，他也可以保住一条命。

10　一下打不倒怎么办？

9　一下不行就两下，两下不行就三下，一直到他倒下为止。

6　那不行。管他倒不倒，起码要敲他三、四下才好。动手之前想得周全一点，那样干起来才靠得住。

9　好，打四下。其他还有什么？

10　嗯——

7　我们有什么事干吗？

8　不管什么事我们都愿意干。

9　不，妇女嘛，坐着看就是了。

7　不过，能帮一点忙才好啊。

6　如果非要帮忙的话，你就为他唱唱歌，怎么样？

7　哎呀！有趣是有趣，但不行。

9　那就什么也不要干了。喂，走吧？

6　走。

8　加油啊。

7　好好干。

8　这次一定要成功啊！

7　可不要失败啊！

6和9一边点着头，一边贴在地板上匍匐前进。

7、8紧张地注视着他们。

不知想到了什么，眼看就要到了，6却停住了。

9从后边推他。开始争执起来。

两个人返回来了。

9　怎么搞的？害怕了吗？如果害怕的话，早就该讲了。混蛋。

6　不，不，不不。我想过了，你把他的脑袋敲碎了，他恐怕会死掉，对吧？

9　那又有什么？

6　这样势必由我来把握方向盘，把握方向盘还可以，问题是我握住方向盘后，究竟怎么来处理这高速前进的车子呢？

9　什么？那末……你？……

6　我连自行车都不会骑。

9　为什么不早说！妈的。

6　刚才到了他旁边，我才突然想起来。不过，幸亏想起来了。

9　傻瓜蛋。那末，谁来呢？你？

10　骑自行车我倒没问题，但是……

9　你呢？

1　司机旁边的位置我倒坐过，但是……

还没有问，女人们已经在摇头了。

9　这么多的人，谁都不会开车子。在这汽车多如牛毛的日本，竟有这等怪事！怎么搞的。死掉算了，混蛋。

6　那你自己怎么样？

9　我要是会的话，生气干什么？妈的。

静场。

6　有个好主意。根本用不着开车。只要踩刹车就能叫车子停下来。

9　对，对啊！为什么刚才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妈的。

1　刹车在什么地方？

9　连这都不知道吗？

10　好象在脚底下……

6　大概对。

9　什么大概不大概，这是很明显的嘛。刹车如果在天花板上那踩得到吗？

6　但油门不也是得踩的吗？

9　什么？什么油门？

6　啊？连这个都不知道？

1　就是那个踩上去以后会加快速度的东西吧？

6　对，就是这个玩意儿。

9　为什么把作用正好相反的东西摆在脚底下踩呢？妈的！

静场。

6　刹车究竟是哪个，问问他……可这不行啊。

静场。

10　哎，不要尽泄气，再想想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吧。

9　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把他杀了，我们也死。说不定也许有一、两个人能得救。只有这样……害怕吗？你们？……当然，说不定就这样坐着不动也许不知什么时候车子会停下来，而我们也得救。这种可能还是有的。不过我不愿意，与其说是不愿意，倒不如说这对作为一个人、作为

一个日本男子来说是不能原谅的。难道不是吗？那个家伙跟我们不同，正如刚才有人所说，也许他的苦恼是有相当的理由的，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可以承认这一点。然而，我们乘车是为了回家，今天我们一旦容忍他这样随心所欲地开车，那末你们想想，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就无法生活下去了，这样行吗？……不行。我是不愿意的，因此杀了他，我们也死。……只有这一手了。……我是这样想的。

静场。

10 在那以前，我想还有一件事可以试一试。

9 ……嗯。是什么？

10 唱一支能够使人感到怀念的歌，去悄悄地打动他那顽石般的心灵……

6 10开始用鼻音哼。

然后唱出声。

菜花地抹上夕阳的余光，
远处的山端云雾茫茫。
和暖的春风在空中荡漾，
明月下飘散着阵阵清香。

有的人和着唱，有的人用鼻子哼着唱。

10 有变化吗？

1 很遗憾，看样子没有什么变化。

7 ……那末，再唱一支好不好？恬静的歌好是好，我感到唱轻松愉快的歌更好。

9摇头表示反对。

7 不再试了吗？绝望了吗？等死了吗？为什么一定要死呢？我不要死，不要死！我和那家伙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是碰巧

乘一辆汽车罢了。你们不也是这样的吗，为什么要绝望，为什么不发更大的火呢，错的是那个家伙呀！

9　不是绝望。我是说准备采取最后手段。

7　为什么是最后手段呢？为什么不再想别的办法呢！

9　不，若再搞下去，总感到似乎影响人的尊严。

7　你说什么呀！只有活着才是人呀！

9　不过，有的时候，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

7　我不要死呀！

1　请稍微静一点。……哪一位带了吃的东西吗？

6　要它干什么？你肚子饿了吗？

8　这种时候你还说什么呀？

1　不是我要吃。常言道"衣食足，知礼仪"嘛。尽管现在情况不同，但人的肚子饿起来是难受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可能肚子相当饿了。所以，如果有什么东西让他充饥的话，也许心情会好起来，说不定能跟我们讲话了。

7、8等人开始找吃的东西。

6　是啊，这个想法不错。

10　有东西的话，值得一试。不过……

于是他就寻找起来。不久大家都拚命地找起来。但是找不到，什么也没有。

7　为什么什么也没有呢！连躺着的人算在里面有七个男子汉呐，竟然谁也没给家里买一点东西带回去。为什么连买给孩子的点心也没有一点呢！薄情的人啊！

9　平时一直买回家的，恰恰今天忘了。

7　胡说！虚伪的家伙！

6　虽然不是吃的东西，但还有一个能吸引人的东西。现在我已经发现了……

……①

6 嗳，真惨哪……有老婆孩子的我，怎么会干起这种事情来。妈的！

8 惨的不只是你一个人。

6 我家里有比我小四岁的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孩子。他们是天天等我回家的。新村的门重，一开一关都要发出很响的声音。门一响，就从吃饭间传出妻子对孩子说话的声音："爸爸回来了"。于是刚会蹒跚走路的女儿就叭达叭达跑过来了。还不会讲话的小嘴大声地"啊，啊"叫，眼睛滴溜滴溜地转，用全身笑着来迎接我。我不回家是不行的。好司机，让我回去吧！我恳求你。何必还要这样呢？不是已经折磨过我了吗！不是已经戏弄过了吗？释放我吧，我请求你，快释放我吧。

说着，脸上显出一副要哭的样子。

1 不要这样，堂堂的男子汉怎么能这样呢！

9 真难看。

10 没出息的家伙。

7 简直不象个男人。

8 真讨厌。

6 你们怎么会理解我的心情呢？妈的！

（跪在地板上，撑着手）我说，求求你，饶饶我吧，何必这样呢！让我回家去吧。

1 别这样，混蛋！

一脚把他踢倒。

6 躺倒在地，坐起后又低着头。

---

① 为了引诱司机，让他停车，8、6相继跳脱衣舞。由于内容极其下流，已全部删掉。

6　求求你高抬贵手，饶了我吧。

1　叫你别这样，不听见吗？混蛋！

6　求求你放了我吧……

于是他又低下了头。

1　妈的，打死你！

拿起扳手，转过身来。

1　停下来！听见吗，再不罢休，就敲死你！……叫你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呀！妈的！

把扳手打下去。

一次又一次不停地打。

1　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

6倒下，不动了。

1　刚才，我忽然想到一个好办法。要叫那家伙笑。人是唯一能笑的动物。引他发笑，他一定会笑，如果能笑的话，心情自然会舒畅，会平静。心情一平静，那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这样，他就能跟我们讲话了。试试看吧。……怎么样，发什么呆呀，喂，大家怎么啦？这有什么可惊奇的呢。我们大家刚才不是把一个人从窗口扔出去了吗？已经忘了吗？……别的不说，大家不也骂过这个人难看、没有出息吗？……这样吧，先从你们笑起吧。那样比较容易创造一个气氛，这样他恐怕也容易笑了。请吧，笑吧。（说着，也许是无意中挥起扳手）喂，笑吧，大家笑吧，喂。

9和10互看着脸，不自然地笑了笑。

1　对，就这个样子。

9、10笑。

1　还要笑得轻松愉快些。

9、10笑。

1 也一起笑。

7、8 也跟着笑。

尴尬的笑声变成哄堂大笑。

车子不久开始上下左右地剧烈颠簸起来，无论活人还是死人都骨碌碌地滚动着，仿佛在笑。

但是，司机依然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前方。

这是发生在雨夜的事情。

（上海师范大学干校日语班译）

日本战后三十年的思想文化〔续〕

（日本评论文章）

载日本《长周新闻》1975 年 8 月 6 日至 10 月 25 日

第二时期：从一九五一年九月旧金山条约到一九六〇年反对修改“安全条约”

“媾和”问题成为巨大的考验 全国各地的民主文化运动风起云涌

卖国贼吉田茂强制推行单独媾和，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出卖了民族利益。

在朝鲜战争中，靠“特需景气”① 积蓄了力量的日本垄断资本和政府急忙巩固“旧金山媾和体制”。根据一九五二年二月的日美行政协定，日本方面承担义务，为在远东进行侵略活动的美军无条件地提供必要的基地。当时在日本全国的美军基地竟达六百〇三处。“预备队”改成“保安队”，又再次改成“自卫队”。日本政府公然重新武装，并强行通过“破坏活动防止法”（以下简称“破防法”）。一九五三年池田、罗伯逊会谈规定：“利用教育和宣传来唤起日本国民的爱国心和自发的自卫精神”作为“第一责任”。一九五四年日本签订了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吉田内阁

① 指由于美帝向日本订购军需物资而引起暂时的经济繁荣。

引进警察强行通过了"防卫"二法、教育二法。

要求全面媾和的人民的斗争，关系到日本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日本人民经过第一期的斗争，不断前进，逐步认清民族的敌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推行新的军国主义。

朝鲜战争开始以来，人民反击对工人运动、民主运动的压制和剥夺，要求独立与和平。人民的强大愤怒，导致了一九五二年春季的反对"破防法"的国民运动。工人阶级以三百万人的总罢工战斗在前列。全日本学生联合会、新闻协会、文艺家协会、日本笔会、律师公会、各大学教授团等广泛的阶层一齐掀起反对"破防法"运动。日本学术会议也在四月的全体会议上通过声明，表示反对。

另外，一九五二年东京"五一"节集会上，到处是"民族独立"、"反对重新武装"、"粉碎'破防法'"等口号，它显示了广大民众对统治者出卖民族主权的愤慨。人民的要求形成了有四十五万人参加的一次统一行动。由于警察队的挑衅导致"五一流血事件"。阿部知二、高见顺、梅崎春生等作家，写了题为《目击者的证言》的报告文学，谴责美日反动派的暴力统治。

在文学作品方面，一九五一年末堀田善卫的《广场的孤独》，一九五二年里金达寿的《玄海滩》、野间宏的《真空地带》、杉浦明平的《紫菜枝条风潮》，一九五三年德永直的《静静的群山》、久保荣的《日本的气象》(戏剧)，一九五四年中野重治的《群云》、西野辰吉的《秩父困民党》等许多作品相继问世。堀田的《广场的孤独》是一部在朝鲜战争的形势下，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写成的最早作品。但是只限于描写个人对作为前线基地的日本现状丧失希望，与虚无思想所进行的斗争。这些作家及时地抓住复活军国主义的危机，但没有揭露美日反动派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幌子下，

推行新的军国主义的本质。

这段时间是电影界独立电影制片厂运动的最盛时期。一九五二年陆续发表了《原子弹之子》、《回声学校》、《真空地带》、《一个妇女在大地上前进》、《箱根风云录》等好作品，在电影界赢得了地位。一九五三年，发表了《蟹工船》、《全村制裁》、《混血儿》等引起社会注意的作品。五大制片厂的作品中，《活》、《姬百合之塔》①、《日本的悲剧》等博得了好评。这些作品都呼吁和平，提出一定的社会问题，但如同文学一样，虽然在反动的风暴中，唤起一定的共鸣，但没有力量指明前进的方向。

话剧界，一九五一年犹如尾崎宏次叹息为"剧团的大变动"那样，在"新派"的舞台上，出现了鼓吹观察人的魅力的情况，这是不描写日本现状的倒退表现。其中，《真空地带》和《日本的气象》受到人们的注意。战前，话剧界反抗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战后由于受到统治阶级的刁难而在经济上屈服，退缩在统治阶级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这是一个教训。它暴露了标榜资产阶级民主的新的军国主义的真面目。

群众性的文化运动有了发展。这表现在以文学为中心的爱好者小组的发展以及各工作单位、地区、学校广泛开展了演剧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五三年，召开了有全国三千名代表参加的"日本歌声"大会，会上演出了大合唱《献给祖国锦绣河山》（一个女工作词，芥川也寸志作曲）。

通观第二期的前半期（到一九五四年），可以说经过了"媾和"问题的考验，思想文化战线是前进了。这表现在广大知识分子、文化界人士说出了"代表日本民众的理性和良心的思想，"并且在要求独立、和平和民主的斗争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

① "姬百合之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冲绳岛阵亡女学生、教职员的纪念塔。

尽管对火药味有敏感的反应，但是却存在着对日本现实社会判断错误的根本弱点。看不透美日反动派在"民主"的幌子下，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推行军国主义的实质。他们以战前的经验来看待火药味，认为它与天皇制的军国主义相同，看作是一种"开倒车"。这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凭战前的经验，把美帝国主义的占领、统治和"民主化"，看作"解放"或者"进步"。

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对于以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为基调，并以"超阶级的人性论"等思想攻势来强化专政的敌人，不能有效地进行斗争。而且，这场斗争虽然轰轰烈烈，但没有脱离人道主义的范畴。只是从被害者的个人角度来追究问题，不能站在阶级和民族的立场，代表人民的要求，因此不可能产生反映日本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思想和艺术作品。

觉醒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带着上述根本性的弱点，进入了以统一战线为目标的第二期的后半期（一九五五至一九六〇年）。"我们如果没有赤手空拳立足于日本大地上为日本民众服务的决心，进步力量的合作始终是不可能的。在依靠别人期间，不会产生任何真正的东西。"（清水几太郎语）这类话引起了讨论，进而开展了一场结合人民斗争、寻求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的作用的"智能争论"（一九五五年）。

参加一九五三年以内滩斗争为中心的反对美军基地的斗争，是当时令人注目的具体行动。在内滩、妙义、富士山麓、九十九里等地反对美军基地的斗争中，一些文化界人士把"正在失去的祖国的面目"，诉诸于人民，起了显著的作用。广津和郎等发扬了坚韧不拔和求实的精神，写作了"松川事件"。一九五三年畅销的《日本的贞操》也是其中之一。

为一九五五年以后的"高速度发展经济"作准备的美日反动

派，以接二连三的反动攻势为支柱，拚命地开展了“日本独立”的宣传运动，以转移国民的反美情绪。竭力用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来消除民族魂和阶级魂。与此同时，还使色情、怪诞、无聊的腐朽文化泛滥。

配合“日本独立”的宣传运动，先是宣传“青少年所羡慕的三演员”，接着以一九五二年的立皇太子仪式、一九五三年的皇太子国外旅游，来掀起“皇太子热”。一九五二年天皇战后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组织海外阵亡者扫墓团。遣返在菲律宾监狱服役的战犯，大唱“孟特卢巴”流行歌曲，恢复军人退休金。这不外乎是煞有介事地显示外表上的“独立”。同时，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利用这股落后意识，写了《千只鹤》和《禁色》等。通过报纸、周刊的连载小说掀起了“历史小说热”。

日本广播协会，一九五二年四月至一九五四年间，一方面连续播送了以爱情为主题的《你的名字是?》的喜剧，另一方面停播了受人欢迎的讽刺节目《幽默剧场》。大量放映“青少年的性典”和以“母亲为主角”的各种影片。并且以日本剧场为开端，开始出现了脱衣舞。打弹子被认为是一种简便的赌博而流行起来了。到一九五四年，全国出现了二万一千家弹子房。由于这种赌博，离婚竟成了社会问题。店铺里还播放流行歌曲《阿富》。一九五三年底，以“地奥路旋风”为开端，出现了“时装热”。还让伊东绢子在美国当选为世界美女，等等。

“媾和”那一年，民营广播开始以后，爵士音乐也风行起来。接着大批美国爵士乐团访问日本。到这个时期，爵士音乐更加风行了。它使追求快速旋律的青年人本来健康的情感里充塞了腐朽的思想意识。

宣扬享乐、瞬间的欢乐和颓废……
“太阳族”盛行

美国式消费文化的泛滥，在思想上产生了“追求私生活的倾向”。美日反动派宣传“青年人象金鸡蛋”是宝贵的；并兜售“小康乐”，即“有一个小家庭，一个可爱的妻子和小夫妻生活”。似乎这就是人生至高无上的幸福。同时，还貌似有理地进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说教。这些与向往时髦服饰、兽欲、享乐主义、瞬间的欢乐的颓废思想合成一股逆流。

代表美日反动派这种思想体系的作家是石原慎太郎。他的小说《太阳的季节》贴上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度“芥川奖”的标签，大量发行。成为一九五六年的畅销书，这部作品以美国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为武器，无视日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恣意描写“青年做想做的事”。它迎合了统治阶级的要求。此后，以电影为开端，出现了描写“太阳族”，即流氓形象的热潮。在通俗小说中，源氏鸡太的靠工资生活者的故事，是为美日反动派效劳的。小说描写标榜“正义”而一心想往上爬的职员的故事。一面勾起靠工资生活者的“梦想”，另一面贩卖“要忠于企业”的黑货。属于上述类型的作品还有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镜屋》，谷崎润一郎的《钥匙》。

一九五六年，新潮社创办了《周刊新潮》，形成了“周刊杂志热”，并开辟了“消遣文化”的道路。大阪、东京旋转舞台剧场的开设，为垄断资产阶级控制剧场铺设了道路。

美日反动派在上述思想、文化攻势的基础上，准备修改“安全条约”。由于日苏邦交的恢复，日本实现了加入联合国的愿望。回到世界政治舞台的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一九六〇年开始了“日美新时代”、“日美平等”的政治运动。

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谋求和平的群众运动中
知识分子、文化界人士也起来参加斗争

到第二期前半期(即到一九五四年)为止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斗争，经过反对强化"旧金山媾和体制"的斗争，即所谓"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的斗争以后，又同垄断资产阶级宣扬的"劳资合作"的思想和分裂工人阶级的活动进行斗争。通过这些斗争从下面产生了"团结与统一"的思想和要求。

例如宇部兴产公司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四年，在"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的援助下，由于重化学工业的"合理化"和新建工厂，工人人数从一九四八年的四千四百人减少到一九五三年的三千人，而产量却相反，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日产由一·七万吨一跃而为二·一万吨。资本家利用公司内部发行的报纸大肆宣传"劳资合作"，投降派三田村四郎也发表演说，鼓吹"劳资合作"，并散发"全国民主主义劳动运动联络协议会"的机关报，攻击和分裂工人阶级。对美日垄断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近江绢丝公司开展了"人权斗争"，进行了一百零七天的罢工和统一斗争；日本钢业公司室兰分厂进行了一百九十三天的斗争；三井煤矿工会联合会也进行了一百十三天的斗争。工人在"每个工厂都有近江绢丝公司的斗争精神"的口号下团结起来，使斗争向全国发展。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和统一斗争，大大地推动了群众运动。它促进了要求撤除美军基地的斗争；促进了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发展；促进了知识分子、文化界人士的斗争；同时也促进了以母亲大会为中心的妇女运动的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于一九五五年七月，日本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协议会(六全协)召开了，它结束了"一九五〇年问题"以来的分裂和对抗状态，恢复了"统一和团结"。但是，由于没有从路线方

面深挖以往反复出现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没有谋求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所以留下了隐患。

以内滩斗争为开端的反对美军基地的斗争，发展为一九五五年的砂川斗争，同年六月，组成了反对美军基地全国联络会议，展开了要求撤除基地的统一斗争，后发展为一九六〇年的反对"安全条约"斗争。一九五〇年八月六日，在日本共产党中国地区① 委员会的领导下，不顾占领军的镇压，进行了反对美帝侵略朝鲜和要求禁止原子弹氢弹的斗争，并于第二年胜利召开有三千人参加的群众集会。斗争发展为以中国地区为中心的工人、群众的反帝、和平斗争。在东京开展的斯德哥尔摩宣言签名运动，迅速成了广泛的群众运动，并出现了有许多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参加的"和平问题恳谈会"等组织，为一九五五年第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打下了基础。一九五四年，日本学术会议发表停止氢弹试验和拒绝研究原子武器的声明，就是这种舆论的反映。

一九五五年还召开了有两千人参加的第一届日本母亲大会；七月成立了国民文化协会；十月，社会党两派召开统一大会。这些斗争，在各条战线发展为全国统一的群众运动。在斗争中，群众进一步明确了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是日本人民的敌人，他们经过以教育战线为中心的反对"勤务评定"② 的斗争以及反对《警察官等职务执行法》的斗争，正在向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发展。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汤川秀树、茅诚司、植村环等人组成

---

① 指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口、广岛、冈山、岛根、鸟取五县。

② "勤务评定"即评定工作成绩。这一法案是自民党政府为了破坏教职员参加政治斗争、打击工会积极分子而制定的。

的"呼吁世界和平七人委员会"开始活动。十二月，德川梦声、火野苇平、清水几太郎、阿部知二、中野好夫等八十名文化界人士进行了支援砂川斗争的实地调查。

在群众运动的高潮中，成立了全国性的工人演出组织。戏剧界出现了"话剧热"。这样就出现了群众性的文艺运动与专业剧团相结合的情景，组成了和工人演出运动相结合的"话剧团协议会"。

与高涨的群众运动相结合的作品，有"三期会"的《纺织出明天的姑娘们》，还有堀田清美的呼吁禁止原子弹、氢弹的《岛》等。《纺织出明天的姑娘们》是"三期会"的年轻话剧演员与纺织工人共同生活和斗争创作出来的剧本。"文学座"演出了鼓吹话剧商业化的作品——三岛由纪夫的《鹿鸣馆》。另外，以安部公房为代表的先锋艺术派也出场了。他们没有去寻求人民要求的革命现实主义，却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雷赫特大肆泛滥。同时，他们一边高谈"剧团解放论"，一边策划引进美国式的"导演负责制"。村山知义写的反映九十九里浜斗争的《死海》，第一次触及了反对美军基地这一课题，但在第二期后半期，他却写了《国定忠治》①，似乎在侠客的社会也存在与现代社会相关联的对统治制度的反抗。这只能说明他的堕落。在美日反动派加强资产阶级统治的情况下，村山的堕落，象征着一部分话剧界人士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倒退和腐败。在这一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九五八年三月久保荣的自杀事件。

此刻，文坛十分萧条，石川达三以佐贺县教职员工会斗争为题材，写了《人的壁障》，成为一九五八年的畅销书。但是作品不能跳出日本教职员工会运动的界限，仅仅从教师的良心出发来

① 十九世纪上半期的侠客。

描写事物，没有从深受卖国、反动教育的孩子和劳动父母的角度来反映“战后民主教育”的实质，更不能提出人民教育的问题。电影方面，拍摄了《红线基地》、《白昼的黑暗》等影片，揭露了反动的社会制度，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九五六年强行通过新教育委员会法以来，美日反动派企图对教师实行勤务评定。一九五八年，配合岸信介内阁提出的校长职务法和文部省的实施道德教育的通知，政府企图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勤务评定。反对“勤务评定”的斗争，经过一九五七年佐贺县教职员工会反对裁减二百五十七名教职员的斗争及爱知县教职员工会反对强行实施勤务评定的斗争，一九五八年达到了高潮，这一斗争与反对“警职法”斗争成为反对“安全条约”斗争前阶段的全国性大斗争。

一九五八年四月，东京都教职员工会反对勤务评定规则制度，进行了百分之百集体请假斗争，这一斗争在全国各地发展成工会和地区性的联合斗争，在和歌山因“部落解放同盟”的参加，使联合斗争更扩大了。日本教职员工会以和歌山为据点，八月十五日召开了“反对勤务评定”“保卫民主”的国民大会。日本教职员工会于九月十五日举行全国统一行动的半日罢工，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也以工会会员子弟“拒绝上学”予以支援。大规模的斗争波及十六个都、府、县。集结在日本教职员工会旗帜下的教师、工人、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教育者的良心同美日反动派复活军国主义的企图进行了斗争。

但是这些斗争阻止不了勤务评定的实施。商业宣传机构抓住运动的弱点，叫嚷“不要让孩子们卷入斗争”、“应该区别教师的好坏”等，制造舆论，进行攻击。这一教育战线上的斗争应该站在直接受反动教育毒害的孩子及其劳动父母的立场上，高举

民族、民主的人民教育大旗，团结学生和家长与敌人进行斗争。

一九五八年十月组成了“反对警职法国民会议”，斗争发展很快，十月[1]二十日在二十八个县，二十八日在四十四个府县，月底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地区联合斗争会议。不用说政党、工会，就是文化团体、学术研究团体、和平团体、农民组织、宗教团体、医生会、妇女团体、学生团体、青年团等也都参加，发展为名副其实的国民运动。在领导该斗争中，知识分子、文化界人士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国规模的议院外斗争与社会党、共产党在议院内的斗争相结合，迫使该反动法案以审议未完而流产。

这一斗争继续发展，一九五九年三月成立了阻止修改“安全条约”的国民会议。

民族愤怒的总爆发　战后日本人民的重大考验
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〇年两年的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是与战后第二期的结尾相称的。日本民族的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是走从属、战争、军国主义的道路，还是走民族独立、和平、民主的道路？围绕着这个问题，全国人民进行了大规模斗争，这一斗争使美日反动派胆颤心惊。在思想、文化战线方面，广大知识分子、文化界人士要求“全面媾和”和探讨民族的前途。他们经过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和反对美军基地的斗争，及反对“警职法”的斗争整顿了队伍，一九五九年初积极地投入了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许多思想立场不同的知识分子、文化界人士带着追求真理的自豪感，在决定民族前途、争取社会进步的大道上，发挥了能动作用。

日本人民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是国际斗争的一部分，它

① 原文为四月。

与世界人民的斗争紧紧相连。

一九五九年三月，一百三十四个团体的代表聚集一堂，组成了“阻止修改安全条约国民会议”，以四月十五日的第一次全国统一行动为开端，到同年年底为止连续采取了十次统一行动。在斗争前期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社会党以及共产党的中央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出现了“安全条约问题的斗争很难开展”，“斗争渗透不到国民中去”等论调。在这个时期里，知识分子、文化界人士所进行的反对修改“安全条约”的演讲和写作活动，在宣传民族的政治任务中起了作用。他们不仅在东京，而且在全国各地都进行了活动。

三月二十三日，八十六位学者、评论家、艺术家发表了反对修改“安全条约”的声明。七月，由清水几太郎、青野季吉等人组成了“日美安全条约问题研究会”；十月组成“安全条约批判会”。特别是“安全条约批判会”，汇集了学者、律师、作家、画家、宗教家、新闻工作者、摄影师、演员、舞蹈家、音乐家等等各阶层人士。这个“批判会”，到一九六〇年就发展为一个拥有一百二十个团体和一万多会员的组织。代表人物有龟井胜一郎、松冈洋子、中岛健藏、石川达三、吉井晃、福田丰四郎、野宫初枝、西川景文、木村伊兵卫、吉野源三郎、小林雄一、千田是也等人。

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第五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第五届母亲大会等群众运动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在运动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明确了反对修改“安全条约”的中心任务。这样，各条战线的斗争都和日本人民面临的最大的政治任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政府无视人民的意志，与美帝之间进行出卖日本主权和民族利益的谈判，使人们极为愤

怒，十一月二十八日爆发了第八次统一行动。包括罢工，共有五十万人参加，向国会请愿的示威游行达到八万人，以全日本学生自治会联合会为中心的两万人冲进国会。可是共产党中央的机会主义领导，却以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反对极"左"冒险主义为由，拚命把正在高涨的斗争引向国会请愿，纳入"议会道路"的死胡同里去。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六日，岸信介在第十一次统一行动中，在戒备森严的武装警察保护下，"逃出日本"，十九日在华盛顿签订了新"安全条约"。要阻止批准新"安全条约"，需要有正确的政治领导。可是"国民会议"领导的议会主义和合法斗争的路线与高涨的人民斗争发生了矛盾。知识分子、文化界人士二月七日发表了《对各组织的要求书》，指出"目前缺乏能把广泛、强大的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的政治领导"，呼吁"要充分利用反对安全条约的全体国民的力量，为真正发挥其作用迈出新的一步。"

五月十九日，岸信介政府和自民党以"自民党秘书团"的名义，组织了暴力团，引来警察队，把在议会静坐的在野党议员一个个拉出国会；并单方面强行通过新"安全条约"。这一法西斯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

日本妇女团体联合会、阻止批准新安全条约基督教徒会议，日本基督教女子青年会、反对新安全条约关西各界恳谈会等团体，也立即动员起来，反对强行通过"安全条约"，要求岸信介内阁辞职，要求解散国会。五月二十四日，由"安全条约问题研究会"、"安全条约批判会"共同召开了"学者、文化界人士抗议大会"，到会者有大学、研究团体、艺术家、文学家等二千五百人。集会后前往首相官邸示威游行，静坐示威五小时。五月二十六日，组成了"阻止修改安全条约话剧界人士会议"。参加该会的有五

十三个团体、一千五百人。其中，担任干事的剧团有：俳优座、三期会、民艺、文学座、新制作座、青艺、东京艺术座、舞台艺术学院、葡萄会、文化座、普克等。六月二日，组成了“全国学者、研究者保卫民主之会”。

全国各地以反对“安全条约”联合斗争组织为中心，斗争掀起高潮。山口县在反对安全条约县民会议的领导下，以工人、劳动人民的高昂的斗争为中心，五月十五日，山口大学、山口女子短期大学师生大约一千人起来，阻止批准带来民族危机的新“安全条约”，并组织了“全国学者、研究人员保卫民主之会”。另外，由戏剧、音乐、绘画、文学等各文化团体和基督教徒、草实会等组成了“反对安全条约山口县(下)关门(司)文化界人士会议”，参加了集会和统一行动的斗争。

有七十六个单一产业工会、四百六十万人参加了六月四日的罢工，加上学生、文化界人士、中小企业者、家庭妇女等各阶层人士一百万人，共计有五百六十万人参加了统一斗争。六月十日美国总统的新闻秘书哈格蒂来日本洽商艾森豪威尔的访日安排。在羽田机场被工人、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包围，只好坐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飞机狼狈逃命。

六月十五日的第十八次统一行动，以民营企业工会二十四小时罢工为中心，有一百十一个单一产业工会五百八十万人参加。这天下午，国会被十几万人的游行队伍所包围。由话剧界人士、基督教徒、家庭妇女等组成的游行队伍首先遭到了右派暴力团的袭击，武装警察队冲入八千人的全日本学生自治会联合会的游行队伍，杀害了桦美智子。爱国学生被卖国反动派杀害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打倒岸信介卖国政府的斗争象怒涛一样汹涌澎湃。岸信介政府对人民的斗争浪潮怕得要命，不得不取消了艾森豪威尔的访日计划。

六月十八日，三十三万人的示威游行队伍挤满了国会的四周。连日来，游行的波涛象海啸般地袭击着国会。二十二日，五百四十万工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罢工。二十三日，新"安全条约"生效当天，岸信介终于发表辞职声明。由于日本人民的这场大规模斗争，打倒了岸信介政府。

从"解冻"到劳资调和　被抽掉灵魂的歌咏运动

在第二时期的后半期(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〇年)，我们有必要看看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上，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开始的现代修正主义逆流及其反映。在这股逆流影响下，托洛茨基主义也开始抬头。这些思想意识与前面说过的以美国式消费文化为基础的"小家庭思想"和阶级调和等意识形态互为补充，互为渗透，于是在一部分人中间，出现了思想、文化上的停滞、腐败和反动化。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反对"安全条约"斗争洪流中的一股逆流。

苏共二十大以后，开始高叫"非斯大林化"、"解冻"，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五六年四月，解散了共产党情报局；十月，发生了匈牙利反革命事件。日本共产党六中全会的第二年面临着这些考验。宫本显治表面上采取和"左"、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姿态，实际上奉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一九五九到一九六〇年的反对"安全条约"斗争中，马列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特别激烈。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日共中央的议会主义、"合法主义"的机会主义领导作了斗争。但是宫本集团滥用"党中央"的权力，攻击正确路线为"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并加以镇压。这样，宫本集团到六十年代就全面、迅速地堕落为现代修正主义。

我们以五十年代后半期的"歌咏运动"为例，看一看现代修

正主义在文化运动中的反映吧。全国各地产生的歌咏小组发展到一九五三年召开了日本歌咏大会。但由于美日反动派对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开始采取分裂、破坏政策。因此，歌咏运动不久就面临困难的境地。

很多歌咏小组避开反映工人、劳动群众的生活斗争的道路，离开工厂及生产岗位，成立单独的合唱团。这种脱离工厂的歌咏运动，必然要失败。这是向资产阶级屈服，轻视群众，背离人民的道路。

歌咏运动在这种状况下，被浇上了自苏共二十大开始的"解冻"之水。中央合唱团加紧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提出了反对政治、反对重大主题的论调。他们以"把和平、独立、斗争作为主题的歌曲没有表现出劳动者的全部思想感情"为借口，歌咏就向歌唱"恋爱、歌唱幸福和欢乐"的方向发展，向与阶级斗争、革命道路相反的小市民意识的方向发展。象征这种修正主义路线的歌曲是《幸福之歌》。

当然也有以工厂、生产岗位为基点的音乐活动。代表人物是三井三池煤矿的荒木荣。他们站在成为工人阶级歌手这一正确路线一边，反映工人斗争，参加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其中《加油干》及《挖煤的伙伴》两首歌，在反对"安全条约"斗争高潮时，曾流传全国。

美日反动派没有放过利用《幸福之歌》的机会。这首歌经过宣传机器的宣传，特别是经过电视广播，成了五十年代后期的流行歌曲。部分歌词被改成"因为月亮特别亮"之类的词句。"大家来建造未来的幸福"，这一歌词内容是紧密配合美日垄断资产阶级的"提高生产效率"的论调。"幸福在未来，大家来追求"这种沉湎于小家庭的思想感情，表现在六十年代初流行歌曲《你好，小宝宝》中。统治者的另一个阴谋活动是"黑鸭子"合唱团，

通过电视播送歌咏运动中的得意节目俄罗斯民谣。播送这些没有阶级性的歌曲，目的是调和阶级矛盾。

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中，为民族的政治任务而斗争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文化界人士也存在着"自我论"，其实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是小市民意识的产物。追求真理的人一旦失去了要担负光荣任务的精神时，这种小市民的意识势必走上后退与腐败的下坡路。

由于美日反动派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统治及现代修正主义逆流的出现，使一部分人产生了阶级调和的思想。这就形成了离开社会现实的小市民观点。代表这个小市民意识的新型作家大江健三郎、开高健、小田实等人登上文坛。他们描写"被害者与加害者"这个对立的社会。

第三时期：从一九六〇年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到一九七〇年

在反对"安全条约"斗争失败后的悲观失望中美帝加紧推行肯尼迪、赖肖尔路线

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高涨，甚至使家庭妇女也认为是仿佛到了"革命的前夜"而参加到示威行列中去。但共产党并没有领导这一斗争继续向前发展，于是，这次斗争便象退潮一样急剧地平息了。

美日反动派没有错过这个机会，从岸信介到池田，他们所用的一手，是以"高速度发展经济"和"收入增加一倍"的政策来迷人心眼，用"肯尼迪、赖肖尔路线"来缓和紧张气氛，以免再次爆发象反对"安全条约"那样的反抗烈火。

知识分子、文化界人士和学生中的一部分，开始从反对“安全条约”斗争后的失望变为新的“战后变节”；全国学联分裂成形形色色的托洛茨基派别。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新左派。

还在早些时候，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的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给日本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和革命派以理论武装，促使革命派同日本共产党中央领导中的修正主义路线开展斗争。一九六六年，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炮声，更激化了这一斗争。革命左派终于公开举起了反对宫本修正主义的旗帜。接着在一九六九年，日本共产党(左派)建立了全国统一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这样，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关键时刻，没有自己革命政党的日本人民，化了整整十年时间，终于缔造了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

人们在反对“安全条约”斗争中的那种高昂激越与焦躁失望的复杂心理，最集中地反映在大岛渚所作的《日本的夜与雾》这部影片中。对大岛来说，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至少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斗争。然而由于当时日共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他陷入了悲观失望的境地。这也说明他是站在激进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参加这一斗争的。不久，大岛便宣称：“我搞不了革命，因为我不是这块料子，我想安逸地度过一生。”于是，他便陷入到厌世媚俗的“战后倒退”潮流中去了。

清水几太郎等文化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在反对“安全条约”斗争的前期，制造革命舆论，对促进斗争高潮的到来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斗争高潮时期也主张“要有政治上的领导，来有效地组织广泛的力量”。但这一主张，没能实现。此后，他们便不相信马列，不相信日共，转而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的拥护者，其中一部分人还热衷于美国的思想文化。

作为全国学联中枢参加斗争的学生的情况是：分裂为一部分人从批判共产党到批判"革新"，最后成为现制度的积极拥护者；另一部分人从批判共产党到批判斯大林，最后成为托洛茨基式的无政府主义者。这样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新左派"。一九六〇年七月组成的池田内阁，改变了岸信介的"高压"政策，代之以"软诱"。他们用所谓"高速度发展经济"、"收入增加一倍"来提高人民生活、增加社会福利等玫瑰色的空幻迷梦，妄图使人们的视线渐渐离开政治斗争而转向经济问题。

一九六一年四月，由于美国新任驻日大使赖肖尔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对日本人民的思想奴化。被称为"肯尼迪、赖肖尔路线"的特征，不是赤裸裸地反对共产主义思想，而是拉拢、腐蚀民众，甚至包括广泛的民主力量。它使得一些意志薄弱者以及懦弱的文化运动和文化团体，差不多都陷入到这条路上去了。

反对"安全条约"斗争一年后出现低潮
《肯伦报告》① 针对知识分子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〇年，在为阻止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制造舆论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文化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他们那种高昂的战斗热情，也同时表现在积极同社会主义中国加强文化交流活动上。以一九六〇年二月为开端，前进座剧团访问了中国，演出《俊宽》、《鸣神》等剧目，五月三十一日，野间宏率领文学代表团访华，接着在九月份，又有第一次话剧访华团（俳优座剧团，文学座剧团、民艺、葡萄会、东京艺术座剧团），在中国演出了《夕鹤》、《女人的一生》、《死海》等剧目。另外，美术界也在五月二十八日由前田青村等人组成美术访华代表团，在北京、

① 《肯伦报告》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托民间的肯伦协会，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拟出的有关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查报告。

上海举办了现代日本画展。这些以反对"安全条约"为直接转机的文艺工作者，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就是要把艺术和政治统一起来，把文艺工作者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这在日本艺术史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不仅得到了日本人民的信赖，而且也提高了国际声望，特别是赢得了为亚非各民族的解放而战斗的作家们的尊敬。一九六一年三月，四十个国家的代表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中心东京召开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日本文艺工作者在会上同与会的作家们讨论了摆脱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他们那种高昂的战斗激情，在大会通过富有政治性和战斗性的公报时达到了高潮。

在这以后，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在阿联的首都开罗召开了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日本出席会议的有木下顺二、堀田善卫等人。他们在会上作了关于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报告。但是这时日本的文艺运动，已由一年前的高潮局面，转而走向停滞、倒退的下坡路。

这一时期，为日本人民粉碎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浪潮吓破了胆的美帝国主义，连忙派出了一个"调查团"来日本进行活动，调查结果，提出了一份《肯伦报告》。报告中指出，要对当时左右日本舆论的知识分子和工会领导人的作用，作一重新估价，使日本人民消除从属于美国的思想意识，从而使他们认识到日本是一个大国。报告确定了美国以愚昧和欺骗来统治日本的新方针。

被称作"肯尼迪、赖肖尔路线"的这一政策，它的反动性，突出地表现在对日本的知识界进行思想奴化这一点上。

从此以后，文化斗争要不要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这一问题，也作为六十年代的根本课题而提了出来，并形成了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除此之外，六十年代，有下列作品值得注意：电影方面有今村昌平的《猪和军舰》、山本萨夫的《赤手空拳的战斗》、新藤兼人的《裸岛》及大岛渚的《日本的夜与雾》。在文学方面，有流行一时的描写革命遭到挫折的作品，如仓桥由美子的《党派》，以及刊登在《中央公论》的深泽七郎所写的《风流梦谭》。该小说是以天皇一家为题材，因此遭到宫内厅、大日本爱国党的不满和抗议。最后只得赔礼道歉。第二年二月，发生了大日本爱国党党员小森一孝袭击《中央公论》社社长嶋中的住所，杀害佣人、打伤夫人的"嶋中事件"。以此为开端，又发生了暗杀浅沼稻次郎以及杀害三池煤矿的久保清事件，如此等等。右派的这些暗杀活动，引起了社会的不安。

土门拳的摄影集《筑丰的孩子们》①，是一部优秀作品，作者站在崇高的人道主义立场上，以无比愤怒的心情，对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推行的打开经济出路而牺牲煤炭工人利益的那种政策进行了揭露和谴责。作品问世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赖肖尔的路线很快地渗透到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殖民地式的颓废思想泛滥起来。反共崇美和利己主义的思想，阻碍了真正民族文化的提高，同时还使丰富、健康的文化生活不能向前发展。

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对日本进行思想统治的一项政策，就是利用具有广泛传播力的电视、电影和歌曲作为媒介，来侵蚀人们的思想生活。

首先，在电视台播放了许多迎合小市民生活趣味的家庭戏剧节目。还有职业摔跤和拳击等奇形怪状的节目，以野蛮殴打来招徕观众。那些充满着腐朽和颓废气息的无国籍歌手红极一时。另外，利用这些节目间的间歇，还反复插入一些宣扬美国生

① 筑丰是九州福冈县的大煤矿。

活方式和追求享乐生活的广告，以诱使人们去考虑：即使把自己仅有的微薄的工资都用上，要受按月分期付款的束缚，也要去过那种生活。

由于对美国电影进口实行了“自由化”，那些单调、乏味和粗制滥造的美国影片便大量地涌入日本，从而排挤了日本电影。在这种情况下，值得观看的电影消失一空，相反，那些色情的、丑态百出和奇形怪状的东西，宣扬凶杀、吸毒、犯罪和流氓集团作案手法的东西却大肆泛滥，它不仅腐蚀着成年人，而且也腐蚀着青少年的健康思想。

在青少年中盛行着一种玩弄催眠药的游戏，在放爵士音乐的咖啡馆里流行着奇形怪状的称作“多顿巴”（日本式交际舞音乐）的舞蹈。

文学作品方面也是一样。前一年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时轰轰烈烈的情景，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小说《充裕的生活》一书中，作者石川达三虽然把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作为题材，但他并没有从正面把这一斗争的高昂的政治激情描写出来，结果只是写成了一部风俗小说。至于正确地反映这一斗争的作品，在那时还没有问世。

在电影方面，虽然摄制了黑泽明的《保镖》，松山善三的《无名的穷和美》，但这些影片依然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调上，没有反映出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政治经验。尽管如此，这些影片还是受到群众的赞赏，勉勉强强地支撑着日益衰退的日本电影界。

然而，在这种颓废文化盛行之时，日本政府正在一步一步地制订镇压人民的政策。五月，自民党和民社党联合向众议院提出《防止政治暴力行为法案》（政暴法），接着，日本政府就对那些反对十月二十六日全国统考的民主教师进行了非法镇压。这些

教师的斗争虽然没有达到象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那样的程度，但可以说，这一年也是人民反对反动政权斗争引人注目的一年。

这年二月，社会党以"结构改革论"为轴心改变了它的政策。在它开始向右摆以后，立即从人民内部加紧策划分裂活动，如在第七届禁止原子弹氢弹的世界大会上，围绕着苏联的核试验，发生了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和社会党系统内部的分裂。新日本文学会所属的共产党员（安部公房、大西巨人、花田清辉、针生一郎等），因为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中持有不同意见，发展到革命思想上的对立，以及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中对党的领导的不满，终于在七月十九日向党中央提出了意见，并在二十二日发表声明，于是被开除出党。

就这样，美国式的颓废文化的泛滥和人民运动的分裂与破坏，是从一九六一年开始的。同年六月，通过日美首脑会议，美帝国主义又从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的整个领域，完全控制了日本。

用棒球和爵士音乐为途径来"造就"反共崇美的"人才"

一九六一年六月的池田、肯尼迪会谈，强调了日美两国在文化、教育及科学领域中的"合作"关系。根据这一精神，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了"日美文化、教育交流联席会议"（到一九六二年为止一共开了三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的教育方针搬到日本来，即向青少年灌输度过核时代所必须具备的思想，培养青年拿起武器献身祖国的自觉性，并以加强教育、科学、文化和思想方面的控制来巩固新"安全条约"体制。这次会议还决定为日美文化、教育交流动用占领区经济复兴基金中的一部分，即二

千五百万美元(约九十亿日元)。

当时,美帝国主义对于思想奴化是相当重视的,这可以从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的自白中看出。他说:"在军事、经济、思想这三项政策工具中,最重要的就是思想武器。"还说:"日本是一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战场。在日本取得这方面的胜利,无论对美国或对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连池田也说:"收入增加一倍的经济政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培育人们思想的一种手段。"这番话忠实地反映了美帝国主义的意图。池田政府把"收入增加一倍"同"造就人才"相互联系在一起,而一贯重视。

池田的"造就人才",一方面是造就能够适应技术革新的"能干人才",要他们在"高速度发展经济"的"建国"运动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根据"发掘人才的政策"来进行"教育投资";另一方面,是培养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和"爱国观念",也就是培养一批能主动为贪得无厌地追求利润的资产阶级服务的"有才能"的忠实奴仆。

为了实现这两个目的,池田政府恢复了旧的道德教育,实行了考勤、学力考试等制度,同时还进一步加强业已强化了的学校管理,并不断提出新的教育措施。

在高中设立升学和就业两组,并设置了伦理、社会科目(一九六〇年十月);设立工业高等专科学校(一九六一年六月),增设理工科和实行工厂、大学协作;修改大学的经营管理制度,免费发放教材,及规定由文部省来指定教科书出版企业的制度(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在采取上述这些措施的基础上,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教育审议会抛出了臭名远扬的那个"培养目标"的试行草案。显而易见,池田政府所造就的人才,完全是为了适应其复活军国主义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年的大学人数(四年制及短期班)已突破一百万。

池田的教育政策，异乎寻常地煽起学生们的升学热潮，它把青少年逼入昏暗的“考试地狱”。这只是使青少年思想显著荒废，使青少年犯罪与自杀增加。

为了把反共崇美的思想渗透到一般群众和日常生活中去，美帝国主义很注重大众文艺和大众娱乐。

关于这一点，“肯伦的亚洲报告”提出了这样的主张：“美国应在一般日本人能支付的价格下，向他们提供更多的美国大众文艺和大众娱乐。特别是棒球和大众音乐这两项活动，美国要大力提倡输向日本。”

日本群众，是最欢喜看棒球的。日本政府通过每天的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宣传途径，在“欣赏体育运动”的节目里，把日本选手也能战胜棒球之国的美国选手这一场面搬出来，以显示日美亲善的“成果”，显示“日本是一个与美国平等的独立国家”。因此，棒球是一种使观众在情绪上得到“满足”的有利工具。

要是再同发展体育运动这一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九六四年秋季在东京举行的奥运会，他们也是考虑到从有利于显示日本是“能对世界有贡献的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肯伦报告》语）这一点出发来邀请各国参加的。另外，他们还企图在使这一“世界性的盛会取得成功”的借口下，利用这个机会把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以来政府同人民之间的“隔阂”消除掉，从而达到舆论一致的目的。

一九六三年开始进行的“小规模亲善运动”，隐藏着罪恶目的，一方面配合他们推行“造就人才”的政策。另外，他们还把这一亲善运动作为一种笼络人心的手段，以便欢迎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外国人。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达到了目的，几乎所有日本人都陶醉在奥林匹克的气氛之中和相信和平时期资本主义的永

久繁荣。他们在令人感到"资本主义是自由的","资本主义也并不怎么坏嘛"等方面，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

另外，在音乐方面，以青年一代为对象的爵士音乐已大量流入日本。东京大量的爵士音乐咖啡馆使得年轻的爵士音乐迷逐年增多。

一九六二年，西奈多拉、孟担等歌手相继访日。特别是一九六一年电影《纽约黑人街故事》放映以来，美国歌剧在日本大为流行。通过电视的显像管，廉价提供的这些美国大众文艺和大众娱乐，广泛而迅速地渗透和普及到群众中去了。

然而从人民这方面来看，这种美国大众文艺和大众娱乐涌入日本，不仅使日本民族失去了自尊和自信，而且还造成思想上极度腐败，并促使殖民地颓废文化大肆泛滥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美国对许多知识分子和科学工作者，还通过资金援助和邀请访美等途径，使他们倾向美国，或者使他们安于现状。这种做法，对话剧界的影响特别大，文学座在一九六三年的两次退出话剧界和一九六五年的第三次退出事件，集中地反映了话剧界的动荡和分化。

在话剧界的这一动荡和分化中，脱离政治和超阶级的艺术主义的色彩也逐渐浓厚，在一九六五年组织第二次话剧访华代表团的时候，一反一九六〇年组织第一次访华代表团时的情景，一些人徬徨不定，而许多人则采取旁观的态度。

"赖肖尔路线"，就是这样深深地渗入到日本的文化、思想领域中去，它的目的在于用反共、崇美和利己主义的思想来奴化日本，这一点大体上已获得成功。不过它的最大成果，莫过于使得宫本修正主义集团完全五体投地地拜倒在它的脚下。

再次刮起脱离政治的妖风
宫本修正主义集团对文学界犯下的罪行

宫本修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以战后一个时期日本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作为基础的，它同产生赫鲁晓夫、陶里亚蒂等世界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原因一样，是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结果。

六十年代后半期，日本的"高速度发展经济"加强了上层建筑的资产阶级民主，这就为推行合法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宫本集团的蜕变准备了条件。

一九六一年七月召开的日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它蜕变的一个好时机。宫本集团指出的"日本共产党纲领"强调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实际上这是放弃了暴力革命原则的。从此以后，宫本集团便迅速地滑到蜕变投降的下坡路上去了。

宫本集团的这一蜕变和它的官僚主义领导，给不少文学工作者提供了背离马列主义的借口，再次挑起了政治与文学的争论。

第一个赤膊上阵的就是佐佐木基一。他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号的《群像》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战后文学"已成了幻影》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主张要"同马克思主义对抗"，用这种办法来脱离马克思主义。接着，一九六三年奥野健男在《文艺》杂志发表了《"政治与文学"的破产》一文。还有村松刚、矶田光一等评论家也主张文学脱离政治。他们举起厌世的反现实主义文学的破旗，把三岛由纪夫和安部公房等人抬出来，成立了同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抗的文学中心，并规定了一项"厌生恋死"的美学基本原理。然而，他们的这一行径，只是为行将灭亡的资产阶级颓废意识扬幡而已。

这一反动潮流，同"五〇年问题"以后一贯批判无产阶级文学，批判民主主义文学的吉本隆明和武井昭夫等人纠集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反共文学的逆流。

获得了一九六四年第五十一次芥川奖的柴田翔所作的《然而我们的时代》一书，是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一部文学作品。它虽然以日共第六次全国协议会前后的学生运动为题材，批判了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中宫本修正主义的自以为是的官僚领导，然而他同这一时期登上文坛的作家如小田实、真继伸彦、松原新一、高桥和已等人一样，他们纵然没有否定"政治与文学的理论"，但却把组织同个人、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与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理论对立起来，而提倡从个人自我意识出发的自由结合的群众运动，即市民运动。小田实等人的这一主张，导致一九六五年"给越南和平！市民联合"组织的成立。

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的错误造成了许多以反马克思主义为共同基础的小派别，使日本的文学运动全面地脱离人民，越来越把文学运动推到堕落的泥坑中去。

这一时期，电影也如日落西山走向下坡路。观众数已从一九六三年全盛时期的五亿一千二百万人次，急剧地下降到一九六六年的三亿三千四百万人次。独立制片厂几乎都遭破产，只有色情影片得到异常的发展。

在这当中，一九六二年小林正树的《剖腹》，打破了以往历史剧的框框，大胆地揭露了江户幕府末期的下层武士的穷困，并同现代社会的失业问题联系在一起。影片上演以后，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

话剧方面，一九六二年宫本研所写的取材于足尾铜矿矿毒问题的《明治之枢》（葡萄会）和木下顺二所作的以与佐尔格间谍

案件有牵连的尾崎秀实为题材的《叫作奥多的日本人》。这两部作品，是把话剧运动的传统的反抗精神搬上舞台。自此以后，就几乎再没有出现过值得一看的新作品。

另一方面，先锋派戏剧盛行起来，但它只是形式上反对统治当局，而没有发展为和人民相结合的运动。

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新时代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炮声震撼世界

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〇年，世界进入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暴风雨时代。

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革命风暴，也毫无例外地冲击着日本。宫本修正主义的蜕化变质，以一九六六年二月抛出的鼓吹要同苏联搞"联合行动"的那篇《二·四论文》为标志，而走得更远了。宫本集团看到中国没有接受它这一论点，马上就露出一副反华的丑态，接着在同年四月召开的四中全会上，便制定了一条反华、反革命、反毛泽东思想的路线。由于这种缘故，迄今与日共党中央领导的错误倾向进行顽强战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宫本集团之间的矛盾也就爆发出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国范围内都纷纷起来进行反修斗争。从这一阶段开始，他们聚集在日本共产党(左派)都府县委员会的周围，从思想、政治、理论及组织等各方面同宫本集团划清界线。他们同革命人民团结在一起，自下而上地为建设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而斗争。

这样，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成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日本共产党(左派)，并通过了规定日本革命政治路线的《政治报告》和《党章》。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鼓舞了日本的马

列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并给反修斗争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

日本共产党(左派)的成立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断胜利，给日本的思想文化战线带来了重大的转机。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新生事物，在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中间很多人采取"消极沉默"的态度，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却说东道西地进行指手划脚的评论，极少数人则歇斯底里地大加反对。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石川淳、安部公房、福田恒存之流等反动文人，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发表了声明，表示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憎恨和敌视以及对美日反动派的忠诚，从而博得了主子的极大欢心。一九六八年，美日反动派授予川端康成以"诺贝尔文学奖金"，并且还准备把这种"奖金"授予同样因反共反华有功的三岛由纪夫。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这些对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反动文人中，这两人都在这以后几年内以剖腹和口含煤气管自杀。他们的这种倒行逆施，最后只能是加速他们自身的灭亡，归根到底，他们不过是一群受美日反动派操纵的跳梁小丑而已。

另一方面，由于大动荡的形势以及宫本集团转向反革命的大倒退，混淆了人们对一些问题的是非标准，以致形形色色的思潮蔓延开来，呈现了各种思想大杂烩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转向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另一部分人则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心理出发，越来越为美日反动派所散布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所吸引。

前者走的是一条"绝望反抗"的道路，它形成了新左派领导的过激的学生斗争和先锋艺术小剧场运动等无政府主义的流派；而后者则形成了"给越南和平！市民联合"和市民运动、反战运动等不受组织约束的不定型的自由主义思想和运动的流派。

这一时期的特点，只是在各种思想和运动上大致划分为代代木① 派和反代代木派，而尚不能区分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因此，在严格区分真假马列主义的界线方面还不是那么清楚的。

另外，由于美日反动派散布的色情荒诞的颓废文化加剧这些思想的混乱，使之从内部开始腐烂和瓦解。

席卷全国的学生运动新左派、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全盛时期

一九六五年，大学的在学人数突破了一百万。由于美日反动派推行"工学并举"和"军学并举"的政策，给大学教育带来了严重的荒废。由于大肆推行投机赢利的"大批生产"教育，使高等教育腐败到了极点。学生们对这种腐败的大学制度和机构以及贫乏的学习内容感到愤怒，这种愤怒结合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爆发出来了。学生斗争在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达到顶峰，形成了高潮。一九六八年，占全国大学百分之十的五十八所学校都爆发了学生运动。一九六九年，又发展到一百一十六所，而其中六十五所学校的斗争是在当年没有解决问题而延至一九七〇年的。这些学生运动，虽然先是对政府在东京大学医学院实行国家管制和在其袒护下保存了明治时代的那种半封建性的师徒制度，以及对庆应大学引进美军资金和日本大学搞投机赢利的"大批生产"教育等不满开始的，接着便以反对提高学费，要求自己管理学生会馆、要求收回非法处分、反对不合理的人事制度，抗议警察介入等等直接原因爆发了出来。但从本质上讲，他们的斗争是把锋芒指向美日反动派对大学进行统治这一问题的。

① 代代木是东京日修总部所在地。

美日反动派面对这一学生运动感到极度恐慌，生怕它同人民群众的斗争结合起来，发展成为革命运动。于是便加强国家机器，对学生运动进行全面镇压。

学生的这些斗争，是具有进步的积极的一面，它反对美日反动统治，要求从根本上实行改革；但另一方面，由于它的领导是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所以在斗争策略上，光是搞徒劳无益的逐步升级，结果陷入到斗争至上主义的道路上去，不能团结工人和群众，使得这一斗争逐渐走向孤立和瓦解的地步。

在宫本修正主义集团完全屈服于美日反动派，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形象在学生面前已不复存在的这一事态，更加助长了学生中左倾盲动主义的发展，使它越来越陷入"绝望的反抗"之中。这种反抗，正是改变了一种形式，从"左"的方面对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来一个回击的。学生们设障碍物占据校园等等，正是一种走投无路的急躁情绪的表现。

不久，于一九六九年一月，在东京大学的安田礼堂，学生们与武装警察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结果安田礼堂这个"堡垒"被摧毁了。接着五天以后京都大学的防线、到了二月日本大学和东京教育大学的防线，也都相继被冲破，校园内的斗争开始急速地走向低潮。被驱逐出学校而失去据点的一部分学生，则流窜在街头上打游击，有的投掷炸药瓶，有的挥舞棍棒，变成了暴徒。其中还有一部分人，跑到水俣、三里塚和美国核潜艇基地佐世保等地活动。在这当中，为数极少的人便越来越陷入幻想的激进主义中去，他们成了格瓦拉主义和鼓吹世界同时革命论的暴力主义者。从一九七〇年（劫持）"淀号"（客机）事件开始，到以后的"联合红军事件"、"爆破事件"以及加入巴勒斯坦游击队搞暗杀活动，他们就是这样地逐步升级上去的。

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宫本修正主义集团对于这一学生

运动的极其卑劣的背叛行径。他们不仅把所有参加斗争的普通学生都扣上托洛茨基分子、暴力主义者的大帽子，而且还利用操纵学生自治会的（日修）"民主青年同盟"，用"自己解决"的名义同大学当局串通起来，把斗争强制引向"和解"即屈服的道路上去，使具有斗争性的学生暴露，把他们出卖给掌权者。因而，对宫本修正主义的不信任，首先从学生开始，然后扩展到广大群众中去了。

这一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忽"左"忽右的摇摆性。

所谓"左"，就是从新左派的激进主义开始，形成了一个包括先锋戏剧活动，反战运动，市民运动，反"公害"运动等广泛含义的"反体制"运动。在这个应该加以反对的"体制"中，也包括了现有的政党和大型工会这样的组织，甚至连"长发"也成了打破常规的"反体制"意志的表现。

"反体制"运动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唯我论"。它是以"我"的感情作为唯一存在和可以信赖的因素，把解放个人作为解放群众和解放集体的一个主要条件。这种"唯我论"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变种。它是不想从客观实际出发来考虑问题的主观唯心论。结果出现了各式各样无视阶级社会实际的空想虚幻的运动。

作为"绝望的反抗"这一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代表的文学家高桥和已，写了《忧郁的党派》、《我的解剖》、《终生的恶神》等书，为新左派学生所崇拜。吉本隆明迎合着学生那种小资产阶级空想革命观的心理写了《国家的共同幻想论》一书，趁机来兜售他那反革命、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在戏剧方面，唯心幻想的先锋戏剧，即小剧场运动与原有话剧活动进行了对抗，该运动自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保持了

它的势力。在歌曲方面，反战民谣，先锋派歌谣等在青年一代中广为流行。一九六七年，先锋派酒吧间也同摇摆舞咖啡馆一样受到了欢迎。其间，外国的先锋派戏剧和反战歌谣的歌手也相继来到日本。

一九六九年，羽仁五郎所写的《都市理论》是这一年的畅销书，它采用把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意大利形成的自由城市佛罗伦萨的那种情况搬到今天的日本来的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法，描写了一个同国家资本主义相对抗的乌托邦世界。

这虽然是在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复活军国主义的条件下，梦想把日益崩溃的资产阶级民主重新恢复起来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善良心理，但也清楚地反映了作者的保守愿望和信条。

资本主义文化的没落与新思想的萌发

"肯尼迪、赖肖尔路线"在六十年代后半期的思想文化方面渗透最厉害。这条路线与战前那种禁止、取缔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的露骨做法不同，它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但又千方百计使小市民意识和颓废文化象洪水一样泛滥，用形形色色的方法来麻痹群众思想，使"一亿日本人总白痴化"。这是一种更加美国式的作法。

电视机在一九六七年突破了二千万台，普及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三点一，这是使"一亿日本人总白痴化"所使用的最大武器。电视，它与需要一定判断和理解的新闻不同，只要凭本能的感觉就行了。而且因为电视的画面瞬息多变，使人们失去深入思考问题、研究事物本质的机能。电视文化的泛滥，对青少年的思想影响很大。它使青少年的感官特别发达，养成了他们追求时髦和一时快乐及忽冷忽热的性格特征。使"不可救药"的孩子

不断增加。

由于仅仅刺激感官和本能，青年人自然而然地就与动物一样对性欲非常感兴趣，于是出现了"自由性时代"、"猥亵热"等，出现了怪声连篇、披头散发的狂歌乱舞和"电吉他热"。

电视为了刺激人们的好奇心，增加庸俗的滑稽成分。电视播送的消息和知识都是消遣、娱乐性的。不管哪个广播局都拚命安排称为"加演的"一小时节目，它的特点是时间长、演员出场多。内容除了戏曲，有时也让评论家和听众上台，煞有介事地评论、批判政治，批判社会。他们的评论象低级的相声，因此即使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也被滑稽化了，成了茶余饭后的消遣资料。

此外，还出现了大学教授、评论家成为电视演员的现象。他们把本业弃置不顾，登上电视台，或谈山海经那样高谈阔论，或神魂颠倒地讲色情故事。这是因为他们的电视演出，直接关系到他们著作的销路。

从孩子到成人的道德败坏是不言而喻的。杂志、周刊如若不登载有关性欲方面的内容就无法销售，因而任何杂志都刊登不堪入目的东西。电影行业也是如此。除黄色电影和以流氓、无赖为主角的电影外，越来越亏本了。

一九六九年前后，从小学生到大学生以及参加劳动的青少年等广泛的阶层里出现了爆发性的漫画热。《蝶螺夫人》、《巨人之星》、《克木伊传》、《明天的乔》等漫画大受欢迎。评论家们推波助澜，也喋喋不休地说要使漫画热正当化。但是漫画毕竟是漫画。造成这种漫画热的是填鸭式教育与电视文化配合进行的结果，这也是白痴化的表现。但这比起《寡廉鲜耻的学校》这类漫画来还算是好的。那种扯女人裙子、裸体女子等漫画，对青少年及儿童的道德影响更坏。这样，三重县四日市的中学校长们召

开会议，决定禁止乌七八糟的漫画，并对这类漫画的作者和出版社提出抗议。

与漫画不同的还有一种“连环画”。它是以具有虚无主义、自暴自弃、乖戾孤僻性格的主人公在黑暗世界里孤独生活为主题的。这种“连环画”为被迫离开农村来城市做工，过着孤苦伶仃生活的青少年所喜爱。这种颓废和厌倦的社会现象，与垄断资本泛滥成灾的“公害”一样，是垂死的日本资本主义末期的表现。

这种思想文化的混乱时间并不长久。凡时髦的东西几乎都是长久不了的。热闹了一阵马上就烟消云散了。这也表明，人民大众不会一直受那荒唐的摩登货摆布。人们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积极寻求新的思想文化。随着高速度经济发展的破产，对战后民主的幻想开始破灭，有必要重新考虑战后日本真正的独立、和平、民主、繁荣究竟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一九六九年反对假的归还冲绳的斗争，就反映了人民的这种思想意识。

新文化以及在七十年代能够形成为主流的思想。虽尚是星星之火，但已经从山口县开始燃起烽火。

教育战线由于山口县教职工会先进教师与广大教职工会会员的努力，斗争烽火连天。山口县教职工会的先进教师，几年前已确立了民族民主教育路线，当宫本集团暴露出叛徒真相时，便断然与宫本集团划清界线。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努力确立民族民主教育路线。民族民主教育明确提出以宪法及以“教育基本法”为基础的所谓“民主教育”路线是在资本主义统治范围内的路线，并指出“民主教育”的核心——“教育中立主义”的欺骗性。明确提出阶级观点，采用民族的、人民的教育路线。这是从孩子和学校的生活实际出发，分析美日反动派的现状和本质的

结果。从战前战后的教育斗争的历史中引出正反面的教训，从中建立正确的路线。教育斗争和教员工会的中心任务在于“培养什么样的孩子”。学校是美日反动派的统治工具。教师要真正为工人及其他劳动人民服务，就必须团结革命家长，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把立足点移到工农一边来。

对培养青少年去担负日本未来具有重大责任的教育界，揭示美日反动派思想统治的特征，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与之抗衡的思想、观点，这在战后思想史上是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这给教育领域带来了光明的前景。

一九六九年，正当掀起造宫本修正主义集团反的时刻，中野重治写了揭露宫本集团内幕的小说《甲乙丙丁》。虽然中野已经不具备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也不能从人民的立场出发深刻地揭露修正主义，但作为小资产阶级的文学，真实地描写宫本集团的堕落、变质，是有一定水平的。

结　束　语

第四时期：从一九七〇年到现在

七十年代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斗争
立场鲜明与敌人短兵相接

从一九四五年的战败到一九七〇年的再次修订日美“安全条约”，日本人民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了约二十五年的斗争。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已在前面作了论述。由于现在尚处在七十年

代当中，一些事情人们还记忆犹新。因此有关三十年的最后五年的具体评价问题，希望读者们也来探讨一下。

这三十年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更加深化、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民主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时代。美帝国主义采取一切手段，疯狂地从意识形态上进行破坏捣乱，以铲除世界各国人民中的反美反帝思想。它反映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已产生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宣扬阶级调和的修正主义这一点上。特别是苏修已变为社会帝国主义，成了阻挡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的绊脚石。美苏两霸的争夺和勾结，在世界革命斗争和独立斗争中出现了意识形态上的复杂情况。

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刮起了经济危机的风暴。日本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一风暴。

六十年代后半期，日本人民的思想文化斗争虽然出现了动荡、分化的混乱局面，但是经过一段艰苦的历程后，到了七十年代前半期，尽管动荡、分化的局面还在继续，但已朝着改组的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日本共产党(左派)的成立，给日本人民的思想文化斗争带来了无产阶级的新气象。日本共产党(左派)在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旗帜鲜明的行动口号："要消灭一切反民族反人民的思想文化，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和发展民族民主文化！"

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日本人民已掀起了一场面向人民的文学、戏剧、音乐和电影的运动。最近，由工人阶级组织的文艺活动已打破企业内各部门的界线，朝着带有阶级性和政治性的方向前进。这是推动日本人民的思想文化战线向前发展的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

另外，文艺界也开始出现新的团结。他们为了抗议南朝鲜政府镇压诗人金芝河，曾在山口、名古屋、东京、九州和其他各地纷纷举行集会。工人作家中田润一郎与明治乳制品公司垄断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通过文学工作者的团结战斗取得胜利的。这不单纯是一个"恢复工作"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地反击了垄断资产阶级对革命文艺的直接进攻。就这一点来讲，它的意义是重大的，它象征着七十年代革命人民思想文化斗争的前进一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现在全国各地有许多文艺团体和文化小组在连续不断地进行斗争。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工人、群众的要求，质量高的作品不多，数量也很少。

七十年代前半期，在资本主义日薄西山的情况下，我国是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化与革命文化激烈搏斗的战场。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国内刮起了一股"末日来临"的思想妖风。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没》发行了三百五十万部，而且制成影片大张旗鼓地宣传，动员观众观看。另外还有《祓魔师》、《诺斯德拉达缪斯的大预言》等电影，鼓吹社会危机和不安的原因在于人民精神的颓废。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政治、经济濒临破产的美日垄断资产阶级利用自己散布的资产阶级颓废文化又一次兴风作浪的结果。这同它们打着重建国家社会的旗号、强调劳资合作的所谓"健全精神"的"新爱国心"是如出一辙的。结果则为五木宽之笔下的一个人在千疮百孔的一生中仍要挣扎下去的《青春之门》一书，打开了销路。然而它们所作的这些"末日来临"和"健全精神"的宣传，却反映了已经破产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末日景象。不过是垄断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一种工具罢了。这一点，已被广大群众越来越看清。

七十年代后半期的思想文化斗争将呈现出比以前更加激烈

的短兵相接状态。一切暧昧的立场、态度将在这场战斗中经受考验，人们在斗争中必将会旗帜鲜明。

以无产阶级文化为核心的这支民族民主文化的队伍，已经过战后三十年的苦斗，它是在战斗中前进的。现在看来，这一前进不过是刚刚开了一个头。要把这支队伍真正建设成为日本人民最广泛的力量，还必须以更高的姿态来把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斗争，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上。

为此，总结战后三十年的思想文化斗争，乃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尚不能说分析得很透彻，但是我们想以此为线索，今后写出一部观点更加正确、旗帜更加鲜明的思想文化史来。我们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上海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 译）

〔续完〕

摘　译

（外 国 文 艺）

1976 年总目录

（题目后面括弧里第一个数字是总期数，第二个数字是今年的期数，第三个数字是页码）

外国文学评论

真正的“目标”

——评苏修电影小说《目标的选择》……陈大康　杜恂诚（20·1·1）

“鼻子靠着鼻子”的竞赛对手 ……陈寅三　戴贵宝（20·1·124）

历史早已作出结论

——评苏修话剧剧本《没有结束的对话》 ……史　麓（21·2·1）

新藤兼人的道路和苏修叛徒的险恶用心

——评苏修对日本电影《我的道路》的吹捧 ……梁赞鲁（21·2·88）

谁是当今世界的巨人？

——评美国出版的澳大利亚长篇小说《人质》 ……奚文熙（22·3·1）

想拔“大萝卜”的人们

——苏修社会生活面面观之四……薛　毅（23·4·1）

写在《外科第六病房》的前面……编　者（24·5·1）

商品化的苏联社会

……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七·二一"工人大学理论班学员（24·5·86）
在"民族融合"的旗帜下
——评苏修中篇小说《橄榄飘香》
……许国良　周勇闯　章嘉琳　广　棣（25·6·1）
编者的话 ……（25·6·205）
"我和你就不平等"
——苏修社会生活面面观之五……启　明（26·7·1）
编者的话 ……（27·8·1）
请看苏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贺　焰（27·8·149）
狼和狗的悲剧与勃列日涅夫的哲学
——评苏修中篇小说《围猎》……红　宣　严求深（28·9·1）
介绍两篇有关并村与反并村的作品 ……（28·9·151）
修道院里的"共产主义"
——苏修社会生活面面观之六……庄　严　徐智明　田　丰（29·10·1）
基督教"共产主义" ……余惕君（29·10·164）
底层的人们
——苏修社会生活面面观之七……霍佳英（30·11·1）
劳动·商品·奴才 ……吴士余　沈　栖（30·11·146）
编者的话
——写在苏修短篇小说《费多西娅·伊凡诺芙娜》、《小勺子》的前面
……（31·12·1）
美国的"鲨鱼热"与"灾难文学" ……翟　平（31·12·56）

综　述

强盗加骗子
——从当代苏修文学看苏美争霸 ……海　宇　翟惠之（20·1·160）
不甘心当"老二"

——从当代美国文学看美苏争霸 ……司马平　范学梅（22·3·172）
无可救药的苏修农业 ……奕　平　梅希雪（28·9·198）
从美国文艺界看二百周年纪念……闵　锦（29·10·168）
苏修作协"六大"是怎样为勃列日涅夫政治路线效劳的?
……瞿　麓（30·11·168）

作家和作品介绍

"莎秋干"诗人叶甫图申科……（20·1·169）
邦达列夫和他的长篇小说《岸》……（21·2·180）
契契柯夫 ……（21·2·190）
艾伦·德鲁采 ……（22·3·184）
扬·德鲁里……（25·6·217）
特里方诺夫和他的中篇小说《另一种生活》 ……（27·8·166）

中长篇小说

人质(长篇小说·节译)[澳] ……（22·3·7）
柏林结局(长篇小说·梗概)[美] ……（22·3·141）
呼救(长篇小说·梗概)[美] ……（22·3·145）
第五号目标(长篇小说·梗概)[美]……（22·3·150）
尼罗河上的美元(长篇小说·梗概)[英] ……（22·3·159）
雪球(长篇小说·梗概)[英] ……（22·3·165）
毕业晚会后的一夜(中篇小说)[苏] ……（23·4·94）
外科第六病房(中篇小说)[苏] ……（24·5·3）
槟榔飘香(中篇小说)[苏] ……（25·6·8）
金色稻浪今何在(中篇小说)[日]……（27·8·62）
围猎(中篇小说)[苏] ……（28·9·7）

哥萨克镇[第一部](长篇小说·梗概)[苏] …… (28·9·142)
你呀，我们平静的修道院(中篇小说)[苏] …… (29·10·7)
该做个有志气的好男儿(中篇小说)[苏] …… (30·11·8)

短 篇 小 说

螺旋桨的一转[苏] …… (20·1·127)
山上相逢[苏] …… (20·1·139)
玛蕾霞[苏] …… (20·1·153)
父亲[苏] …… (26·7·93)
一年四季[苏] …… (28·9·120)
别列祖吉村(简介)[苏] …… (28·9·152)
费多西娅·伊凡诺芙娜[苏] …… (31·12·2)
小勺子[苏] …… (31·12·17)
飞去来器[苏] …… (31·12·28)
暮年的爱情[美] …… (31·12·79)

电 影 剧 本

目标的选择(电影小说)[苏] …… (20·1·9)
我的道路(电影剧本)[日] …… (21·2·98)
度日如年(同名电影剧本中的一个故事)[苏] …… (25·6·149)
日全食(电影剧本)[日] …… (26·7·110)
鉴颗(电影故事)[美] …… (31·12·58)

话 剧 剧 本

没有结束的对话[苏] …… (21·2·8)
伤心的痴心汉[苏] …… (23·4·9)
觉醒[美] …… (24·5·108)

两度相信魔鬼的人[美] …… (24·5·179)
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苏] …… (26·7·7)
金色的篝火[苏]…… (27·8·3)
明亮的河边(梗概)[苏] …… (28·9·157)
轻松的悲剧[苏]…… (31·12·36)
雨中的无人售票车[日] …… (31·12·96)

诗　歌

太空握手[苏] …… (20·1·134)
美国黑人诗歌二首…… (24·5·105)
三棵白桦树[苏]…… (25·6·175)
回击之歌[美] …… (27·8·60)
如果你吃不上面包……[苏] …… (30·11·149)

小品文　特写　报道

光明与阴暗(报刊摘录)[苏]…… (23·4·190)
大学？只有进大学吗？(小品文)[苏]…… (23·4·192)
良心在发霉(小品文)[苏] …… (24·5·90)
发票里的破坏活动(小品文)[苏]…… (24·5·92)
发明(小品文)[苏] …… (24·5·98)
贵重的拾物(小品文)[苏] …… (24·5·102)
住高楼大厦的人(小品文)[苏] …… (26·7·105)
困难的收割(报道文章)[苏]…… (28·9·163)
问题和性格——伏尔加河上游农村札记(特写·梗概)[苏]…… (28·9·167)

政治笑话

罗马尼亚流行的一则政治笑话 …… (25·6·204)

漫　画

"我们总不能老是这样会见吧。"…… (20·1·138)

"帝国主义者!"
"殖民主义者!" …… (22·3·183)

文 艺 评 论

新藤兼人走自己的道路

——资产阶级的习性和艺术家的命运[苏] …… (21·2·91)

繁荣，互相接近，统一(节译)[苏] …… (25·6·207)

作家的民族独特性和主人公的精神面貌(节译)[苏] …… (25·6·211)

新的思想·新的问题[苏] …… (27·8·151)

日本战后三十年的思想文化[日] …… (30·11·151)

日本战后三十年的思想文化(续)[日]…… (31·12·126)

资　料

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文人有关教育方面的部分言论辑录 …… (23·4·195)

今日苏联社会的"宗教热" …… (29·10·166)

美国报刊对影片《鲨颚》的评论 …… (31·12·75)

动态，简讯

苏修文艺动态(2 则) …… (23·4·199)

苏修文艺动态(1 则)…… (24·5·84)

苏修文艺动态(1 则) …… (26·7·109)

苏修文艺动态(1 则)…… (29·10·183)

简　讯 …… (26·7·213)

简　讯 …… (28·9·166)

编者与读者

答读者——关于《摘译》的编译方针 …… (20·1·171)